

集魚臺

蘇雪林著

書叢藝文代現

蠹

魚

集

蘇雪林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

Φ(88 1.12)

現代文藝叢書
蠹魚集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蘇

發行人

印刷

版權所
翻印必究

自序

近數年來，疏慵特甚，所有著作，任其散佚。月前見袁蘭子女士整理其山居散墨，付商務印書館出版，鼓動我的興趣，於是有這本集子和青鳥集的編輯。

當五四運動後六七年間，整理國故的呼聲特盛，胡適之先生提倡於上，全國學者風靡於下，我在這風氣鼓盪之中，也鑽進故紙堆，混了幾年，因此那時作品以考證文字爲多。這集中清代男女兩大詞人戀史的研究，可說是胡適之和俞平伯諸先生紅樓夢研究影響下的產品。陸放翁評傳係以小說筆法編寫古人傳記的一種試驗。這是西洋史學界一股新潮流，聞一多先生那篇僅僅開了一個端的杜甫，即受這股潮流的影響，我則受聞先生的影響，但聞先生寫得很成功，我卻失敗了。在過去某一個時期，讀周作人江紹原諸先生文字，我對於神話，民間傳說，

民俗學，人類學，比較宗教學發生濃厚趣味。九歌與河神祭典關係以及烏的崇拜幾篇筆記便是在這種趣味支配下寫出來的。

考證原是一件最煩瑣最艱苦的工作。清代學者以六十幾條考據，證明一個古音的變遷；胡適之先生考證紅樓夢和水滸傳，比較許多不同的版本，不辭多次換稿；瑞典漢學者倂爾珂倫研究中國書籍，推勘同時著作中的語助詞和虛字的用法，求證左傳的作者之爲何地何時人，都算應用著精密準確的科學方法，其治學精神也最爲可佩。我寫考證文字時卻不過憑藉一點『讀書得間』的小聰明，並不能下苦工夫作深湛的研究，有時主觀色彩亦太濃，往往強古人爲我役，大有『六經皆我註腳』之概，又一時興之所至，往往雜以『談嘲靡曼之辭』，態度殊欠嚴肅——我承認這一點曾略受吳稚暉先生『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和人生觀』的感染。又如原人墳墓與巨人與了虛賦的獵馬，也是屬於半遊戲性質的考古文字。

總之，我作考證文字，有胡適之先生所說的『大膽的假設』，而沒有『細心

的考證」。我這雙堪稱明亮的眼睛，能引導我發見古書裏別人所不能發見的東西，而我這片缺乏沈潛的心思，卻不能幫助我更進一步探討，藉以充分證明我的假設。這幾篇文字，本不敢自附於正宗考證派之後，不過一則年來治學興趣大有變遷，也許將來不會再寫出這樣文字了，留此聊爲個人國故研究過程中之紀念；二則所有由「讀書得間」而來的問題，有時也許不失爲學術上一種意見的貢獻，如九歌人神戀愛問題，便爲歷來治楚辭學者所未道及，一得之愚，我以爲或者可以略供將來學人的參考。

七年前，曾編了一本蠹魚生活，歸曾孟樸父子主辦的真美善書店發行，該店久已關門，此書亦早絕版。去夏到上海，特商之曾虛白先生收回改編，承其慨諾。現刪去舊著四篇，加入新著五篇，文字蕪雜過甚處，亦略加刪汰，編成這本集子。因舊著尙佔全書之半，所以仍名之爲蠹魚集。

前輩作家中，孟樸先生待我頗厚，蠹魚生活之出版，就承他給予不少鼓勵與

幫忙，我後來著龔顧戀史考證，也有許多問題，想提出和他討論，惜乎因事未果。於今他已長眠虞麓，這本書的改編，他已不及見了。回首前塵，不勝淒感，現願以此集加上我心香一瓣，敬獻先生於白雲紅葉之間，聊表個人敬仰先生的微意。

一九三七，六，一六。於珞珈春暉山館

目錄

九歌與河神祭典關係·····	一
原人的墳墓與巨人·····	七二
子虛賦裏的獵馬·····	七七
烏的崇拜·····	八一
清代男女兩大詞人戀史的研究·····	八六
附錄 顧太清評傳·····	一七七
陸放翁評傳·····	二〇七
文以載道·····	二六九

九歌與河神祭典關係

我對於楚辭向沒有研究的興趣，更不敢抱有研究的野心，一則因為漢以前的文學作品，文辭古奧，音調恢詭，不容易了解；二則材料的真偽難以辨別，若不是考證學有根柢的人，對於這項工作，往往以偽爲真，空費一番氣力；三則現在研究楚辭的專家，已是彬彬輩出，他們將三閭大夫，宋玉，景差的精靈，整年整月地關在書齋裏盤桓酬對，自然有精湛的『心得』，陸續發表，淺學而外行的我們，要想包入他們中間討論，只須一開口便要貽笑大方，所以不如藏拙之爲得計。

不過現在聽見大家談論什麼楚辭九歌問題，我却忍不住要來於他們正襟危坐，侃侃而談的當中，插入幾句不關重要的閒話了。但沒有開口說話之前，先要

再向讀者聲明一句：我於楚辭確沒有下過系統的研究功夫，今之所論，也不過是偶有所見，不吐不快。議論之對與不對的問題，我自己便難負責。對呢，就算我對於研究楚辭專家們一得之愚的貢獻，不對呢，要請大家切實指正，我非常的歡迎與感謝。

話交代明白了，讓我們來研究楚辭九歌。

上 古今註家對於九歌的意見

歷來研究楚辭的人，對於楚辭中的九歌，都少有確切的解釋，古人如此，今人也是如此，這不能不使人抱憾。他們之所以如此，大概都是主觀色彩太濃，正如所謂戴了有色眼鏡去看東西的。王逸於九歌的緣起，這樣告訴我們道：

……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人祭

祀之禮，歌舞之樂，其祠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故其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

照王逸的意思：九歌雖是屈原代俗人祠神而作，其實是想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所以王逸註釋九歌，處處將屈原個人事跡，牽合上去。後來五臣，洪興祖等也都依據逸說。譬如雲中君：『思夫君兮太息，撫勞心兮憤憤！』他們便說道：

君，謂懷王也。屈原陳序雲神，文義略訖，愁思復至，哀念懷王，暗昧不明，則太息增歎，心每憤憤而不能已也。（王逸）

此章以雲神喻君，言君德與日月同明，故能周覽天下，橫被六合，而懷王不能爲此，故心憂也。（洪興祖）

講到湘君的『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悵惻』又道：

……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之遠浦，下附鄖之險，以漢憂患，橫度大江，揚己精誠，冀能感悟懷王使還已也。女謂女嬃，屈原姊也。嬃嬃猶牽引，言已遠揚精誠，雖以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嬃牽引面責數之，爲已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性易行，隨風俗也。屈原感女嬃之言，外欲變節，而意不能，故內自悲傷，涕泣橫流也。（王逸）

講到湘夫人「沉有菀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更說；諸侯之子稱公子，謂椒子蘭也。……未敢言者恐逢彼之怒也。（洪興祖）

好了，我不再多抄了，要像他們這樣穿鑿附會的說法，我們便將施耐庵，曹雪芹，甚至易卜生托爾斯泰與楚辭的九歌發生關係，也不算什麼難事。我們當然要將這種荒謬的見解，一掃而空之，才能看見九歌真解。

但我對於現代楚辭註家的見解，也不滿意。現代整理國故的學者，將詩經十五國風，從迂腐不堪的空氣裏解放出來，歸還牠們平民文學的真面目。什麼文王

之化，后妃之德，被二毛公鄒康成等說得那樣冠冕堂皇，原來不過是匹夫匹婦戀愛的歌謠，那些採蘭贈菊，桑間濮上，從前疑爲什麼諷，什麼刺的，却正是狡童怨女抒情的本色。詩經經過這一段刮垢磨光的工作，而後清光大來，我們讀詩的人，才可以玩味詩的真正神韻。至於其他古書，他們也用同一方法整理，成績大都可觀。不過天下事不可一概而論，他們將整理詩經的標準，應用到楚辭九歌上去，結果便像不大妥當了。我們且看現代學者對於九歌的見解怎樣？

對於九歌舊註第一懷疑的人，是胡適之先生。他的讀楚辭（胡適文存二集卷二）曾說：『……我們須要認明白，屈原的傳說不推翻，則楚辭只是一部忠臣教科書，不是文學。如湘夫人歌：「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本是白描的好文章，却被舊注家加上「言君政急則衆民愁而賢者傷矣。」（王逸）「喻小人用事，則君子棄逐。」（五臣）等等荒謬的理學話，便不見他的文學趣味了。……』

近人游國恩先生著了一本楚辭概論，講到九歌，他曾說道：

自來楚辭的注家，往往歡喜拿九歌附會到屈原身上去。這種荒謬的見解，始於王逸，千餘年來注楚辭的幾乎沒有一個不根據他的話來說。他們說來說去，總離不了什麼「屈原借事以諷諫，以寄其忠君愛國之思」一類的廢話。老實說，這些附會而又迂腐之談，與屈原是絕不相干的，今後我們研究楚辭的人們應該澈底打破他；要是這些烏煙瘴氣的謬說不掃除盡淨，九歌這種絕妙文學萬不能有表白于世的一日。

王逸等舊註之迂腐穿鑿，我們早已反對的，游先生要牠們澈底打破，我也非常贊成。但是游先生打破了舊註釋，自己當然要建立新註釋，我們再來看他的新註釋如何。他接下去又說道：

九歌十一篇，有很明白的，也有很蕪雜的；一味穿鑿附會，固難講通，就是鹵莽滅裂，不管通篇上下文的意義，便輕於下斷語，也不能明事實的真相。我們既知九歌是表現楚俗的產品，其中或言祀，或言情，處處都離

不了巫覡；大概當時巫覡的職務與後來舞台上表演的優伶差不多，人們把他所歌舞演唱的情形記下來，便成了十一篇詩歌。（或竟等於後世詞曲的十一齣十一闋）

我們不必問九歌是否爲優伶式的巫覡演唱的戲詞，（這話王國維先生曾先說過）但游先生已拈出言祭與言情兩主要點，則這許多齣戲中有些是唱的祭祀戲，有些是唱的愛情戲，兩不相混是可想而知的了，所以游先生於河伯一歌會這樣解釋：

至於河伯一章開口就說：「與女游兮九河」又說：「與女遊兮河之渚」這明明是男女相悅，遨遊河干的話，與鄭風溱洧一詩無分別！他說乘水車，駕兩龍，登崑崙，都是理想中的浪遊；因爲歡樂無盡，故說日暮忘歸；又因水旁而聯想到水神，故說「靈何爲兮水中？」又因水神而說到鱗屋龍堂，貝闕珠宮，乘白鼈，逐文魚等話。最後「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

兮南浦，」兩句則彼此遊畢相別之辭，次序和意義都極明顯，不消曲說。自注家以「女」字爲河神的代名詞（文選少司命竟改作「汝」）並且把屈原自沈一事來附會，於是這篇最明白而有條理的文字竟酸化而成爲最晦澀而又最雜亂的了。

以下游先生便將九歌分爲兩組：第一組祭歌：東皇太一，雲中君，東君，國，魂，禮魂五篇屬之。第二組爲情歌：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六篇屬之。他於湘君中舉例句以表明牠情歌的性質，說道：

例如湘君一段云：

「望夫君兮未來，

吹參差兮誰思？」

「揚靈兮未極，

女嬋媛兮爲余太息。

橫流涕兮淚潑

隱思君兮悱惻。」

「心不同兮媒勞

恩不甚兮輕絕。

交不忠兮怨長

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

又如湘夫人曰：

「登白蘋兮騁望，

與佳期兮夕張。」

「沅有芷兮澧有蘭，

思公子兮未敢言。」

「聞佳人兮召予，

將騰駕兮偕逝。」

「時不可兮驟得」

聊逍遙兮容與。」

這兩段表示相思的意思最明顯，而都帶有失望的悲感。前者言「媒勞」言「輕絕」言「怨長」言「期不信」純是婦人見棄於所愛的口吻，和鄆風的谷風，鄭風的狡童（按朱子以狡童爲淫女見絕之詩，今從之）無甚差異；後者言「思公子兮未敢言」言「時不可驟得」是說男女相愛發生障礙，以致沒有諧合的機會。這與王風大車「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及鄭風將仲子「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的意思完全相同。

以後我爲經濟篇幅的緣故，游先生的話不更死板板的全抄，但將他的意思概括如下：游先生對於湘君和湘夫人「捐余玦兮江中」四句，謂與衛風木瓜之投報，鄭風女曰雞鳴之贈問，溱洧之贈芍藥，陳風東門之枌之貽握椒無所分別。又大司

命之「疏折麻兮瑤華」四句謂這明明是婦人凶年老色衰，懼遭捐棄之辭，谷風所謂「宴爾新昏，不我屑以，不念昔者，伊余來暨」也就是這個意思。少司命「滿堂兮美人」六句，謂爲千古言情詩之祖。山鬼的「若有兮人山之阿」四句，則說這也是男女相悅的詩。河伯所敘的是遨遊於水曲，此則邂逅於山間，境地不同，故寫景亦異。前章言衝風橫波，水車荷蓋；此章言披荔帶蘿，從狸乘豹，都是作者想像的辭。至於「怨君子兮悵忘歸……」一方面思念可愛，一方面又揣度所愛的心理，鄒風所謂「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王風采芣所謂「一日不見，如三月兮」還不及這樣的描寫盡致，繾綣多情云云。

游國恩先生對於九歌的新解釋，我已引在上面，再看陸侃如先生的說法。陸先生的古代詩史什麼是九歌一章，曾說：

我從前懷疑九歌的一部分不是祭歌，因爲湘君山鬼等篇多言兒女之情，毫末說及祭祀。這個懷疑是不能成立的。因爲民間的祭歌常多言情的份子。

我們拿六朝時的神弦歌比較一下，便可以知道了。

他又說道：

……上文曾說民間祭歌，如神弦歌之類。大都富於言情的份子。神弦歌之所以勝於郊祭歌者在此，九歌之所以勝於三頌者亦在此。

陸先生的懷疑，似乎比游先生的武斷，圓轉得多，他引神弦歌以證明九歌尤爲特識。但民間祭歌爲什麼富於言情份子呢？他沒有說出道理來，如何教人明白？而且他以下又說：

他們所歌詠者大都是已失敗的戀愛，例如湘夫人說：「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這裏用一個聞字和一個將字，便可知佳人並沒有召他，也沒有騰駕偕逝的事實，不過是他的幻想罷了。

以後陸先生又常常拉扯到言情上去，什麼「怨而不怒」呀，什麼「十九首的言情頗多取法於這幾句」呀，竟同游國恩先生一鼻孔出氣。原來陸先生對於九歌

的言情份子，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

寫了一大篇的文字，古人今人對於九歌的見解大概都在這裏了。古人將九歌處處附會到屈原借事神以思君上去，今人將九歌中的一半，處處歸之於男女戀愛的事件上去。我覺得兩方面不圓滿，正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所以我要在下面發表我個人的意見。

中 九歌宗教問題的解釋

我以為九歌完全是宗教舞歌，完全是祀祭的歌辭。東皇太一等之爲祭歌，固不待說，湘君湘夫人河伯之言情也不出宗教的範圍。牠們也歌詠戀愛，但牠們所歌詠的是人與神的戀愛，不是像游國恩陸侃如所說的人與人的戀愛，這一點最爲重要，須劃分一個鴻溝的界限，然後我的議論才不致與他們的議論相混。

怎樣說湘夫人等歌之言情，也不出宗教的範圍呢？爲使讀者一目瞭然起見

我不妨將這人人都知道的九歌抄幾首如下：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遭我道兮洞庭。薛荔拍兮蕙綯，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陟側。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朝騁鶩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袂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湘君）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湘有芷兮沅有蘭：

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騁兮江皋，夕濟乎西澗。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辛夷楣兮藥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櫨兮旣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櫜兮澧浦；寧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以驟得，聊逍遙兮容與。（湘夫人）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條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微人兮未來，臨風悅兮浩歌。孔蓋兮翠旌，登

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少司命）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風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騶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龍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子。

（伯河）

這幾首歌極富於神話份子，宗教氣味甚重，無論怎樣，不能不說是民間男女的情詩。游國恩先生雖將一部詩經讀得爛熟，引了詩經中許多句子，來證明這幾首歌之爲言情的詩，究竟有大部分地方說不過去。因爲他引歌中言情之句證明牠之屬於情歌，我們也可以引同一歌中的神話份子證明牠屬於祭歌。他若說「思公子兮未敢言」與王風大車「豈不爾思？畏子不敢……」無所差別，我們也可以引「帝子降兮北渚」說與游先生所認爲祭歌的雲中君的「靈皇皇兮旣降」無別。「入

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說與東君的『駕翰龍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無別。游先生又將何詞以對？若說是聯想，或如陸侃如先生之所謂想像，則也應於詩經中舉出同樣的例子，才能教我們心服。我想民間男女之言情萬不能有這樣奇幻的聯想，他們也決沒有這樣豐富的想像力，游陸兩先生也不見得能舉出什麼例子來吧。

所以，如勉強將這幾首歌斷爲情歌，不如歸還牠九歌的清一色，說牠們是祭歌。但歌中言情份子，實亦無法否認，因此不得不斷定牠們是人神戀愛的歌詠。

說九歌中有幾首是人神戀愛的歌詠，好像也有人說過；但單單舉希臘神話爲證，理由仍嫌其不充足。所以我要進一步尋出古代宗教人神戀愛的原因，然後將九歌中宗教性質詳細加以解釋。

湘夫人河伯等幾首歌最教人特別注意的有以下幾點：

(A) 以祭歌而多言情份子，

(B) 有幾位神是水神，

(C) 有以人為犧牲祭神的痕迹。

為研究方便起見，我們將這三點顛倒過來，逐一論列，然後才得溯本清源之道。

(一) 人祭 (Human Sacrifice) 是以人為犧牲殺以祭神的意思。古代希臘，印度，意大利，德意志，日本，南太平洋，墨西哥，以及亞非利加莫不有以人為犧牲祭神之事，中國古代也有。人祭之來源，大約不出以下幾條；

(a) 禳解 希伯來古時風俗，有大難至，其守城官吏，必殺其最愛之子女獻祭於神。北極生番遇有人畜不寧，如疾疫等類，則必殺其一族之酋長，獻祭於神。羅馬與非洲之喀他忌族開戰，喀他忌敗，為挽回危局起見，大舉祭神，殺戮本族童子二百人，充作祭品。這是歷史上的事實。在中國則成湯克夏後，天大旱，七年不雨，湯乃斷指爪剪髮，以身置俎禱於桑林，果然甘露大沛。湯自己捨

不得死，以指爪鬚髮替，也算得人祭之一種。

(b) 謝神 謝神有二種，一謝於事前，一謝於事後。謝於事前者：如古之希臘，法蘭西，英吉利，印度諸國於軍興時必先戮一人，行祭纛禮。墨西哥每直筵宴，必先殺一人，用以敬神。謝於事後者：亞門族 (Ammonites) 每有謝神之舉輒焚其嬰兒。歐洲古代有數處人民於軍事告捷後必殺人謝神。安達斯族 (Andesians) 臨戰或奏捷時，必以童男女各一，先絞殺之，即與其他各物燔祭，中國亦有『鼗鼓，』『射鬼箭』之事。後以流同類之血，博一己之幸福，其事過慘，良心上未免說不過去，於是改流異類之血，而以牲畜等物代之。

(c) 厭勝 不久以前，南京建築孫中山先生陵墓，民間發生一種歌謠：什麼『你築中山墓，與我相何干？』什麼『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當』鬧得滿城風雨，大約讀者還能記得。他們見中山先生陵墓，工程浩大以為單靠人力不會成功，還須人的靈魂幫助。民間小兒懼石匠攝取其魂，於是一個個臂纏紅布，口唱歌謠以

爲抵制。此事固足證中國平民識智之低下，但這種心理之發生亦有其淵源，淵源是什麼，卽古代殺人厭勝是。中國造塔，造橋，造窰，相傳必以人厭勝，唐書玄宗本紀開元二十七年改作明堂，民間訛言：官取小兒埋於明堂之下，以爲厭勝，村野兒童藏於山谷，都城騷然……江西景德鎮的窰窰，相傳每歲總要燒死幾對童男女，盜色方得不壞。此風西洋古時亦有之，愛爾蘭有古塔，高閣下發現人的頭骨，都是建塔時殺以厭勝的。日本古代建築堤岸，須先活埋一人，以奠其基，謂之『人柱』。德意志往昔建屋亦例活埋一童年人，用以奠基厭勝。

(d) 贖罪 以一人之死代衆人贖罪，也是原始宗教精神之一。墨西哥有數處遇有大災難，每有道德高上之人挺身而出，願爲祭神之犧牲品，以贖衆罪。回教亦有數處人民深信一人爲衆而死，可救無量生命，因而有踴躍捐軀於祭壇者。如中亞美利加，祕魯，大赫的島，印度，呂宋以及北歐羅巴之瑞典，都有這種信仰。

(二)河神 原始民族智識簡單，看見宇宙間萬象羅列，森然滿目：如日月之運行，風霆之閃擊，山嶽之聳峙，江海之淵滄，都好像有一種意志作用，於是遂生出一種驚疑心。因這驚疑心而尋求其原因，求之不得則歸之於神明之力，宗教便由是產出。但自然界中的現象，靜止的感人之力量少，變動的感人之力量多，日蝕星隕，天子也要寅畏，疾風迅雷，孔子亦必整衣冠而作，豈非絕妙的證據。不過日蝕呀，雷呀，雨呀，都是一時的現象，來得快，過去得也快，不能在我們腦筋中留下什麼深刻的觀念，求其永久常存而又變動不居的則莫過於水了。水之爲物，滔滔汨汨，日夜長流，爲溪，爲澗，爲江，爲河，舒之爲淪漣，鼓之爲波濤，激之爲風飄，怒之爲雷霆，牠的變化，真是形容不盡。水之中最有意思的又莫如河水。哲學家見之每引起他的哲學思想，如孔子立於河上曾嘆息道：『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於是乎一部易經的原理，就因此推演出來。希臘古代哲學家額拉吉來圖，亦有『萬物如流』的話，現代柏格森取而發皇之，成爲他的創化論。

河水滔滔長流，神祕莫測，既容易激發人的玄想，而她還有兩點足使野蠻人懷感和恐懼，這兩點都有教他們發生宗教思想的可能。

可懷感的是河水之能養人，我們人類的生活是少不了水的，而農業需水更亟。河水所經溝瀆皆盈，可引爲清渠而養稻，可抱壑汲之而灌園，管子說：「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又曰：「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淡者能濟諸生以適中之謂。老子亦有「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文子「水爲道也大包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跋踈，而不求報，富瞻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子華子「水涵太一之中精故能潤澤萬物，而行乎地中。」諸子對於水之歌功頌德，不及備錄，照事實上說來，水確是我們人類養生的根本，我們老祖宗將牠當神明一般崇拜起來，也算是「飲水思源」的微意吧。

可恐懼的是河水之能害人，宇宙間各種災異，如山崩澤竭，地震，火山噴裂，禍害雖然劇烈，尙屬有限。至於河水的泛濫，災情便比較的重了。數千里之

地，立成澤國，人民，牲畜，廬舍隨洪流而漂蕩。我們老祖宗身經河患，知道河水很難對付，只好設法媚牠，使牠不常發怒，河伯河神的祭典遂因此而發生。甚至有人爲犧祭神之舉。

關於河的崇拜，各地皆然。如北非洲之貝爾人 (Berdens of N. Africa) 是拜物教的民族，他們拜江河，或拜河源，或拜河身，大抵所奉皆有一定之神。羅馬某次大疫，衆信祭河可以解免，投身於河自願作祭品者甚多。日本風俗，遇河水之泛濫，殃及田廬，則必殺人以祭河神。非洲有數種生番，遇災疫至，以爲干犯神怒，例用絕色女子，投於河中，以媚河神，中國西門豹之河伯娶婦，乃是人祭之變形。後當論及。各地民族對於河水之崇拜，莫盛於印度，以後亦相當詳論。

(三) 人神戀愛 現在講到本題了。人神戀愛，原是人祭的變形。這話怎樣講呢？原來以人爲犧牲祭神既然是原始民族的習慣，那麼祭祀河神，當然也少不了這一種兩腳動物。但祀神者固樂殺人媚神，以博福祉，爲犧牲者却不見得個個抱

有殺身成仁的精神，甘心放棄一己生命爲衆人贖罪或爲衆人求福。所以人祭不得不求之於敵國，左傳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郕獻俘，始用人於亳社。昭公十一年楚人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還有秦穆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齋宿謂：『吾將以晉君祝上帝』。殺俘囚以祀神，大約是春秋習俗，連那不擒二毛，不重傷，滿口仁義道德的宋襄公還曾用鄆子於次睢之社，何況其他？波斯古代戰後告捷於神必殺其俘囚以獻。其國之西戈提族臨陣有所俘獲，必殺其百中之一獻祭於神。祭時疊柴木爲堆，上植刀劍，代表神像。先用酒遍灑於人祭之身，然後殺之，流其血盛以筒傾刀劍之上，作爲神享。羅馬每逢戰役，獲俘囚以歸，亦必盡殺之，獻捷於神。埃及某王於戰勝敘利亞率師凱旋時，曾用杖擊殺敵俘七人，以祭亞捫神。人祭不能求之敵國，則用罪人代替。墨西哥之人祭先有擬定之一人，作爲預備，臨時往往易一罪犯代之。南太平洋之大赫的島人每用犯罪及分所當死的人祭神。羅馬古俗獲罪於神者，衆必殺之。

以祭神。羅得斯每年有一次大宴會，及期，其地方官吏，必出城決一獄囚獻祭。雅典城中每年例由官吏收養不肖之徒，預備有疾疫祭神之用。德意志古俗遇有災厄，以爲神怒所致，而深信祭之以人可獲解免，其犧牲則爲罪犯，俘囚，孩童等。

但是假如部落與部落相安無事，國家與國家亦各化干戈而爲玉帛，沒有戰爭發生，那麼，第一種祭品便有缺貨之患了。宗教的信仰到了極盛的時代，則犧牲也要挑好一點，否則對神似乎不敬。莊子人間世篇『有痔疾者不可以適河』司馬貞注『沉人於河以祭也。』印度有一經典載明獻作祭品之人，有疾病的，犯法的，婦女，奴隸皆不得充。相傳印度有一婦人生有二子，一子瞽目，一子完好，她將完好的子貢獻於神充作祭品。人家無不贊美她深明大義。希伯來古代常以最愛的女子獻神。亞伯拉罕將獨生子以撒充作燔祭，便是一例。腓尼基的婦女祭神時亦往往獻其愛子，將兒子網在積薪上放火活活燒死。總之，敬神的犧牲品，既然要

好的，則第二種人祭——罪犯——當然不適用。

俘囚不能常得，罪犯又不適用，則人祭不得不求之本族之中，但死是人類所憎嫌畏懼的，除了毫無抵抗力的可憐嬰孩，誰肯讓人縛之積薪，置之高俎，充作神的大菜呢？於是祭師巫者們利用人類來生或死後的報酬的觀念，想出法子教他們自己甘心情願去死，這是一種宗教的鼓勵。

宗教的鼓勵方法甚多，有人祭獻祀之後，本身即可成爲神道之說的，有「淨土」「極樂世界」之說的，有人神結婚之說的。第一說如尼加拉瓜人謂爲神流血者，死後即可成神是。第二和第三說其例極繁。我們現在所研究的是河的崇拜所以不如單採河神來說，較爲統一。

前面已經講過河的崇拜，以印度爲最盛。於今我們看他們對河的崇拜是採取什麼方法？原來印度古代也有以人投之於河以祀河神的。以後逐漸進化，遂有人祭的變形出現。這種人祭變形的發生，不外淨土往生與人神結婚二者鼓勵的結

果。

印度著名的河是恆河 (Ganges)，發源於希馬拉亞山，長一五五七英里，支流布滿印度全境，實爲全印度最長最大的河，故印度視之爲神聖。沿河兩岸廟宇林立，所祀皆爲河神。印度宗教之支派極多，但所奉之神大都與河有關，印度回教所拜之聖人蓋塞，其根原卽爲河神。馬拉船戶拜一水神認爲恆河主管。帕梯奈船戶所祀爲女水神，繪神像於船首，每行船航海則以白羊祀之。印人謂恆河握有最高錫緞之權，恆河之水是最最聖潔的，能除罪之污穢，能與人以康健，能令人生育，能令人獲一切福祉，所以每年有千千萬萬各派各級的人就浴於恆河。每年有千千萬萬人不遠數千里的來朝拜恆河。自盡於恆河中者謂可以享永福。故意爲迎神之車輪輾斃者，謂可以生淨土。病者則飲恆河之水，病而彌留者則昇往恆河之濱而死，死後茶毘，必揚其灰於河中。——此風傳到中國於是普陀山有什麼『捨身崖』，泰山以及各名山都有這一套，害得愚夫愚婦，摩頂放踵，利來世而

爲之，恆河總算是毒害東半球的禍水了！唐玄奘大唐西域記有數段記載，雖然不是寫的恆河，但也相近，特錄之如下：

窣祿勒那國周六千里，東臨犍伽河北，背大山，閻年那河中境而流，……閻年那河東行八百餘里，至犍伽河，河源廣三四里東南流入海處廣十餘里。水色滄浪，波濤浩汗，靈怪雖多，不爲物害。其味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謂之福水，罪咎雖積，沐浴便除，輕命自沈，生天受福，死而投骸，不墮惡趣。揚波激流，亡魂獲濟。……

那伽國（中印度間）鉢羅那伽國大城之東，兩河交廣十餘里，土地爽塏，細沙彌漫。……至大施場東合流。日數百人自溺而死，浴彼以爲願求生天，當於此處絕粒自沈。沐浴中流，罪垢消滅，是以異國遠方相與趨萃，七日斷食然後絕命。……故諸外道修苦行者於河中立高柱，日將旦也，便即升之，一手一足執柱端，足躡杙，一手一足虛懸外伸，臨空不

屈，延目視日右轉，逮乎曛暮，方乃下焉。若此者其徒數十輩。修斯勤苦，出離生死，或數十年而未嘗懈怠。甚或山援野庶，羣遊水濱，或灑流而返，或絕食而死。……

玄奘關於恆河的記載不多，但有一段說某城有婆羅門之大廟，其前有一大樹，傳言內有食人之鬼，故樹下恆有死者骸骨。年中來朝聖者自投恆河則爲獻身云云。此廟想即是河神之廟。

阿拉哈巴 (Allahabad) 爲印度一省會。原義爲祭河所，人視爲神聖之地，因有三聖河匯流於此，一，恆河，二，贊木納河，三，薩利斯瓦提河，恆河中常有投水獻身者，此風至今不衰。

這都屬於來世觀的第二說。至於人神結婚或戀愛的第三說也有許多例子。

野蠻人對於戀愛和信仰本來就分析不開，盤克博士 (Dr. Bucke) 於他名著中的人類道德的性質 (Man's Moral Nature) 說支配人類兩大勢力是：對於性

及不可見的事物的信仰。原始民族最普遍的宗教象徵是什麼，大概讀者都已知道，用不著我來說。而人神戀愛之風，及祭奉女神之風，亦以野蠻人爲盛，也是這個關係。祭師巫者們想鼓勵人去做祭神的犧牲，自然莫如採用人神結婚說之爲得力了。

以印度爲例，印人所崇拜之神，大都屬於女性，如塞克他派謂天地間一切自然之力皆屬於陰性，其神爲母神。塞克他派分三支；一支斷絕情慾，供神時亦不用酒肉，其餘二支則祭典甚爲淫亂，謂必如此乃合於天地之春氣。阿散孟 (As-
sini) 乃印度與緬甸間之大區，其所崇拜之神亦爲女性，表現萬有生機之理，建築廟宇，必以人爲犧牲。有一次建築了一個新廟，殺人至一百四十之多，例以銅盤奉人頭而進獻。有某族專爲獻祭女神的犧牲，此族有格言：凡崇拜女神的，應當拿自己生活，愛情，和死三者奉獻給她。又有女神名喀利，在印度宗教界也佔有很大的威權。印度東方及西方都有她的廟宇，歲時殺人以獻。有某地人皆樂爲略

利女神的犧牲，祭師指定某人應充祭品，謂之神召，那人便大喜如狂，以爲特別蒙神青睞，將來必有無窮後福。自聞召之日起，至就戮之日止，他可以隨心所欲，爲所欲爲，社會和法律都不敢干涉他。因爲他是女神將來的「面首」呵！

恆河之神亦爲女神，南部民族所崇奉的偶像半身爲女，半身爲魚，北部民族所崇奉的偶像爲白色婦女，坐於鱸魚上，右手持一水仙花，左手抱一琵琶。

大唐西域記也有一段關於河神與愛人的故事：

瞿薩旦那國城東南百餘里有河西北流，國人利之，用以溉田，其後斷流，王深異怪，於是命駕問羅漢僧曰：「大河之水，國人取給，今忽斷流，其咎安在？爲政有不平乎？德有不洽乎？不然，垂譴何重也！」羅漢曰：「大王治國，政化清和，河水斷流，龍所爲耳。宜速祠求，當復昔利。」王因迴駕，祠祭河龍，忽有一女凌波而至，曰：「吾夫早喪，主命無從，所以河水失流，農夫失利。王於國內選一貴臣配我爲夫，水流如

昔。」王曰：「敬聞，唯所欲耳。」龍遂目悅王之大臣，……

這真是『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了。國王回宮以後，因為大臣是國之重鎮，而農稼又為民之命食，國失鎮則危，人絕食則死，兩者利害相當，不知如何取捨方好，弄得踟躕不決。於是那位大臣越席跪對曰：『久已虛薄，謬當重任，常思報國，未遇其時，今而預選，敢塞深責？苟利萬姓，何怪一臣。……願大王不再思也。幸為修福建僧伽蓋。』王允所求，不日成功。那位大臣又請早入龍宮，於是舉國僚庶，鼓樂張筵，替他餞行。那大臣衣素衣，乘白馬，打扮得簇新，像個漂亮新郎一樣。以後便是：『與王辭決，敬謝國人，驅馬入河，履水不溺。濟乎中流，麾鞭畫水，水為中開，自茲沒矣。……』一齣『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的戲了。不過『聞』須改為『因』，『將』須改為『願』罷了。

我為要解釋楚辭九歌宗教問題，卻在古代西洋印度宗教界跑了一趟野馬，洋洋乎四五千言，對於九歌尚無真正的解釋，真所謂『博士買驢，書券三紙，不見

驢字』，讀者也許要嫌悶吧。但我們若想證明九歌中一切言情份子，都是人神戀愛，人神戀愛又由於人祭的變形，則這趟野馬，倒是不可不跑的。講到九歌本身問題，我們卻沒有許多話可說。因為我上面所舉的例子總算已經替九歌解釋了，如讀者認為不足，我不妨就九歌再來討論一番。

九歌實共十一篇，共祭十個神。我們現在將這些神分爲男女兩組。

第一組爲男神：東皇、泰一，雲中君，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蕩屬之。

第二組爲女神：湘君，湘夫人屬之。

男神除河伯外都與河無關。女神則湘君湘夫人都是水神。

對於湘君，湘夫人的解釋，列女傳云：『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鄭玄云：『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史記始皇本紀：『上

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

禮記：「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

王逸以湘君爲水神，而湘夫人爲舜之二妃。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爲帝舜之后，不當降小
河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

洪興祖則謂王逸與郭璞都不對，湘君和湘夫人原是娥皇女英兩姊妹。但何以有「君」與「夫人」的分別呢？洪氏又爲之解釋道：「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英自宜降爲「夫人」也。」他的意思蓋以姊妹爲舜之妻，而以妹妹爲舜之妾。

人家好好姊妹花兩朵，洪興祖硬將她們別出嫡庶的名分，二女有知，恐將於地下大罵腐儒多事，所以洪氏的說法，我也不贊成。而且現代國故家考證歷史的結果，連禹都否認，別說那孟老爹口口聲聲所稱道的堯舜了。堯舜既靠不住，

則他們的女兒和老婆當然沒有獨立存在的資格。列女傳，王逸，郭璞，洪興祖等所算的糊塗賬，不如爽爽快快地給他一筆勾銷，而老實承認湘君和湘夫人爲湘江民族所奉的水神較爲妥當。且湘君係男性，如東君，雲中君之例。

至於河伯，王逸以爲卽是馮夷，其來源亦有數端。洪興祖註楚辭言之甚詳。

山海經：『中極之淵，深三百仞，唯冰夷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龍。』

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洪興祖註曰：

『冰夷無夷卽馮夷也。淮南又作馮遲。』

抱朴子釋鬼篇：『馮夷以八月上東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

清冷傳：『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

博物志：『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馮夷得道成

仙，化爲河伯，道豈同哉？」』

以上這些證據河伯與馮夷好像就是一人，但他忽居中極之淵；忽居陽紆之山

忽爲人面乘龍的水怪；忽爲渡河溺死的水鬼，五花八門，教人無所適從，也怪悶人的，比較起來倒是朱熹說法好。朱熹道：『舊說以爲馮夷，其言荒誕，不可稽考，今闕之。大率謂黃河之神耳。』九歌有『與女遊乎九河』之句。按大禹治黃河至兗州分水爲九道，以殺其溢，是爲九河。九河旣與黃河同源，而河伯與女遊之，則謂河伯爲黃河之神，當然可以了。況史記西門豹河伯娶婦故事，其河爲黃河。漢武帝塞瓠子時作歌埋怨河伯，其河亦爲黃河。則河伯爲黃河之神，明甚。

黃河是中國第二條大川，爲四瀆——江淮河濟——之長。自青海發源，橫貫北部全境，東入於海，計長八千八百餘里。水性湍激，又挾沙重濁，所以此淤彼決，常常鬧極重的水患。有史以來，黃河下游已改了六次應走的道路。他老人家反覆不定，見異思遷的性格也可見一斑了。爲想診治他這個毛病兒，歷代治河名醫無不疲於奔命，開的丹方脈案，也算得堆山架海。聽說那位似人似神又似蟲的大禹，隨山刊木，驅龍放蛇，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才將黃河的病略略醫

好，但病根不能拔去，隨時仍要發作。中國北部民族吃黃河的苦，真不在少處。什麼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以及什麼河防水利之書，提到黃河，誰不頭痛？因黃河爲患甚大，我們老祖宗沒有辦法，只有將他當神明般供奉起來。後代帝王對於黃河之神——河伯——沉白馬，湛美玉，或建金龍四大王之廟，或立虎頭曹將軍之祠，崇奉無所不至。但我們老祖宗沒有這樣文明，也不會鬧這套繁文縟節，只知「食色性也」神與人是一般的，他們伺奉河神無非是投一個同類於濁流中，供河神之大嚼。到後來又有人神結婚之舉，即所謂河伯娶婦是也。

河伯娶婦的事見史記滑稽傳。那件事果然有趣，特用現代語述之如下：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今相州縣），到鄴的時候，會齊了本地的長老，問百姓的疾苦。長老道我們這裏有河伯娶婦的風俗，百姓之所以貧苦流亡，皆緣於此。西門豹問其故，他們說鄴地三老廷掾，每年收斂百姓的錢得數百萬。用其三十萬爲河伯娶婦的費用，其餘便都入了他們和巫祝的私囊。當娶婦的時候，巫

者看見人家長得體面的女孩子，便說應當爲河伯的妻子，就將她聘取了來，香湯沐浴，著以繪綺縠衣，閒居齋戒，治齋宮河上，張紅黃色的帳帷。教那河伯的候補夫人，住在裏面，牛酒飯食，供張之盛自不必說。十餘天之後到了吉期，他們將那女子打扮起來像一個新嫁娘，又將那帳帷也收拾得像嫁女的床席。新娘坐在床上，浮之河中，（真個是『送美人兮南浦』）起先還浮在水上，漂蕩十餘里以後，便（『波滔滔兮來迎，魚鄰鄰兮腰予』）沈到河心去了。百姓家裏有略爲美麗的兒女，總怕巫祝要和她『目成』，河伯要宣布『神召』，多帶了女兒逃往別處，所以城中戶口寥落。又因巫祝三老們每歲斂錢，更窮得不堪，這風俗傳來已經很久遠了。我們雖苦於河伯娶婦，却又不敢不爲他娶婦，因爲我們這裏有句俗話，說道：『若不爲河伯娶婦，河水就要泛濫上來，溺死我們。』

西門豹道：『到河伯娶婦的那天，請三老巫祝父老將女子送到河邊後，來告訴我一聲，我也想參與河伯娶婦的婚禮呢。』

到了那一天，西門豹果往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當然全體到場，人民來看熱鬧的也不下兩三千人。那巫者是個老婆子，已經七十來歲，女弟子十人，都穿着薄綢衫，立在她的背後。

『請河伯侯補夫人出來，讓我看看她的好醜。』西門豹說。於是那新娘姍姍地走出帳帷，立於大衆之前了。

『這女子長得不大美麗，怕不能中河伯意。就煩大巫姬到水裏去報告河伯，說我們再去尋一個比較好的女子，過幾天送給他。』西門豹看了女子之後，回頭對三老巫祝父老們這樣說。

『……』大巫姬想推托。

西門豹舉手一揮，吏卒一擁而前抱着大巫姬向水裏一丟，拍通一聲響，激起幾陣浪花，大巫早無踪影了！

『巫姬去了一會不回來，叫她的弟子去催催看吧。』一個女弟子又落了水。

「弟子也不回來，太耽擱時候了，再教一個去。」又一個女弟子落了水。

一連投了三個女弟子。

「大巫姬和她的女弟子們都是女人，不會說話，所以就擱許多時候，我們不能久等她們了。煩三老去對河伯說一說吧。」

三老也到水晶宮去了。

西門豹禮服齊全，鞠躬如也的立在河上，等待巫姬和弟子們出來復命。誰知等了半天還是渺無消息。於是他說道：「巫姬和三老都不回來這事怎樣辦，還是派一個廷掾和一個豪長去吧。」他們一聽這話魂靈兒飛去半天！連忙跪在地上向西門豹磕頭求饒，頭都磕破了。血流滿地，臉色像死灰！

「好，我們還等待一會。」

等了一會，西門豹才說：

「廷掾起來吧，我們也回去吧。」臨打馬回府的時候，他還搖搖頭說道：「這

河伯留客真留得久呵！」

經了西門老官這一來之後，鄰地吏民都嚇得戰戰兢兢，從此再不敢提河伯娶婦四字。說也奇怪，那河伯不但不敢發威，後來西門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河也就伏伏貼貼聽他的指揮，爲魏民之大利。可見這位河伯先生的性情，原是有些下作的，你越恭敬他，他的花樣越多，索性不理他，他倒沒有什麼作爲了！

我們須知道河伯娶婦的事並不是魏文侯時才有的，鄰民對西門豹說：『所從來久遠矣』這話大可玩味。周公剪爪沈河，祝於河神，情願代替成王的死，雖然與成湯在桑林演的那一齣，異曲同工，但在周公時代，已經有以人祭河的習俗，是可想而知的了。史記諸侯年表秦靈公八年城塹河瀨，初以君主妻河，莊子亦有痔疾者不可適河之說，均足爲很古的時候已有這種祭典之證。九歌中的河伯即詠這件事。歌中女字指嫁與河伯的女子。末句『魚鄰鄰兮媵予』予是女子自

稱。舊注以女字指河伯，文選遂改女爲汝，已爲游國恩先生所斥。（見前。）詩經秦風的『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我疑心楚辭九歌中河伯一章，同一性質。秦風是黃河西部的文學，與黃河也是有關係的，何況秦靈公又有以公主妻河的事實？風俗通『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縣兩江，溉田萬頃。神須娶二人以爲婦。冰自以其女與神婚。徑至祠勸神酒，酒杯澹澹，因厲聲責之，因忽不見……』以後李冰化爲蒼牛，江神也化爲蒼牛，兩個在水邊決鬪。李冰告訴他的屬官，說白腰牛是他，因爲他擊着白綬。他的屬吏助了李冰一臂之力，將非白腰的那條牛刺死，從這才將那害人的江神除掉了。這段故事過於荒唐，西游記孫悟空和豬八戒變化爲童男女，除金鼈怪，恐由此蜕化出來。但小說無論如何荒謬，總有一點根據，李冰故事的很據，就是以人妻河的風俗了。當時秦地河神祀典之盛可見一斑了。

大禹治水雖然蓋不住，但中國古時曾經洪水爲患，當然是事實。春秋時代楚越一帶文化發達較遲，而且地勢卑下，洪水之後，積潦都歸於東南一帶。楚辭天問有『地何以東南傾？』及『東南何虧？』之說。漢書地理志於楚地則曰：『江南卑溼』于越地則曰：『其君禹後……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顧頡剛先生說這事與動物之保護色同一用意，真是不錯。越人之文身，原想將身體畫成斑紋，與龍蛇之色相混，免得容易爲牠們所發見。龍蛇是水中或溼地的動物，牠們繁殖如此之盛，則當時東南一帶，水患之多可想。南方民族之祀奉水神無非希望牠們不再泛濫，使人民可以安居樂業而已。湘君之『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不是已經明明白白說出他們最大的祈求了嗎？

我們現在再將湘夫人河伯等幾首歌分析一番，看人神戀愛的經過，到底是何情形。

(1) 神召的宣傳 人與神是不相交通的，握人神交通樞紐的自然是神巫了，

那麼替神做媒的也非神巫莫屬了。看西門豹傳「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應劭風俗通「衆巫與契合知其旨……」——按此條係紀巫者聘娶男子，女與山神結婚事。與後漢書宋均傳相通，見後。——便可知當時宣傳神召，都出巫師之命。巫師裝神做怪，假稱神之降身，眼光注定了什麼人，那人便須預備神召。所謂「滿堂兮美人，忽獨與子兮自成。」所謂「子慕予兮善窈窕」（山鬼）這原是巫師的鬼計，或者是一種自催眠的狀態，而受之者竟受寵若驚，以爲是幾生修到的造化，但看「忽獨」二字，何等的自幸，何等的感激涕零！

在宣傳神召之前，巫師當然要向一切善男信女演講神沒有伺奉之人之如何岑寂，如何苦悶，你們既然都是愛神的人，何忍坐視呢？善男信女聞之不覺於心大動，急高呼而向神曰：「夫人自有兮美子，葆何以兮愁苦？」譯爲現代語，就是「我們這裏不乏美貌的男女，可以伺候你，神呵！你爲什麼還愁苦呢？」在這樣愛神的熱忱激發之下，便自然而然慨然的以生命奉獻於神了。

(2) 對神的愛慕 無論男女向對方進行戀愛時，常恐對方無情於我，即有情矣，又愁他或她中道變心，所以常發生疑怨的心理。人對神的戀愛，到了極熱度時，也是如此。雲中君的「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憊憊！」湘君的「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階側！」湘夫人的「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都纏綿宛轉的害着單相思病。已蒙神召之後，還恐神不愛他，中途更有變卦，所以又「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見鬼見神的自己瞎疑心。大司命描寫人候神臨，迫不及待的心理最曲折微妙：「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形容神裝服之盛，及自己與神結合，有幽明之不同。「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寢近兮愈疏」則言人生世間光陰有限，不趁少美時趕快與神結婚，將來年老色衰，休想神的要我了。「乘龍兮鱗鱗，高駝兮冲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他們想像神乘龍而來，帶她們騎高駝而上天，但神一時不來，只好結桂枝以相

待，臨風延佇，不覺愈想愈愁。「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是說「我愁也愁夠了，總希望神從今以後不辜負我一番苦心吧。」臨到將生命奉獻給神時，才嘆了一口氣，心中一塊石頭才得落地，說道：「我同神結婚是我的命運好，所以如此，以後還有誰能離間我呢？這種半失神的恍惚狀態的白熱，這種神祕法悅(Mystical ecstasy)流瀉的心聲，竟造成中國文史最美的文學。

(3)神境的想像 巫師們鼓勵人與神結婚，如果不將神的家鄉說得萬分的好，誰願意聽他們的話跑到深山或水裏去死呢？你看他們描寫水神的家怎樣？水神的屋子築在水裏（築室兮水中）荷葉爲蓋，紫檀爲壁。播芳椒以成堂，以極香的木（桂）爲棟，極香的花（蘭）爲檨。以最早開的迎春花（辛夷）爲門楣。把薜荔結成網子掛做窗帷，將蕙草編爲流蘇，懸爲屋聯。白玉鎮於坐席，更敷以石蘭，芷草以蓋屋頂，又繚之以杜蘅。庭中種了百種的美草，門廡之間又有各色香

花。這種建築，極飄逸，極韻美，極富有詩意，真配給一個美麗的女神住。至於河伯倒底是個男性，又是個職分較高的神，他的家也就比較的莊嚴富麗，所以魚鱗蓋屋，堂畫蛟龍之文，紫貝爲闕，朱丹其宮（依朱注）大有宮殿的意味了。總之湘君的家也罷，河伯的家也罷，形容得這樣有趣，真好像安徒生童話裏『小人魚』的龍宮，不但二千多年前的古人聞之神往，連我們讀了這些歌也恨不得到水晶宮去旅行一趟哩！

講到水神家鄉的風景，也是極有意味的，『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朱注：『以爲薜荔緣木，而今采之水中，芙蓉在水，而今求之木末，既非其處，則用力雖勤，而不可得。至於合昏而情異，則媒雖勞而昏不成，結友而交疎，則今雖成而終易絕，則又心志睽乖，不容強合之驗也。』陸侃如先生亦云：『薜荔緣於木末。如何能水中采他呢？芙蓉生於水中，如何能於木末搴他呢？可見這都是不可能的事，借來表示這種戀愛的終於失敗罷了。』朱陸兩先生都異口同聲承

認這兩句是形容戀愛失敗的話，是象徵的筆法。我則以爲這兩句不是象徵，却是想像神境的實寫。這兩句和「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水上？」是相同的。他們想像水神家中用薜荔爲帷幔，要採薜荔當然要到水中去採了。芙蓉卽蓮花。蓮花生於水中，浮出水面，現在既想像水中有房屋宮殿，又有桂樹辛夷之屬，則人間的蓮花也許生在水晶宮的樹頂上吧？蘋是生在水裏的東西，怎會有鳥來呢？這鳥當然不是我們人間的鳥，而爲水晶宮裏的鳥了。罾是人間打漁人的網，怎麼會掛在樹上去呢？這樹當然又是水底的樹了。至於常用「何爲？」與「靈何爲兮水中？」同一口吻，不是表疑問，却是表極端的驚異和欣喜。

神的儀仗，又是和人間不同，荔拍呀，蕙綉呀，蓀橈呀，蘭旌呀，翩翩的飛龍爲我挽車呀，宛宛的玉螭爲我驂乘呀。高興起來，又可以騎白龍，逐文魚，換一副儀仗。水裏既厭了，又可以登崑崙山望望，作一趟愉快的蜜月旅行。少司命

和雲中君不是水神，所以儀仗和所遨遊的地方也不大相同。但孔雀爲蓋，翡翠爲旌，載雲旗，竦長劍，夫婦兩個沐浴於咸池，晞髮於陽阿。忽然間森遠舉兮雲中，飛上九重天，拉著彗星的尾巴遊戲。也算極神之樂事了！做神有這樣的好處，誰不願意拿生命來換？

至於『山鬼』大約是一種山神。楚國多山，祀祭山神，原情理中事。這種山神的祭典，傳流至後漢還未斷絕。後漢書宋均傳『凌遼縣（屬廬江郡，故城在廬州慎縣南）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廬江在戰國前屬楚國的版圖。這當然是楚國傳下來的風俗。不過這風俗傳到後漢已經改變了一點，不是將人送到山裏去，却是爲神守貞，這可算人祭變形的變形。

胡適之先生謂九歌是湘江民族的祭歌，陸侃如先生謂有商量的餘地。他引左

傳六年楚昭王爲河伯所祟的故事，證明楚國祀河伯在昭王之後，他說：「大約後來楚國的版圖漸漸擴大了，九河也與江漢並列了，遂有河伯的歌。」這話並不對，楚之祭河在昭王之前，我當另作考證，但九歌若說是湘江民族的祭歌，不如說是南方民族或楚人的宗教祭歌，範圍覺得廣一點。

下 九歌對於後世文學作品的影響

(一) 屈原的作品

那戰國時代幾篇瑰偉奇麗纏綿悱惻的離騷九章……可以總名之爲「屈原賦」的作品，久有人在尋覓牠的來源了。但中國人中了正統文學的遺毒，把一部經孔子刪定(?)的詩三百篇，當做聖經賢傳，恨不得教一切文學都拜倒在她的膝下，認她爲母。他們對於屈原的作品，當然也不免要這樣做。自從劉向摯虞劉勰章學誠一直到現代許多學者都說楚辭出於三百篇。我也不敢說屈原的作品是「芳草無

根，滄泉無源』的，不過一定說牠們與詩經有什麼嫡親血族的關係，也期期以爲不可。一種文學固沒有從天上掉下來的道理，但天才却能憑藉他偉大的創造力，自鑄偉辭，開一代的風氣。若以爲一種文學必定有一個源流，否則文學不能成立，那就不啻不承認世界有天才的存在了。

不過若說屈原憑空造出楚辭也難教人心服，我以為屈原的作品一半是自己特創的，一半是受了九歌的影響。

王逸說九歌是屈原作的，朱熹則謂爲屈原所改作，但他們都想將著作權歸之屈原，二人異口同聲的來說道：『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胡適之先生則謂九歌爲最古湘江民族的宗教祭歌。陸侃如先生亦有同樣的主張，他說若不如此則屈原的作品，便沒有了來源，文學史便成了神異記了。我對於胡陸兩先生的意見，極其贊成，但我同時又要主張九歌雖非屈原所作，或者經過屈原的潤色，但因為這篇文字是論九歌不是論屈原的作品，所以不在這裏說了。總之，九歌的思想和作

風，確曾使屈原受了極大的影響，這是無論什麼人，只要稍稍研究楚辭都可以看出來的。

第一，離騷慣用香草，代表德行，人物……什麼杜衡，秋蘭，江離，薜芷，芳芬馥郁，層出不窮。一篇離騷說用香草編織成功，亦無不可，但都由九歌而來。九歌以香草建神靈之屋；以香草爲雜佩；以香草爲神的代名詞，其例不可勝數，不過九歌是寫實，而離騷則進一步而爲比喻罷了。

第二，離騷的神話化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大的特色，以言人物則有重華，有西皇，有靈氛，有巫咸，有居於離春宮不遠的處妃，有住在瑤臺之上的有娥之佚女，望舒爲他前驅，飛廉爲他奔走，帝閭爲他開門，羲和爲他弭節，雷師豐隆爲他護衛。以言簿鹵則瑤象之車駕以飛龍，玉軼並馳，雲旗委移，鳳凰接翼而爲蓋，玉鸞和鳴以應節。以言所遊之境地，則朝發軔於蒼梧，夕至於懸圃，飲馬咸池，總轡扶桑，忽上九天而望閭闔，忽歸窮石而濯髮乎洧槃，至於取道崑崙，容

與赤水，路不周以左轉，指西海以爲期。再加以惜誦天問種種神話，簡直可以與希臘美麗的神話相比而無愧了。而且屈原的作品，亦常有人神戀愛的故事，如離騷中的一段：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邱之無女！」因爲高邱無女，不足慰其寂寞，便改變路程，到別處求去，於是：「澹吾游此春宮兮，析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解佩纒以結言兮，吾今蹇修以爲理。」

他教雲神替他求索處妃，請蹇修爲他們執柯，解佩纒以爲定婚之信物。但這此求婚竟失敗了。處妃拒絕他了，所以他罵處妃道：

「保厥美以驕傲，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他後來覽觀四極，周流天下，望見瑤臺上的有娥之佚女，便想教鳩爲他做媒，但鳩非但不肯出力，反而說了些有娥佚女的壞話，使他心中狐疑不決。於是

他又想趁少康沒有成家之前，和有虞之二姚——事見左傳——結婚，但理弱媒拙，恐怕終達不到目的。後來靈氛告訴他道：九州博大，好女子不乏其人。你何必一定念念於茲士呢？屈原聽了靈氛勸告之後，還是躊躇，又問計於巫咸，巫咸也鼓勵他到別處去，他才擇吉日，辦行糧，轉到崑崙一帶旅行去了。

屈原作品中的美人香草，或真譬喻君臣遇合，與九歌之真人神戀愛不同，但不能不說是由九歌蛻化而出。

而且值得我們注意的，離騷中也有幾個水神。漢書音義如淳說「處妃爲伏羲氏之女溺洛水而死，遂爲河神。」朱注傳：「河伯化爲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羿又夢與雒水——即洛水——神處妃交。」可見處妃是河伯之妻，恐怕也是最古妻河的公主之一，死了之後便成了水神了。天問：「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乎河伯，而妻彼雒嬪？」即指此。魏曹子建洛神賦之處妃亦指此。天問中關於河的靈異，亦有數處，如應龍，如化爲三足鼈的絃，如拾於水

濱的伊尹。又屈原作品中屢次講到彭咸。離騷云：「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既莫足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九章之抽思云：「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思美人云：「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朱注云：「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死。」我怕他在楚國那時也有水神的資格。屈原之投汨羅，雖係受了彭咸的暗示，間接言之，還是受了南方民族河神祀典的暗示。

果然屈原死後，被楚人尊爲水神了。吳均續齊諧記：

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常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樹葉塞口，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日作糉，并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汨羅之遺風。

屈原之死是否於五月五日，近來頗有人考證。有人說吳均的話太荒唐。但陸侃如先生則說五月五日爲古代惡日，屈原或者故意揀選這惡日投水，亦未可知。我也說陸先生的話可以成立。數年前易白沙特於五月五日赴陳村蹈海死，明明受了屈原的暗示，屈原又受惡日的暗示，都是事實上可解的問題。但屈原死於何日，於我這篇文章是沒有關係的，我只要考究他死後楚人對他態度怎樣？現在有竹筒貯米投水以祭之事，則屈原在楚人心目中，定然也是一個水神。可惜他生的時代略晚，河神祭典，已經消歇，所以沒有人送夫人給他。

這一段話，讀者或不能滿意，我們再看王嘉拾遺記：

懷王好進姦雄，羣賢逃越。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柏實和桂膏，用養心神。後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河，精神時降湘浦，楚人爲之玄祠。

拾遺記這段前半寫屈原事迹與事實不大符合。但後半則頗堪注意。王嘉是晉

五代時人，比我們離開屈原的時代爲近，也許那時屈原尙爲水神，並有祠宇。——不過以後的屈原祠恐怕不是這種性質了。

一代大詞人屈原，他的作品與中國古代河神祀典有關係，他的死又與這項祀典有間接的關係，他後來還被人尊爲水神，他一生一世竟像不出河神祀典的範圍。豈非絕大的奇事？

(二) 高唐神女與洛神賦

楚人既有河神與山神以及其餘各神的祀典，每祀必用變形的人祭與神結婚，於是人神戀愛之說大盛。到後來不一定要以身祀神，也可以同神戀愛了。這是由宗教的祀典，進化而爲神話的文學了。屈原之賦離騷，已經利用這種神話，成爲震古鑠今的一篇大傑作。屈原以後的大詞人宋玉又利用這種神話作爲高唐神女兩賦。(近人謂高唐神女兩賦非宋玉作，這問題待考。)

高唐賦是說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有一種雲氣

頃刻之間變化百端。楚襄王問宋玉這是什麼氣？玉對爲朝雲，王又問何爲朝雲？宋玉遂同他說了一個先王（懷王）與巫山神女戀愛的故事。於是做了一篇高唐賦描寫高唐景物，非常詳細。

楚襄王使宋玉賦了高唐之後，襄王晚上便做了一個夢，夢見與神女相遇。醒來之後，同宋玉說起這事，教宋玉更做一篇神女賦。這賦形容神女之美，無微不至。可爲『女性美』最好的描寫。

宋玉這兩篇賦都寫山的女神，與山鬼同出一源。我們知道河神有男女之別，山神也有男女之別。觀應劭風俗通所紀及宋均禁巫者聘取男女奉事山神的一段紀事，便可以明白。

後曹子建又做了一篇洛神賦。洛神即宓妃，前已述過。曹子建這篇賦被後人附會了一個故事。以爲賦中所指洛神，乃指甄后。又有指爲託夫婦而言君臣者，我們固不信甄之說，但也不相信這篇賦有什麼寓意，我們只知黃河的祭典，不

限於黃河的本身，凡與牠有關係的川流，都蒙了牠的恩惠，即與黃河無干的揚子江也受同等待遇。洛水即洛河在河南東入黃河。她既與黃河有密切關係，則祭祀之盛自不必說。而宓妃遂成爲河神傳說的主幹。這項傳說在魏時還很發達，所以子建渡洛水時有所感觸做成這篇賦。如是而已。

對於河神的觀念，古人分爲三個時期：第一時期，不脫野蠻宗教觀念，神與人戀愛，是帶些甜蜜和慘酷性質的，是要取人的生命的。第二時期，神的性質漸漸溫柔了，美化了，常常遊戲人間和君王貴族來往，有時也竟墜情絕慾，講起冰雪之操來。宋玉高唐賦中的神女，曾同懷王戀愛，到了襄王時代竟「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了。在子建洛神賦也是「嗟佳人之信修兮，光習禮而明詩」雖與子建款接，終未及於亂的了。到了第三時期如天妃的祀典才莊嚴起來，不涉兒女之情了。

但中國文人對於山神和水神的態度，終不大莊重。李義山儼然取「聖女祠」

——山神之女性者——形容他和女道士的戀愛。（水經注：『武都秦岡山懸崖之側，刊壁之上，有神像狀婦人之容，其形上赤下白，世名之曰聖女神。』可見聖女是山神），至於什麼青谿小姑曲，聖郎曲無不說及男女愛情。我們初不解所謂，現在才知道與古代宗教祭典有關。

（三）湘妃怨與神絃曲

樂府詩集琴操有湘妃怨又有湘夫人曲，湘君及湘夫人的歌詠居然成了一種特別曲名了。此等歌曲後人擬作者甚多，如沈約，王僧孺，劉長卿，李賀，孟郊，陳羽，鮑溶等。

所值得討論的是秦博士雖謂湘君爲舜妃，六朝對於湘妃却大都不承認她們是舜的妻子，而以水神看待。梁沈約湘夫人云：

瀟湘風已息，沅澧復安流。揚蛾一含睇，嫵媚脩且好。捐玦置澧浦，解佩寄中流。

王僧孺云：

桂棟承薛帷，眇眇川之涓，白蘋徒可望，綠芷竟空滋。日暮思公子，銜意嘿無辭。

他們所用故實皆取之九歌和傳說水神的故事——解佩乃鄭交甫在漢水遇水神的故事——措詞都不莊重，在詩裏還可以看出人神戀愛的遺跡。至孟郊之「南巡竟不返，帝子怨逾積，萬里喪蛾眉，瀟湘水空碧，冥冥荒山下，古廟收貞魄……」才認秦博士之說，而這兩位風流蕩佚的水神，竟坐在古廟裏爲那位重腫的皇帝守貞起來了。

古代神絃曲富於言情份子，陸侃如先生已經說過，我們現在來引證幾首。古
今曲錄神絃歌十一曲，一曰宿阿，二曰道君，三曰聖郎，四曰嬌女，五曰白石
郎，六曰青溪小姑，七曰湖就姑，八曰姑恩，九曰採菱童，十曰明下童，十一曰
同生。

錄其數首以覘這些詩的內容。

白石郎，臨江居，前導江伯後從魚。

積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豔獨絕，世無其二。

右石郎曲共二曲。

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

右青溪小姑曲共一曲

赤山湖就頭，孟陽二三月，綠蔽賁荇藪。

湖就赤山磯，大姑大湖東，仲姑居湖西。

右湖就姑曲共二曲。

唐王維漁山神女歌是魏濟北從事弦起的故事。張茂先神女賦序，述征記，均有記載，見郭茂倩樂府詩集。但我以為漁山神女，當係水神，十道志云：『漁山一名吾山，漢武帝過漁山作瓠子歌云，「吾山平兮巨野溢」是也』王維歌云：

坎坎擊鼓，漁山之下，吹洞簫，望極浦，女巫進，紛屢舞。陳瑤席，湛清醑，風淒也，又夜雨，不知神之來兮不來，使我心兮苦復苦！（迎神）

紛進舞兮堂前，目眷眷兮瓊筵。來不言兮意不傳，作暮雨兮愁空山！悲急管兮思繁弦，神之駕兮儼欲旋。倏雲收兮雨歇，山青青兮水潺湲。（送神）

「不知神之來兮不來，使我心兮苦復苦！」與「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相類，「目眷眷兮瓊筵」與「忽獨與予兮目成」相類，「來不言兮意不傳」與「入不言兮出不辭，」相類，王維作此歌雖有心模擬九歌但唐時尚有河神祭祀是可以以此證明的，不過那將活鮮的人投到水裏去的慘劇，恐怕早已消滅了，這不過是人神愛的殘影罷了。

（四）小說中水神與人戀愛的故事

除了后羿與處妃戀愛，曹子建與處妃相遇的傳說之相像之外，人與水神發生

愛情關係的故事，當然不少。可惜古典湮沒者太多，這種材料難以蒐集而已。但我們若決心到故紙堆中去尋，還可以尋出一大批呢。

列仙傳（見太平廣記卷五十九）說鄭交甫常遊漢江見二女，皆麗服華裝。佩兩明珠，大如雞卵。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勸他不要去，交甫不聽，跑到二女之前，用了幾句很巧妙的言辭問她們要佩。二女果然手解其佩交給他。他回身走了十幾步，懷中才得來的佩，已空空如也，再一看那二女也不見了。曹子建洛神賦「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以及後人常用「漢皋解佩」之語，皆指此。雖然交甫和江妃並無戀愛的事實，但後人竟將他這個故事當作戀愛的古典用，或者是受水神祭典的影響太深之故吧（王嘉拾遺記玄天二女，是燕昭王時代的女仙或遊江漢或遊伊洛之濱，恐怕同交甫所遇二女相同。）

剛才抄了一個青谿小姑曲，不知這曲子還有一個美麗可愛的故事。

吳均續齊諧記道，宋元嘉中會稽趙文韶爲東扶侍，他的麻（辦公處）在青溪中橋；一天晚上，秋月澄鮮，雲淡風輕，文韶徘徊月下，不覺引起思家的感想，倚門唱烏飛曲。忽有青衣，年約十五六歲，走來對文韶說道：「我家小姐聽你的歌聲覺得很是可愛，所以教我問你一聲。」文韶道，「既然如此，便請你家小姐到我這裏玩玩何如？」那青衣便回去，過不了多時候，來了一位女郎，年紀約十八九，容貌美麗異常。對文韶說道：「聞說你善於唱歌，能爲我一曲否？」文韶卽爲她歌『草生盤石上』，聲調甚是清美。女郎顧青衣取笙篴鼓之，冷冷似楚曲，又命侍婢歌『繁霜』，自脫金簪扣篴篴和之。那婢女唱道：

——歌繁霜，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

那女郎和文韶流連宴寢，將旦別去，以金簪送給文韶，文韶也贈她銀盃，和瑤璃七。明日他發見那些送給女郎的紀念品都在青溪廟裏，才知道昨晚相逢的是青溪神女。

千寶搜神記說廣陵蔣子文嘗爲秣陵尉，因擊賊傷而死。吳孫權時封中都侯，立廟鍾山。異苑曰：『青溪小姑蔣侯第三妹也。』

墟城仙錄杜蘭香條（見太平廣記）有一個漁翁天天在湘江洞庭等處打魚。一天，在岸邊走過，忽然聽小兒啼聲，四顧無人，惟三歲女子在岸側。漁翁很可憐她，將她抱回養育，養到十餘歲出落得『天姿奇偉。靈顏姝瑩』好像天仙一般。忽有青童靈女，自空而下到漁翁家將她帶去，她臨上昇的時候，對她養父說道：『我仙女杜蘭香也。有過謫于人間，玄期有限，今去矣！』以後她還不忘老家，時常回來走走。

後來她於洞庭包山，降在張碩家裏，張碩也是修道的人，蘭香降在他家三年授以舉形飛化之道，初降的時留玉簡，玉唾盂，紅火浣布以爲登真之信，又一晚，命侍女寶黃麟羽帔，絳履，玄冠，鶴氅之服，丹玉佩，揮劍授給張碩道：『此上仙之所服，非洞天之所有也。』張碩於是也成了仙。李義山詩『綠萼華來

無定所，杜蘭香去未移時」即用此典。

史逸玄宗在東都晝寢於殿，夢見一女子，容色穠豔，梳交心髻，大帔廣裳，拜於牀下，自說是凌波池中的龍女，衛宮護駕，她也有功，因為知道皇帝洞曉音樂，想請他賜一曲，以光族類。帝於夢中爲鼓胡琴拾新舊之聲，爲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後將這個曲子翻入琵琶，宴從官於凌波宮，臨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復定。有神女出於波心，乃昨夜之女子也，良久方沒。遂遣置廟於池上，每歲祀之。

此外則博異志許漢陽遇着一班龍女，家中景物異常奇怪……：

青衣命漢陽入中門，見滿庭皆大池。池中菱荷芬芳，四岸斐如碧玉，作兩虹橋，以通南北。北有大閣，上階，見白金書曰「夜明宮」。四面奇異木，森聳連雲，……其中有奇樹，高數丈，枝幹如梧，葉似芭蕉，有紅花滿樹未吐……一女郎執酒，命一青衣捧一鳥如鸚鵡置飲前欄干上，叫一聲，而

樹上花一時盡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之姿，掣曳之服，各稱其質。諸樂絃管悉備，其人再拜，女郎舉酒，衆樂俱作，蕭蕭泠泠，審如神仙。

龍女還對許漢陽吟詩有「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之句，原來她們和「湘夫人」是有鄉誼的。

龍宮景物如此奇妙，龍女們也非常婉麗可愛。可惜漢陽同她們作別之後，聽見那晚水上溺死幾個人，一人復蘇，說龍女留客喝酒，拿他們去當酒掾，漢陽自覺腹中不安，吐出鮮血數升，才知道龍女們所飲之酒乃係人血。她們的戀愛於美妙風光中，蘊藏陰慘的影子，這又露出以人爲祭品的本色了。

此外續玄怪錄李靖曾代龍夫人行雨，劉貫詞曾替龍女送信，都沒有戀愛。戀愛的故事，要推李朝威異風集中那篇柳毅傳了。大概說唐儀鳳中儒生柳毅應舉下篇，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別。路上遇着一個牧羊婦人，極其

美貌，但像有什麼愁苦似的。柳毅同她談起來，才知道她是洞庭龍君之小女，父母將她配嫁涇川次子，舅姑和丈夫待他極壞？聽說柳毅要回湘便請他帶一封信給父母。柳毅到家鄉後，依着龍女教他下水的法子，果然到了洞庭湖下的靈虛殿。只見『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精；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見了洞庭君之後，呈上書信。洞庭君讀了，非常悲傷。這事又爲洞庭之弟錢塘君所聞，大爲震怒，忽然現出原形，破空飛去。沒有多時便將龍女救回來了。以後柳毅和龍女結了婚，成了神仙。

這類故事其多無比，簡直是鈔不勝鈔，我想舉了這幾個例也夠了。我們所要注意的。有以下幾款：

(一)所舉水神龍女之例，十九與湘，洛，洞庭，漢水有關。好像這幾條水是水神的特產區域。

(二)唐以後水神半爲龍女，這是受了印度文化的影響。但唐以前的水神還不脫湘夫人河伯的模型。

(三)模寫人神戀愛和水晶宮的景物，雖與九歌有簡單詳細之不同，顯然是受了九歌的暗示。

除了人與神戀愛之外，還有一種『感孕說』。本來履大人跡，吞朱實的傳說原很多，其中感河水而受孕則不能說與河神祀典無關了。而且又大都與湘漢各水有關，那更奇了。如集仙錄的褒女浣紗於澗水上，雨雲晦冥，若有所感而孕，她是漢沔二水之間的住民。道家雜記的張魯女浣衣山下，有白霧濛身，因而有孕，恥之，自裁將死，謂其婢曰：『我死後可剖腹視之。』婢如其言，得龍子一雙，遂送於漢水。既而女殯於山後，數有龍至，其墓前成蹊。雖這種神話，都極荒唐可笑，但以河神祭典而論，又未嘗沒有研究的價值。

信筆寫來，不覺寫了三萬餘字，已經寫也得我頭也昏了，腕也酸了，就此收

住吧。不過臨末我還要說一句；因為我的參考書太少，而且時間又有限，這篇文字中所有引證的材料也有許多舛誤遺漏之處，只有候將來校正了。再者中國古代的宗教不但與文學大有關係，還有別的方面，我希望有江紹原先生其人者，抱着「鬚髮爪」的態度，將傳說的山精水怪，木魅花妖，用系統的方法，收羅為一部書，看看牠們對於我們中國的文化，風俗，民族性，……究竟有什麼影響？這就是我著這篇文字的希望之所在了。

再者，這篇文字參考材料之未註有書名者，及關於「人祭」部份者，大半出於傑姆士·漢士丁 (James Hastings) 所編輯的倫理宗教百科全書 (Encyclopa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頁數不及註出，請讀者自己一為探討可也，

原人的坟墓與巨人

上古時代處置死人的方法，大約都像孟子所說「舉而委之壑」，讓「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及「衣之以薪，葬之原野」，以至爲棺爲槨，爲墳爲墓，那是後來的事了。不過據考古家所說，石器時代部落的會長死後却可享受坟墓的權利。這種坟墓的建築法：是以大石三四根豎立地面，其上再橫架大石一塊，形狀好像一座石屋，名叫 Dolmen 法國 S. Reinach 著美術史阿坡羅 (Apollo) 說今日 Bretagne, Cevennes, Angletierre, Danemark 各地，還可以尋出這類原人坟墓的遺跡。

漢書「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臣瓚曰「冠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爲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也。」我想這恐怕和 Dolmen 是一類東西。漢人在泰山發現這

石，不解何以致此，相傳以爲怪，加以『自立』的推測，史家又不問所以，從而記之；所以明明是上古時代人工的建築，倒變了孝昭時代自己生成，明明是一件考古學寶貴材料，倒變成一則妖異紀事了。

聽說四川有個什麼『織女支機石』，也是這樣支架着的。黃炎培在朝鮮某處發現一個形狀相類之石，就名之爲『支石』，如其他記得漢書那句話，也許要名它以見於史傳較早的『冠石』吧？

家六叔繼卿先生好研究史前文化，遊青陽九華山，看見一石，很怪。四根石柱整整齊齊地支住一塊大石，下面可以隱藏十八九人。土人叫它做『石屋』，說是天生成的。繼卿叔疑它就是 Dolmen，但見太大，怕人力造不起來，所以不取立即斷定。

我說上古時代石頭工程都很偉大。建築之者也非尋常之人。阿坡羅美術史所攝 Dolmen 之影即與坐在它頂上的人，作二十分之一的比例。近代發現『愛

琴文化』，有所謂米森尼 (Mycenae) 城者，城垣今尙殘留。都以極大的石塊堆壘而成，每石長九米突，(合華尺二丈二尺五寸) 厚六米突，(合華尺一丈五尺) 重約一二〇〇〇基羅格蘭姆，等於一部蒸汽汽車頭的重量。像這樣笨重的東西在機械不發達的古代何以能搬運了來？又能積疊上去？都屬疑問。所以西洋史家猜測上古希臘半島有一種族，身材氣力，都比普通人類爲大，名曰「巨人」(Cyclope)，米森尼城恐怕就是傭僱這類巨人建築的。

中國古書上關於巨人的故事也不少。國語「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春秋時有長狄兄弟三人，一曰僑如，一曰榮如，一曰於如。春秋穀梁傳紀魯叔孫得臣殺僑如云「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左傳又載富文終甥與長狄戰「椿其喉以戈」才將他殺却。注謂以戈仰擊

始及其喉，其身長可想。長狄是北狄之族，因族人多長大，故謂之長狄。漢書五行志載大人出現事，連及左傳長狄。顏師古注謂爲防風之後，漆姓。國號鄆。漢書五行志又說『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天戒若曰「勿大爲夷狄之行，行將受其禍」。是歲始皇初併六國，反喜以爲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古代以銅爲兵器，金人卽銅人。後世謂銅人爲『銅狄』當本於此。按五行志『五丈』云云或失之誇張，但始皇鑄銅人必夷狄服，則春秋時長狄之說可以得一有力證據。

漢書光武本紀記王莽時以長人巨無霸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戰陣威武。顏師古注謂『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輜車不能載，二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鐵箸食。這類巨人雖比不上防風氏和長狄種族，也算是不可多得的。』袁世凱執政時，曾羅致長人二，以爲衛士，出門使隨左右。其一長八尺餘，民國八年作者在北京，尙在中央公園門口，見過一次。

史稱姜嫄履巨人跡而生后稷。又宋玉大言賦所言大人，古書所記『龍伯大人』和佛經北越檀鬱國以及古佛時代的人類，那當然都屬想像之談，不必加以討論。

臨了，我又想起杜甫紀成都石笋的石笋行。杜田曰『石笋在成都西門外，二株雙蹲，一南一北。北笋長一丈六尺，圍九尺五寸，南笋長一丈三尺，圍一丈二尺。』華陽國志則謂『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每一王死，輒爲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爲墓表，今石笋是也。』其所紀石笋尺寸，與杜田不甚相符，然石笋必記之五丁力士所立，則其形跡之不類天然物可知。我以爲這類石笋說是國王墓表固可，說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符號也無不可。不過數丈長的石笋，若非具有巨人般氣力何能樹立？則所謂五丁力士者，殆卽古代長狄之流亞歟？

子虛賦裏的獵馬

現在中國中部人的打獵，獵獲物以兔、雉、麇、鹿爲主、偶爾也有虎豹之類，但究竟不多。至於獵到馬的，簡直是沒聽見說起。然而司馬相如的子虛賦敘述楚王在雲夢打獵一段，所獲幾乎盡屬馬類，那就不能不使人詫異了。原文云：

楚王乃駕馴駿之駟，乘彫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織阿爲御，案節未舒，卽陵狡獸：蹴蛩蛩，犇距虛，軼野馬，轉駒駘，乘遺風，射游騏。倏眸情洌，雷動彘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眦。洞胸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

張揖說「蛩蛩青獸狀如馬。距虛似羸而小。」李善說「說苑孔子曰蛩蛩距虛，

見人將來，必負豎以走』。『野馬』張揖說似馬而小。『駒駘』海外經說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駒駘。『遺風』張揖說是千里馬，呂氏春秋有『遺風之乘』即指此。至於『游騏』之爲馬則更明瞭。

數年前我讀 Albert Malet 所著東方古代史，見有獵野驢石刻的拓片 (Chasse a l'onagre ou âne sauvage) 說是薩恭王 (Sargon) 宮殿上面的遺物。那石刻上面一共有四匹野驢，三條獵狗。一驢在前拚命奔竄，一驢翻倒地上，身貫數矢，一驢右脊著一矢，兩條猙獰勇猛的獵狗咬着牠的腿，跟着牠跑。一狗則且奔且吠，追逐其前之一小驢。獵狗爭逐的激烈，和野驢逃命的驚慌，都在那突兀的筋肉，和活潑的姿態裏，充分表現出來。亞述雕刻雖不如希臘之精，也可謂爲難得的了。近來我又在鄭振鐸氏所編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看見拓片二張，是亞息本尾巴王獵驢的浮雕。上面也刻的許多野驢獵狗和持弓箭著甲冑的戰士。

薩恭是紀元前七百年亞述有名的君主。他卽位於前七二二，當我國魯隱公元

年（春秋編年自此始）亞息本尼巴（Ashun-Bani-Bol）即位於前八八五，與薩恭王的時代相去不遠。假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楚王獵雲夢時代真在戰國，（賦的事實是假的，但獵馬必有所本，不然虎豹犀象無不可獵，何必偏寫這許多馬？）那麼前後數百年之間，東方地球上必有一個偉大的獵馬時代了。至於馬和驢，原出一家，古人也未必分別得怎樣清楚。何況子虛賦注明所獵是「似羸」「似馬的」東西呢。

馬在中國古代是同牛一般供食用的，有野生，有家畜。般虛卜辭獵馬之事共六次，共得六馬。又有以馬爲犧牲之痕迹。曰「用駢」曰「羊用」曰「癸巳卜貞祭甲丁其牢茲用」其下駢畫十馬，上下各五。左傳「襄九年春宋災……祝宗用馬於四墉，祀般庚於西門之外。」後代有什麼祝告天地的大事時，殺牛也必同時宰馬。管子，「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古人食狗，故有狗屠，今與馬連用，可見馬亦供食。可惜我們尙未在古書裏尋出「馬屠」罷了。

易擊辭乾坤震巽八字代表事物不少，然以馬爲獨多。乾爲馬，而又別爲良、

老瘠、駁四種。震爲龍（說文馬八尺爲龍）又代表善鳴，躡足（說文馬後左足白者）作足，的類各馬。坎代表亟下，下首，美脊，薄蹄各馬。其所謂牛者不過坤所代表子母牛而已，同馬是十一之比。若非馬在當時繁殖甚多，不至於此。馬之所以繁殖如此之多，想必是爲她供食用的緣故吧。

聽說石器時代的人是喫馴鹿爲生活的。到了新石器時代，馴鹿漸漸完了，天生一種小馬供人食用。我們現在發見新石器人在石頭或骨頭上的雕刻，牛鹿之外便是馬。馬形都很小。考古家 Dordagne 發現的曼意來洞穴（Caverne de la madelee）的直箭骨，上刻成串的小馬。這同樣的圖案又表現別的器物，不下十餘種之多。

子虛賦的似羸而小的距虛，似馬而小的野馬，與和薩恭石刻的野驢，都是新石器時代的遺種嗎？中國古書裏想必還有旁的證據，這在於我們留心去查考罷了。

鳥的崇拜

普通習慣以烏鴉爲不祥之鳥，聽見它的鳴聲必有災禍，故必睡地而被之，或加之以種種咀咒。不過這事在古代恰得其反，不但以烏爲不祥，且以它爲嘉瑞，甚且以爲神而崇拜之呢。讀漢樂府烏生八九子：

喈我！一丸卽發中烏身，烏死魂魄飛揚上天！阿母生烏子時，乃在南山巖石間，喈我！人民安知烏子處，蹊徑窈窕安從通？……喈我！人民各有各壽命，生死何復有前後！

烏居然有魂魄，死後魂魄且能上天，又以人的壽命相比，更以「喈我！」之痛惜嗟嘆之聲測之，可以斷定這是一首「悼鳥歌」。

漢志王莽改「烏傷縣」爲「孝烏縣」烏傷是何大事而居然爲縣名，則烏生詩

人，見秦氏樹間之烏爲彈丸所殺，宜其要作歌以悼了。

閱漢代緯書，以烏爲祥瑞之例甚多：

尚書緯『火者陽也，烏有孝名，武王卒大業，故烏瑞臻。』

春秋元命苞『火流爲烏，烏孝烏，陽精，天之意。烏在日中，從天以昭孝也』。

春秋運斗樞『飛翔羽翮爲陽，陽仁，故烏反哺』。

瑞應圖『烏太陽之精也，亦至孝之應』。

晉葛洪抱朴子『日中三足烏，陽之精。三足烏何？三足陽奇數也。以是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參鋤瓜，三足萃其冠。蕭傲居喪，廬前有二慈烏各集一樹爲巢，日午以前，馴庭飲啄，自午以後不下樹，每到臨時舒翼悲鳴，有似助哀者，家人以爲孝感也』。

本來月中的『三足蟾』，日中的『三足烏』都是漢代緯書造出來的，而其成

爲祥瑞則因爲它是「孝」的象徵。

唐書樂志「烏夜啼者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義慶時爲江州刺史，至鎮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徵還。義慶大懼，使妾夜聞烏聲，扣齋閣云「明日應有赦」其年更爲南兗州刺史，因作此歌」其後簡文帝，庾信，李白等均有烏夜啼曲，大都以烏啼爲有罪得赦的預兆。但在現代，則這個使命應使喜鵲來負，若是烏鴉，恐怕更要使人添一層憂懼了。

鳥的崇拜自漢至唐尙未消滅。白居易元稹的新樂府均有「大嘴鳥」一題。白詩云：

鳥者種有二，名同性不同，嘴小者慈孝，嘴大者貪庸。嘴大命又長，生來十餘冬，物老顏色變，頭毛白茸茸，飛來庭樹上，初但驚兒童。老巫生奸計，與鳥意潛通，云是非凡鳥，遙見起敬恭，千歲乃一出，喜賀主人翁，祥瑞來白日，神靈占知風，陰作北斗使，能爲人吉凶。此鳥所止家，家產日夜豐，

上可致壽考，下可宜田農。主人富家子，身老心童蒙，隨巫拜復祝，婦姑亦相從。殺鷄薦其肉，敬若溼六宗。

.....

元稹所作也大概如此，不具引。按小爾雅「純黑反哺者謂之慈鳥；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鳥；白脰而羣飛者謂之燕鳥；大而白脰者謂之蒼鳥」。今日常見之烏鴉有純黑的和白脰的兩種，形體大小略約相等，嘴均甚巨，白氏所云白頭烏，不知其屬於何種。它雖然不是漢以來所崇拜的慈鳥，但因其罕見，巫遂以崇拜慈鳥之習慣而崇拜之，所謂「北斗使」及來集之後的種種好處，烏在當時人心目中的威權可以想見。

唐人崇拜烏鴉尚有許多儀節。元稹嘗以言事得罪，其妻夜爲拜鴉禳解，出獄後乃大祭烏以爲酬謝。稹之聽庾及之彈烏夜啼引詩云：

「……四五年前作拾遺，諫書不密丞相知。謫官詔下吏驅遣，身作拘囚妻在

遠。歸來相見淚如珠，惟說閑宵長拜鳥，君來到舍是烏力，粧點烏盤邀女巫
……感君此曲有深意，昨日烏啼桐葉墜，當時爲我賽烏人，死葬咸陽原上
地。」

「鴉盤」想是薦肉於烏之盤，「賽烏」卽祭烏，均屬特別名詞，可見當時烏
祭之盛。又以賽烏爲專門職業之女巫稱爲「鴉娘」溫庭筠燒歌（燒田也）『仰面
呻復嚏，鴉娘咒豐歲，誰知蒼翠容，盡作官家稅』。

烏自漢唐而來被人如此歡迎，後來竟一變而爲深惡痛絕，實不可解。若有人
肯下一番研究工夫，我想一定可以得到許多有趣味的發見。

清代男女兩大詞人戀史的研究

引言

清代是文藝學術最爲昌明的時代，別的不提，單以詞而論，詞人之多，詞集之富，比之黃金時代的兩宋，也算洋洋大觀。但最著名的詞人雖有朱彝尊，陳其年，厲鶚，郭麐，而都不及納蘭容若。清代女作家也彬彬輩出，而成功最大者則推太清春。王鵬運先生常謂『滿洲人，男中有成容若，女中有太清春。』其實以作品價值而論，他們兩個不但在滿洲男女詞人中第一，便在有清一代男女詞人中也算得第一呢。不過說也奇怪，這兩位榮膺桂冠的清代詞人，均有一段戀愛的故事，流傳人口；於納蘭容若則傳其爲紅樓夢中的主人公賈寶玉，於太清春則傳其曾與嘉道間文豪龔自珍有秘密關係，這也真可謂無獨有偶，奇巧不過的事了。

我個人因為讀過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深信賈寶玉就是曹雪芹的自傳，所以對前說極力反對；對於後說則以盲從流俗之故，又信以為真。其實我於容若飲水詞及龔自珍的無著詞太清春的東海漁歌均沒有讀過。

今年春天在蘇州東吳大學講清代詞選，才將這三位作家作品，全部瀏覽一過。讀後恍然若有所得，對於以前傳說，向之以為非者今以為是；而向之以為是者，今以為非。結果便寫成這篇文章。但以參考材料過於缺乏，所有引證，均極貧弱，而且這兩個問題，經中國學者長期聚訟，久成陳腐，我拾起人家唾棄的甘蔗渣兒，細細咀嚼，似乎無味。然而我之決心要寫此文者以有二層意見：第一，我以為考證這門學問，「自證」「旁證」均須注重，而「自證」比「旁證」實更為重要。現在飲水詞既有許多「自證」證明納蘭容若有一段戀愛悲劇與紅樓夢賈寶玉類似，雖欲否認而不可得，又何妨為之一敘。再我讀孟心史丁香花及太清作品，固然反對太清與龔自珍有戀愛的關係，但無著詞中許多豔詞，不容

抹煞，詞中戀愛的對象，是一個貴族婦女，又不容抹煞，這很可證當時蜚語不爲無因，也不能竟置之不論。第二，我最佩服胡適之先生研究學問的態度，他的紅樓夢考證做了三四次，發見了新證，立刻拋棄舊的或改正牠。這種虛心和勇改的態度，使他的考證方法愈趨於精密，理論愈趨於堅固，確值得我們後進取法的。我是一個獨學無友的人，切磋討論既無其人，搜羅參考材料又以環境關係很感困難，所以我的做學問不容易有進步。現在我願意讀者做我的朋友，發見我錯誤時請切實批評指教，有新材料時，請採集寄給我，或引導我去尋覓，我決不憚多次修改，使這篇文章成爲比較有價值的東西。

現在讓我將所要討論的問題分爲以下兩部分：

上篇

飲水詞與紅樓夢

紅樓夢雖然是一部言情小說，而其魔力非常之大。中國人素來說小說不入

九流，又說這類書不過是茶餘飯後消遣的東西，談不上文學價值，所以有出息的讀書人以看小說爲大戒。但對於紅樓夢，他們竟另外以一種眼光相待，居然當作一部正經書研究起來。百餘年來已有所謂「紅學」者，惟僅僅是些片斷的理論和批評，現在材料愈搜愈多，方法愈求愈密，於是居然有了許多成了系統的著作了。如王夢阮，沈瓶庵合著的紅樓夢索隱，蔡子民石頭記索隱，胡適之紅樓夢考證都是洋洋數萬言的長篇，其研究態度之嚴肅，雖漢儒之注五經，宋人之談性理，也不過如此。這都無非爲了這部書，其內容之複雜，結構之奇特，文字之優美，實有引人注意處的緣故。

紅樓夢的內容，被人瞎猜盲揣也有一百餘年，近代王夢阮指爲影射清世祖與董小宛故事，已被孟森痛駁，蔡子民所指的清代政治狀況，也被胡適之先生用科學的方法打倒了。此外則有謂紀明珠家事的，始於陳康祺燕下鄉脞錄，俞樾小浮梅閒話繼之，錢靜方作紅樓夢考更力主其說，但這些話也被胡適之先生駁過。現

在我提出這個題目並不想附和俞樾等主張，不過我讀飲水詞，覺得其中有許多地方可與紅樓夢相通，因此想略翻陳案。

徐柳泉是道光時人，紅樓夢則於乾隆甲戌（一七五四）前已有一部分成書，而且有人抄閱重評。乾隆五十七年後程小泉爲之排印，更盛傳一時。跟着『紅學』也隨之發生起來。道光時，『紅學』正在發達，徐柳泉也許是『紅學』中一員健將。他說妙玉指姜西溟，薛寶釵指高江村，都是他自己臆度之詞，無甚根據；而且化男爲女，從前小說中無此寫法，以無關係之人強使之發生關係（如高江村爲納蘭容若之配偶，）更與情理不合。但他說寶釵玉卽影射納蘭容若，這話倒不是由他首創，他以蕭便有了。近人壽鵬飛著紅樓夢本事辨證，引海昌黍谷居士周春松蘿甫紅樓夢隨筆。有『相傳此書爲納蘭太傅而作』之語。周氏此書尙未出版，原寫本現藏吳迂氏家。但周春是乾隆時人，其隨筆中所記『乾隆庚戌（乾隆五十五年在程高雨氏序印紅樓夢之前一年）秋，楊畹耕語余雁隅以重價購抄本兩

部，一爲石頭記八十回，一爲紅樓夢一百二十回。微有異同，愛不忍釋手。……壬子冬（乾隆五十七年）知吳中坊間已開雕矣』等語可證。此書在乾隆時已傳爲納蘭容若作，可見徐柳泉也不過摭拾前人之說，又把書中十二釵以自己意見的擴充而已。

賈寶玉卽指納蘭容若之說其由來既如此之遠，不能說毫無原因。無名氏質廉筆記有一條更足證實這話。此條也爲紅樓夢而作，原文云：

『納蘭容若眷一女絕色也，有婚姻之約，旋此女入宮，頓成陌路。容若愁思鬱結，誓必一見，了此夙因。會遭國喪，喇嘛每日應入宮唸經，容若賄通喇嘛，披袈裟，居然入宮，果得彼姝一見。而宮禁森嚴，竟不能通一語，悵然而出。

故書中林黛玉之稱瀟湘妃子，乃係事實，否則黛玉未嫁，而詩社遽以妃子題名，以作者心思之周密，不應疏忽乃爾。其第一百十六回寶玉重遊幻境，

即指披袈裟冒充喇嘛事。又容若側帽詞減蘭六闕，與此一一吻合，第三闕即指入宮事詞云：「相逢不語，一朵芙蓉著秋雨，可暈紅潮，斜溜環心雙翠翹。待將低喚，直爲癡情恐人見，欲訴幽懷，轉過回闌叩玉釵。」以此引證，妃子之說，尤爲有力。」

質廉筆記向來無人重視。但他所稱引之各節，頗有研究的價值。我從前也以筆記所說爲然，讀了納蘭容若的飲水詞，才相信牠有些道理。我們可以將飲水詞中的戀愛事跡，概括如下：

納蘭容若少時有一謝姓中表，或姨姊妹關係的戀人，性情相合，且密有婚姻之約。後來此女被選入宮，容若別婚盧氏，感念前情，不能自釋。常與她秘密通信，並互相餽贈食物，此女在宮，不久鬱鬱而死，容若悲悼終身，飲水詞中所有悽惋哀感之詞均爲彼姝而作。

再將此條加以分析的研究：

(一) 戀人姓謝的證據

飲水詞提及戀人屢有「謝娘」「道韞」「柳絮」「林下風」等語。世說新語稱「謝道韞有林下風」又道韞與父兄咏雪有「未若柳絮因風起」之句，故「柳絮」「林下風」均爲謝姓女子的代名詞。紅樓夢林黛玉姓林這「林」字是由「林下風」轉變來的。曹雪芹用此，明明暗指黛玉姓謝。

謝家庭院殘更立，燕宿雕樑，月度銀牆，不辨花叢那辨香？此情已自成追憶，零落鴛鴦，雨歇微涼，十一年前夢一場！（飲水詞采桑子）

這首詞追憶少時與戀人共立庭院中，夜深了，燕兒宿在樑上，月兒照在牆上，夜氣微茫之中，聞得一陣陣花香，却又辨不清是那一叢花兒送來的。這種情景，何等可愛。但人事變遷，光陰荏苒，兩人後來竟沒有結合，且已忽忽地過了十一年，回首前塵，恍如一夢，其淒涼又如何！

林下閨房世罕儔，偕隱足風流。今來忍見，鶴孤華表，人遠羅浮。中年

定不禁哀樂，其奈憶曾遊，浣花微雨，採菱斜日，欲去還留。（眼兒嬌）

林下苔荒道韞家，生憐玉骨委塵沙。愁向風前無處說，數歸鴉。半世浮萍隨逝水，一宵冷雨葬名花。魂似柳棉吹欲碎，繞天涯。（山花子）

此二首是戀人死後追悼而作，故有『鶴孤華表』『生憐玉骨委塵沙』『一宵冷雨葬名花』等語。

（二）親串的關係

照飲水詞看來，容若和他的戀人，似是自幼在一處長大；即不然，也時常在一處，耳鬢廝磨，形影不離，蘭窗膩事，不一而足。中國男女之別甚嚴，滿洲貴族家庭，也傳染這種禮教風氣，甚至比漢族還要變本加厲，若不是中表姊妹，或其他至親，決不能如此。

旋拂輕容寫洛神，須知淺笑是深顰，十分天與可憐春。掩抑薄寒施軟障，抱持纖影藉芳茵，未能無意下香塵。（浣紗溪）

十八年來墮世間，吹花嚼蕊弄冰絃，多情情寄阿誰邊。紫玉釵斜燈背影，紅綿粉冷枕函偏，相看好處却無言。（同）

像這類豔詞，飲水詞中極多，簡直舉不勝舉。『紅綿粉冷枕函偏』令人聯想到紅樓夢『意綿綿靜日玉生香』那一回，寶玉和黛玉同歪在枕頭上講閒話。黛玉要睡覺，寶玉怕她停了食，編出一大篇老鼠變香芋的故事。那段文字寫得非常溫柔非常有趣，而兩小無猜，天真爛漫的兒童愛情，也發揮得淋漓盡致。

飲水詞納蘭容若記與他戀人相聚一處的情景，每多『黃昏』『燈影』『深夜』等語。好像只有晚間才能與戀人相見，只有晚間印象在他記憶裏最爲鮮明深刻。這大約富貴人家本有遲眠晏起，俾晝作夜的惡習，況且容若是個公子，日間要在書房讀書，要學習騎射，放學歸內時，往往天色已晚，所以所記情景以『夜景』爲多。卽如所引之『謝家庭院殘更立』如夢令之『纖月黃昏庭院，語密翻教醉淺，知否那人心，舊恨新歡相半……』酒泉子之『嫩寒無賴羅衣薄，休傍闌干角，最

愁人，鏡欲落，雁還飛。『生查子之』獨夜背紗籠，影着纖腰畫。……燕盡水沈煙，露滴鴛鴦瓦。花骨冷宜香，小立櫻桃下。『虞美人之』回廊一寸相思地，落月成孤倚，背燈和月就花陰，已是十年踪跡十年心。『沁園春之』最憶相看，嬌訛道字，手剪銀鐙自潑茶。』

又他們私訂的婚約，也訂於夜深時。紅窗月（按詞律作紅窗影，一作紅窗迴）。

夢闌酒醒，早因循過了清明。是一般心事，兩樣愁心，猶記回廊影裏誓三生。金釵鈿盒當時贈，歷歷春星。道休孤密約，鑒取深盟，語罷一絲清露溼銀屏。

又爲友人賦六首似皆爲其戀人而作，因爲所說的是他的祕密愛情，不敢明指自己，只好託之友人。第二首第一句爲『往事驚心玉鏡台』玉鏡台代表婚姻之約，這是誰也知道的。容若與戀人雖未經父母主盟，他倆私下裏却早訂有婚約了。

又「玉鏡台」也可以指明他和戀人有親串的關係。世說新語「溫嶠姑有女，托嶠覓婿。嶠曰：「佳婿難得，但如嶠如何？」」姑曰：「何敢望汝」。少日報云已覓得婚處，因下玉鏡台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所以我疑心納蘭容若與他戀人的關係，不像寶玉與黛玉之爲姑姊妹，則必像寶玉與寶釵之爲姨姊妹。

(三) 戀人之入宮

無名氏質廡筆記說容若戀人入宮後，容若冒充喇嘛入宮，引側帽詞減蘭六闕爲據。其實這詞止有五闕，有一闕味新月的，雖同排一處，同指戀人之事，却是另一時期所作。胡子晉刊的飲水詞（廣東萬松山房叢書）止有四闕，其詞如下：

燭花搖影，冷透疏衾剛欲醒，待不思量，不許孤眠不斷腸。茫茫碧落，天上人間情一諾。銀漢難通，穩耐風波願始從。

相逢不語，一朵芙蓉著秋雨。小暈紅潮，斜溜鬢心雙鳳翹。待將低喚，

直爲凝情恐人見。欲訴幽懷，轉過回闌叩玉釵。

從教鐵石，每見花開成惜惜。淚點難消，滴損蒼煙玉一條。憐伊太冷，添個紙窗疏竹影，記取相思，環佩歸來月下時。

斷魂無據，萬水千山何處去。沒箇音書，盡日東風上綠除。故園春好，

寄語落花須自掃。莫更傷春，同是慳慳多病人。

這幾首詞爲戀人入宮而作，質廡筆記是對的。「碧落」是「天」的代名詞，

白居易長恨歌「上窮碧落下黃泉。」隱語則指宮禁或帝王所居，李義山詩用得最多。此外如「天上」如「銀漢」均同。「人間」則指民間。有人以爲「碧落」及「天上人間」可作幽明永隔解，但下文有「穩耐風波願始從」可見戀人被選入宮後容若尙抱有將來被放出來，更相團圓的希望，決不是指死別。前引減蘭下半闕「莫教星替，守取團圓終必遂，此夜紅夢，天上人間一樣愁。」可以互注。至采桑子「祇應碧落重相見」那才是戀人死後之作。言今生相見無望，只有死後在

陰世或天上再聚首吧。

所謂『風波』，詞中亦屢見不鮮。浣溪沙云：『容易濃香近畫屏，繁枝影著半窗橫，風波狹路倍憐卿。』沁園春代悼亡云：『……但無端摧折，惡經風浪，不如零落，判委塵沙』。秋水（此疑係自度曲因詞律不載此調）聽雨云：『想幾年蹤跡，過頭風浪，只消受一段橫波花底。』臨江仙云：『原是瞿唐風間阻，錯教人恨無情。』又題文姬圖一長詞也疑爲戀人而作：

須知名士傾城，一般易到傷心處。柯亭響絕，四絃才斷，惡風吹去。萬里他鄉，非生非死，此身良苦。對黃沙白草，嗚嗚卷葉，平生恨，從頭譜。

應是瑤臺伴侶，只多了氈裘夫婦，嚴寒罽策，幾行鄉淚，應聲如雨。尺幅重披，玉顏千載，依然無主。怪人間厚福，天公儘付癡兒駭女。

所謂惡風吹去，與『風波』『風浪』可以互通，總之是指一種突然發作，夢想不到的變故。我想容若與他戀人雖情投意合，且密有婚姻之約，而他的父母也

許不贊成。他們戀愛形跡落在他們眼裏，引起他們的嫉忌，遂硬將他戀人報名入宮以絕其望，也未可知，所以容若疊用『風波』等字。容若蝶戀花『惆悵玉顏成間阻！何事東風，不作繁華主？』頗有怨他父母不肯主婚之意。又畫堂春一詞極爲沈痛：

一生一代一雙人，爭教兩處銷魂？相思相望不相親，天爲誰春！
漿向藍橋易乞，藥成碧海難奔，若容相訪飲牛津，相對忘貧。

『漿向藍橋』是用裴航的典故，似說戀人未入宮前結爲夫婦是很容易的。『藥成碧海』則用李義山『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似說戀人入宮，等於嫦娥之入月殿，以後便難下到人世間來了。『飲牛津』用博物志的典故，按博物志『天河與海通，有人居海上，年年八月，見浮槎去來不失期。多齋糧乘槎而往。十餘日至一處，遙見宮中多織婦，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其人還至蜀問嚴君平，曰：『某年某日有客星犯牽牛渚，計年月正此人到天河時也』李義山身

入離宮與宮嬪戀愛，有海客一絕云：『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罷織一相聞，只應不憚牽牛妒，聊用支機石贈君。』納蘭容若以入宮與戀人相會也用此典，居然與義山暗合。

容若乃貴公子，本不貧，現在用『相對忘貧』之語者，無非說如果我同她相見，一個像牛郎，一個像織女，便也可以相對忘言了。再者中國詩詞用典時本來可以利用暗示的力量，容若由『飲牛津』聯想到『牛衣對泣』有若能結合，便是做牛衣中貧賤夫婦我們也滿足之意。

• 他戀人進宮之後，他們互相通信亦可以詞爲證：

彤霞久絕飛瓊字，人在誰邊？人在誰邊？今夜玉清眠不眠？
香消被冷燈殘滅，靜數秋天，靜數秋天，又誤心期到下絃。
（采桑子）

誰翻樂府淒涼曲，風也蕭蕭，雨也蕭蕭，瘦盡燈花又一宵。
不知何事惹懷抱，醒也無聊，醉也無聊，夢也何曾到謝橋。
（同）

自從戀人入宮之後，便成了宮女，既以「天上」「碧落」「銀漢」「玉清」等字代替宮禁，則宮人也應以女仙比擬，所以戀人成了許飛瓊了。「彤霞久絕飛瓊字」與「沒個音書，盡日東風上綠除，」「沒個音書，除是和愁等」相通。這是指戀人那方面來的信。「謝橋」見晏幾道詞，「夢魂慣得無拘束，又踏楊花過謝橋」此處無非指戀人所在處。戀人姓謝，於此益可見。與前所引「分付秋潮，莫誤雙魚到謝橋」相同。這是指容若這方面的去信。

不但通信，還饋贈食物。想兩人既屬中表，此事宮庭亦不禁止。謝餉櫻桃云：

綠葉成陰春盡也，守宮偏護星星。留將顏色慰多情。分明千點淚，貯作玉壺冰。獨臥文園方病渴，強拈紅豆酬卿，感卿珍重報流鶯：「惜花須自愛，休只爲花疼！」

戀人贈容若以內府櫻桃，在容若看來那顆顆紅櫻，不啻是她紅淚。「惜花」

兩句是容若慰囑她的話，容若常以花自比，而將戀人比爲惜花的人，故有「休說生花生裏住，惜花人去花無主」之語，這想是兩人愛情間的隱語。

這詞中用「守宮」的典故，戀人之入宮爲宮女，更萬無疑義了。博物志「蜥蜴以器養之食以硃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搗以萬杵，以點女人支體，終身不滅。偶則落，故曰守宮。」唐人宮怨詩有「自研丹砂養守宮」之句。這典故只有宮女可用，平常女子用之便不通。

戀人之爲宮女尙有其他憑證：爲友人賦六首有「百花深護桃源犬，不許人歌赤鳳來」之語。赤鳳見飛燕外傳，李義山詩「梁王宅裏秦宮入，趙后樓中赤鳳來」也只有宮女才能用的故事。桃源只可入一次，第二次便不能入。以喻入宮只有一回，以後便無如此的好機會。海棠春；「不教重覓桃源路，香徑晚風寒，月在花飛處，」香徑即采香徑也是宮中路徑才能用。但容若與戀人相會並非一次。眼兒媚云：「重見星娥碧海槎，忍笑却盤鴉。尋常多少月明風細，今夜偏佳。休籠

彩筆閒書字，街鼓已三搗。煙絲欲裊，露光微泫，春在桃花。」又虞美人「曲欄深處重相見，勻淚假人顫……」均可爲證。我不信質廡筆記冒充喇叭入宮之說。但其說亦非全無根據，容若有浣紗溪一闕題目爲大覺寺三字，詞云：「燕壘空梁畫壁寒，諸天花雨散幽關，篆香清梵有無間。蚊虻乍從簾影度，櫻桃半是鳥銜殘，此時相對一忘言！」據此詞則似容若曾於寺中與彼姝一度相見，此後人冒充喇叭之由來也。

調笑令「明月，明月，曾照個人離別。玉壺紅淚相偎，還似當年夜來……」
 辭夜來是魏文帝宮人，戀人若非入宮，何得以此相比？

又昭君怨「深禁好春誰惜？薄暮瑤階佇立。別院管絃聲。不分明！又是梨花欲謝，繡被春寒今夜。寂寂鎖朱門，夢承恩。」合以「守宮偏護星星」那句，可見戀人入宮後，從未得皇帝臨幸。容若寫此詞，並非要測度戀人與其他宮女一般望幸的心理，不過表明她始終是清白的女兒身，始終屬於他的罷了。紅樓夢林黛玉

玉雖號瀟湘妃子，但未出閣而死。臨死時表明自己身子是乾淨的。又黛玉生日演蕊珠記，嫦娥墮落人間，幸得觀音點化，嫁前一夕升天而去。也是影射黛玉後來的結局。與此似可互證。

(四)戀人之早夭及容若之追悼

戀人入宮之後，容若還抱將來限滿出宮——清制宮女入宮限十年，滿則出宮聽父母領回遣嫁——更爲夫婦之望，已如前述。減蘭之「莫教星替，守取團圓終必遂，」以新月喻戀人，以星喻他結婚候補人。這時候容若想尙未和盧氏結婚，所以要留著正配的位置等他戀人。證以「穩耐風波願始從」更相吻合。

但不幸他戀人入宮之後，不等限滿出來便死了。她身體本來怯弱，又是個神經質的女性，因傾心容若的緣故，無端遭人嫉忌，被送入那深沈宮禁，虛了鴛盟，拋了鳳侶，葬埋了花容月貌，辜負了錦樣年華，當然使她萬分悵鬱。入宮以後的生活又像容若所寫：

欲問江梅瘦幾分。只看愁損翠羅裙。麝篝衾冷惜餘熏。可奈暮寒長倚

竹；便教春好不開門。枇杷花下校書人。（浣溪紗）

落花如夢淒迷，麝煙微。又是夕陽潛下小樓西。愁無限，消瘦盡，有誰

知？閒教玉籠鸚鵡念郎詩。（相見歡）

隔花才歇簾纖雨，一聲彈指渾無語。梁燕自雙歸，長條脈脈垂。小屏山

色遠，妝薄鉛華淺。獨立瑤階，透寒金縷鞋。（菩薩蠻）

涼生露氣湘絃潤，暗滴花梢，簾影誰搖，燕蹴風絲上柳條。舞餘鏡匣開

頻掩，檀粉慵調，紅淚如潮，昨夜輕衾覺夢遙。（采桑子）

她挨著這樣非人生活，不知過了幾年便歸泉下。容若後來所作『林下荒苔道

韞家，生憐玉骨委塵沙，』『一宵冷雨葬名花』『鶴孤華表，人遠羅浮，』均指

此。那首最著名的蝶戀花，也是追悼戀人而作：

辛苦最憐天上月；一昔如環，昔昔都成缺。若似月輪終皎潔，不辭冰雪爲

卿熱。無那塵緣容易絕，燕子依然，軟踏簾鉤說。唱罷秋墳愁未歇，春蠶認取雙飛蝶。

此外如「環珮祇應歸月下，鈿釵何意寄人間，」「風絮飄殘已化萍，……人到情多轉薄，而今真個悔多情。又到斷腸回首處，淚偷零。」（攔波浣沙溪）指不勝屈。

容若夫人盧氏早死，悼亡之詞頗有幾首。但有一首沁園春，題目爲代悼亡，代者擬也，乃爲戀人而作。戀人雖未與他結婚，但兩人已有密約，感情又如此深而且厚，則容若心目中固已以妻視之，她死後應當有一首正式悼亡的詞。惟集中悼妻之作既多，恐讀者混而爲一，故以「代悼亡」三字示有分別。我所得一本張預重刻的納蘭飲水詞（光緒庚辰六月〔一八八〇〕刻，後來有正書局又翻刻。）將「代」字去掉，止留「悼亡」二字，後參考粵雅堂叢書本及萬松山房叢書本，始得校正。這一個字關係極爲重要，張預重刻本將其刪去，可謂庸人自作聰明，

誤事不淺。現在我們來看這首詞：

夢冷蘅蕪，望却姍姍，是耶？非耶？恨蘭膏漬粉，尙留犀合；金泥蹙繡，空掩蟬紗。影弱難持，綠深暫隔，只當離愁滯海涯。歸來也，趁星前月底，魂在梨花。

鸞膠縱續琵琶，問可及當年蓼綠華？但無端摧折，惡經風浪；不如零落，判委塵沙。最憶相看，嬌訛道字，手剪銀燈自潑茶。今已矣，便帳中重見，那似伊家！

這時容若已與盧氏結婚了。盧氏和他雖是恩愛，而總覺得不如以前的戀人，所以有『鸞膠縱續琵琶，問可及當年蓼綠華？』紅樓夢寶玉也很愛寶釵，可是萬不能與他的林妹妹相比。在太虛幻境中聽曲子聽到終身誤一闋：『都道金玉良緣，美掩只念木石前盟。空對着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這裏不用寶釵口氣。而用寶玉口氣。好像是影射着這兩句。

這詞說是盧氏死後，指繼配官氏而作，也無不可。不過「惡經風浪」等句，與前引「風浪」等字互映。過於顯明，何況這些話也不像悼妻口氣，又何況容若自注爲「代悼亡，」故斷爲悼他戀人之作。

戀愛與嫉妒本來相連，不能同戀人結合時，如其眼睜睜地看她被他人得去，寧可祈願她死。希臘著名的雕像一個男子拔劍殺死那已不肯忠心於他的妻子，然後反刃自戕。阿伯拉被人暗算，不能再和哀綠綺戀愛，便要求哀綠綺和他一同出家，同度那兩不相見的寂寞修道院歲月。這不必一定責備男性的自私，我以爲真正懂得戀愛與人生意義的才能如此。但這種心理，只有西洋文學能表現，中國文學竟可以說絕對尋不出，惟納蘭容若此詞「但無端摧折，惡經風浪；不如零落，判委泥沙」，很足以表現這種極沈痛的心理。

紅樓夢賈寶玉悲傷黛玉之死，出家做了和尚。（此雖高鶚所續，但前八十回已有此種暗示）納蘭容若雖未出家，而自謝孃死後，更加盧氏之喪，心緒全灰也

有趨向空門的傾向。宿雙林禪院有感云：

心灰盡，有髮未全僧。風雨消磨生死別，似曾相識只孤檠，情在不能醒。
搖落後，清吹那堪聽。浙瀝暗飄金井葉，乍聞風定又鐘聲。薄福薦傾城！

（憶江南）

挑燈坐，坐久憶年時。薄霧籠花嬌欲泣，夜深微月下楊枝。催道太眠遲。

憔悴去，此恨有誰知，天上人間俱悵望。經聲佛火兩淒迷，未夢已先疑。（同）
拋却無端恨轉長，慈雲稽首返生香，妙蓮花說試推詳。但是有情皆滿願，更從何處着思量，篆煙殘燭並回腸。（浣沙溪）

悶自剔殘燈，暗雨空庭，瀟瀟已是不堪聽；那更西風偏著意，做盡秋聲！
城柝已三更，欲睡還醒。薄寒中夜掩銀屏。曾染戒香消俗念，怎又多情？

（浪淘沙）

又據劉世瑗飲水詞跋引清代筆記關於容若的軼事數則，稱武進費妃懷太史念

慈會得其玉印，一面鑄繡佛齋，一面鑄鴛鴦館，均其齋舍名，其風致可想云云。這繡佛齋是戀人死後取的嗎？那我們就不知道了。

容若三十一歲便死了，雖他生來短命，但想也與這個重大打擊有些關係。況且他的身體又弱而易病，與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完全一樣，更加心理上的憂鬱，當然不能活得多久，

黃昏又聽城頭角，病起心情惡。藥鑪初沸短檠青，無那殘香半縷惱多情。多情自古原多病，清鏡憐清影。一聲彈指淚如絲，央及東風休遣玉人知。

（虞美人）

還有憶桃源慢，湘靈鼓瑟均係長調，不全錄。只摘其中寫愁病的幾句，如：「離魂何處，一片月明千里。兩地淒涼多少恨，分付藥鑪煙細。近來情緒，非關病酒，如何擁鼻長如醉。轉詩思不如睡也，看道夜深怎睡，」『幾年消息浮沈，把朱顏頓頓憔悴。……加餐千萬，寄聲珍重，而今始會當時意。』『若不是憂

能傷人，怎青鏡朱顏便老！慧業重來偏命薄，悔不夢中過了。」

他寄謝孀的減蘭「莫更傷春，同是懨懨多病人，」與紅樓夢三十二回寶玉發迷，對黛玉訴肺腑道：「你皆因都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病了。」又說：「我爲你，也弄了一身病，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捱着！」意味相似。

(五)戀人之性格及其他

紅樓夢裏的林妹妹是位神經質女孩子，愛哭，愛使小性兒，多愁善病，一點挫折都經受不起，所以一失戀便死了。飲水詞裏納蘭容若的戀人也像這樣。譬如寫她愛哭的一點，便有許多詞：

十二紅簾窄地深，才移剗轆又沈吟，晚晴天氣惜輕陰。珠被佩囊三合字。寶釵攏髻兩分心，定緣何事溼蘭襟？（浣溪沙）

土花曾染湘娥黛。鉛淚難消，清韻誰敲，不是犀椎是鳳翹？
 祇應長伴端溪紫，割取秋潮，鸚鵡偷教，方響前頭見玉簫。（采桑子）

纖月黃昏庭院，語密翻教醉淺，知否那人心，舊恨新歡相半。誰見？誰見？
見？珊枕淚痕紅！（如夢令）

金液鎮心驚，煙絲似不勝，沁鮫綃，湘竹無聲。不爲香桃憐瘦骨，怕容易
減紅情。將息報飛瓊，蠻箋署小名，鑿淒涼，片月三星。待寄芙蓉心上
露，且道是解朝醒。（唐多令）

淚浥紅箋第幾行，喚人嬌鳥怕開窗，那更閒過好時光。屏障厭看金碧
畫，羅衣不奈水沈香，遍翻眉譜只尋常。（浣溪沙）

紅樓夢林黛玉每每無緣無故淚痕不乾，不但她心腹丫頭紫鵲等莫名其妙，有時連她知心貼意的寶哥哥也尋不出理由。詞中『定緣何事溼蘭襟』及『誰見？誰見？珊枕淚痕紅！』足見這位謝姑娘也是動不動便要流眼淚的。至於『土花曾染湘娥黛』、『沁鮫綃，湘竹無聲』，更與黛玉之住瀟湘館，號瀟湘妃子，及三十
七回秋爽齋結海棠社大家取做詩的別號，探春說：『當日娥皇女英灑淚在竹上成

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她住在瀟湘館，她又愛哭，將來她那竹子想來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一段話相合。又與寶玉挨打後使晴雯送絹子給黛玉，黛玉感其深情，在絹子上題詩「湘江舊跡已模糊，」「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識香痕漬也無？」一段故事相合。

采桑子與唐多令二闕似是戀人入宮後所作。「鸚鵡偷教，方響前頭見玉簫，」均是寫宮人生活口氣。「祇應長伴端溪紫」是想像她入宮後百無聊賴，只好以筆墨爲消遣的情景。「將息報飛瓊」二句是入宮後通信的話，後文另有引證。「片月三星」是心字。秦少游贈姚心兒有「一鈎斜月帶三星」之句。此詞乃雙關語。

黛玉既愛哭，所以她的雙蛾時時深蹙。但她的愁眉，不但不損其媚，反而加增其美。紅樓夢對於黛玉那雙眉時常用特筆來寫。她名黛，號顰，都與眉有關。第三回寶黛初次相見，寫寶玉眼中所見的黛玉云：「兩灣似蹙非蹙顰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寶玉請教尊名之後，又請教表字。黛玉回答無字，寶玉

便笑道：「我送妹妹一字，莫若「顰顰」二字極妙。」探春問他出典，寶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況這妹妹，眉尖若蹙，取這個字，豈不甚美？」第三十回寶玉在蓋微架看齡官畫字，有「見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含秋水；面薄腰纖，嬈嬈婷婷，大有黛玉之態」之語。晴雯是黛玉影子，第七十四回王保善家的在王夫人前譏諷晴雯。王夫人聽了猛然鞦韆往事，便問鳳姐道：「上次我們跟了老太太進園逛去，有一個水蛇腰，削肩膀兒，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裏罵小了頭……」及將晴雯喚來，晴雯恰在害病，王夫人見她釵擘鬢鬆，衫垂帶褪，大有春睡捧心之態，而且形容面貌，恰是上月的西施，不覺勾起方才的火，便冷笑道：「好個美人兒！真像個病西施了！」西施心痛顰眉更增其美，用此等典，正是寫晴雯雙眉的出色，也就是寫黛玉雙眉的出色。

納蘭容若的戀人的眉毛想也有特別美點，故容若常有意無意的寫在詞中：

何處？幾葉蕭蕭雨。溼盡簷花，花底人無語。掩屏山，玉鑪寒，誰見兩眉
愁聚倚闌干。（玉連環影）

才睡，愁壓衾花碎，細數更籌，眼看銀蟲墜。夢難憑，訊難真，只是賺伊
終日兩眉顰（同）

冷落繡衾誰與伴，倚香篝。春睡起，斜日照梳頭。欲寫兩眉愁，休休！遠
山殘翠收，莫登樓。（訴衷情）

雨歇梧桐淚乍收，遣懷翻自憶從頭，摘花銷恨舊風流。簾影碧桃人已
去，屢痕蒼蘚徑空留，兩眉何處月如鉤？（浣沙溪）

晚妝欲罷，更把纖眉臨鏡畫。準待分明，和雨和煙兩不勝。莫教星替，
守取團圓終必遂。此夜紅樓，天上人間一樣愁。（減蘭）

眉譜待全刪，別畫秋山，朝雲漸入有無間。莫笑生涯渾似夢，好夢原難。
紅味啄花殘，獨自憑闌，月斜風起袷衣單。消受春風都一例，若個偏寒？

(浪淘沙)

闌風伏雨催寒食，櫻桃一夜花狼藉。剛與病相宜，瑣窗薰繡衣。畫眉煩
女伴，央及流鶯喚。半晌試開奩，嬌多直自嫌。(菩薩蠻)

欲語心情夢已闌，鏡中依約見春山；方悔從前真草草，等閒看。環佩祇
應歸月下；鈿釵何意寄人間？多少滴殘紅蠟淚，幾時乾？(攤破浣溪沙)

容若戀人因自己雙眉特美，所以也特別着意修飾，如「晚妝欲罷，更把纖眉
臨鏡畫，『畫眉煩女伴』等語，簡直把畫眉當做一件重要功課。旗人婦女脂粉甚
爲濃厚，畫眉也重，雖云北方臙脂，但打扮得窈窕公一般，實爲可厭，(到過北京
的人便可以知道)但容若戀人雖愛畫眉，而淡抹輕施，不損其天然之美。「鏡中
依約見春山」「朝雲漸入有無間」可以爲證。容若有詩云：「春山自愛天然妙，
虛費隋宮十斛螺」可見容若對於女子雙眉的態度。他戀人的眉，既有天然優點，
又加以人工之妙，無怪容若念念不忘，戀人去後，簡直要嘆息『遍翻眉譜只尋常』

了。

紅樓夢裏的林黛玉是住在瀟湘館裏。館之所以得名，則因其多竹。但紅樓地點係在北京，北方苦寒，竹子不易生長，曹雪芹爲什麼巴巴地要造出一個瀟湘館來呢？況且瀟湘館滿地苔痕——第三十五回「黛玉一進院門，只見滿地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泠泠」二句來。」第四十回賈母衆人先到瀟湘館，「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土地上蒼苔佈滿。」後來劉老老甚至被青苔滑倒。青苔也非北方常有之物，安置在瀟湘館中，與竹子同一無理，怪不得俞平伯先生討論紅樓地點問題時再三注意了。但他不知竹子北方雖不多，培植得好，也未常不可生長，讀明人唐順之竹園記便知一二。不過竹子在南方雖屬賤物，到北邊便成珍卉，非王公大人的園庭，休想此物點綴。明珠是康熙朝權相，秉性奢侈，對於建築極其講究。劉世瓊飲水詞跋「太傅築自怡園（大觀園？）延唐東江查他山課之。唐有園居雜詠詩，如一「流

水游龍非馬尉，赤墀青鎖異王根」其景象繁華可見」等語可證。他既注意建築，則北方所無之草木花卉，亦必不惜重價羅致，以誇其園林之美備。譬如桂花也是北方少有的東西，紅樓夢夏金桂家把十頃地種桂花，便引出俞平伯先生的疑惑，不知明珠相府也有。劉跋所記容若會命人繪天香滿院圖，着自己小像於其中，圖中風景是「朱邸崢嶸，紅欄屈曲，老桂十數株，柯葉作深臘色，花綻如黃雪」等語及飲水詞滿江紅末句「道別來渾是不關心，東堂桂」可證。

讀了飲水詞，始知相府中還有竹子，竹子下恰巧鋪滿蒼苔，而竹子蒼苔所在地點，又恰巧是容若戀人所居之所。曹雪芹硬要在苦寒的北京布置出一個富有江南風味的瀟湘館，這啞謎現在才打破。不過明珠相府中竹子至多不過四五竿，蒼苔多寡如何，不可得而知，想也不過小小院落中幾片。像紅樓夢中的「千百竿翠竹環繞，」「鳳尾森森，龍吟細細」「土地上蒼苔佈滿」那就是小說家誇張出來的境界了。

飲水詞中有一個回廊，大約就是紅樓夢裏瀟湘館。容若與他戀人密誓婚姻卽在此地，讀者想還記得紅窗月『猶記回廊影裏誓三生』那一句。戀人入宮後容若大約移住此中，常常追憶從前的情事，這『回廊』二字也就常常在他筆端流露。如浪淘沙後半闕『莫道不淒涼，早近持觴。暗思何事斷人腸，曾是向他春夢裏，警遇回廊。』這是說夢見戀人在回廊出現。虞美人之『回廊一寸相思地，落月成孤倚；背燈和月就花陰，已是十年踪跡十年心』是說從前和戀人同處回廊，差不多十年之久，所以成爲相思之地——青衫溼悼亡一詞有『願指魂兮識路，教尋夢也回廊』那是爲他妻子說的。可見容若後來夫婦會同住回廊裏。

回廊外邊種着竹子在金縷曲中『依舊回廊新月在，不定竹聲撩亂』二語可以看出。此外寫竹之詞甚多，略抄數首如下：

錦樣年華水樣流，蛟珠迸落更難收，病餘常是怯梳頭。一徑綠雲修竹怨，半窗紅日落花愁。惜情只是下簾鈎。（浣溪沙）

撥鐙書盡紅箋也，依舊無聊，玉漏迢迢，夢裏寒花隔玉簫。幾竿修竹三更雨，葉葉蕭蕭，分付秋潮，莫誤雙魚到謝橋。（采桑子）

簾卷落花如雪，煙月。誰在小紅亭，玉釵敲竹乍聞聲，風影略分明。化作彩雲飛去，何處？不隔枕函邊，一聲將息曉寒天，腸斷又今年。（荷葉杯）

電急流光，天生薄命，有淚如潮。勉爲歡譔，到底總無聊。欲譜頻年離

恨，言已盡，恨未曾消。憑誰把，一天愁緒，按出瓊簫。往事水迢迢，窗

前月幾番空照魂銷。舊歡新夢，雁齒小紅橋。最是燒鐙時候，宜春髻，酒暖

蒲萄。淒涼煞，五枝青玉，風雨飄飄（東風齊著力）

我們在浣溪紗裏「鮫珠並落更難收，病餘常是怯梳頭」二句便聯想到前面舉

過的『沁鮫綃，湘竹無聲，不爲香桃憐瘦骨』等語，儼然畫出一個每日淚痕洗面，

瘦弱多病的林妹妹來。至於『五枝青玉』可見相府『回廊』只種了五根竹子，這

倒是實在情形，竹子在北京本是難得的。又秋夕信步一首更明明有瀟湘二字，曹

雪片以此名黛玉所居，原因極爲顯明，不知爲什麼後人偏參不透。那詞云：

愁痕滿地無人省，露溼琅玕影。閒階小立倍荒涼，還賸舊時月色在瀟湘。

薄情轉是多情累，曲曲柔腸碎。紅箋向壁字模糊，憶共燈前呵手爲伊書。

（虞美人）

紅樓夢寶玉曾在冬天呵手爲晴雯寫絳芸軒的扁額。晴雯是黛玉影子，曹雪芹寫此事大約影射這首詞的後兩句，所以寶玉寫完之後恰巧黛玉走來，寶玉請他批評，黛玉便贊他書法進步。

至於院中有苔則『林下荒苔道韞家』一句爲有力的證明。更如浣溪沙『簾影碧桃人已去，屢痕蒼蘚逕空留。』『淚點難消，滴損蒼煙玉一條。』『愁痕滿地無人省。』均有苔的意思。又唐多令兩夜『絲雨織紅茵，苔階壓繡紋，是年年腸斷黃昏』是容若在塞垣時回憶府中風景做的。添字采桑子『閒愁似與斜陽約，紅點蒼苔。』大約都指的回廊。

紅樓夢齡官也是黛玉影子，故容貌相像。齡官流著眼淚在蔷薇架下用簪子在土上畫字，飲水詞的謝姑娘也會用犀椎或鳳翹在苔上敲詩，「土花曾染湘娥黛，鉛淚難消，清韻誰敲，不是犀椎是鳳翹」可證。謝孃住回廊中很久，又常在地上敲詩，想曾遺有釵簪之類，後來被容若拾得，竟成爲他最傷心的紀念品。虞美人云：「銀牀浙瀝青梧老，羅粉秋蛩掃。采香行處蹙連錢，拾得翠翹何恨不能言！……」添字采桑子爲伊指點再來緣，疎雨洗遺鈿。」「釵鈿何意寄人間。」

(六)容若與謝孃的知己之感

我這裏劈頭引一首容若的塞上咏雪花：

非關癖愛輕模樣，冷處徧佳，別有根芽，不是人間富貴花。謝孃別後誰

能惜？飄泊天涯，寒月悲笳，萬里西風瀚海沙！

這首詞若說是尋常咏雪花，已經很好，若說有寓意那更有味了。容若和謝孃戀愛隱語：是容若以花自比而以謝孃比爲惜花之人。此處容若以雪花自比，謝道

韓曾咏雪花爲千古名句，他戀人又恰姓謝，做在詞裏真正妙合自然，不露絲毫痕跡。雙關語如此，可謂絕調了。

原來容若雖生於朱門富貴之中，性情却有些古怪，他的生活，也與尋常執袴不同。他老師徐乾學替他做的墓誌銘道：「閉門掃軌，蕭然若寒素，客或詣者，輒避匿。擁書數千卷，彈琴詠詩，自娛悅而已。」又道：「嘗讀趙松雪自寫詩有感，卽繪小像，做其衣冠。坐客或期許過當，弗應也。余謂之言：「爾何酷類王逸少，」容若獨心喜。」韓茨替他做的神道碑道：「君雖履盛處豐，抑然不自多。於世無所芬華，若戚戚於富貴，而以貧賤爲可安者。身在高門廣廈，常有山澤魚鳥之思，達官貴人，相接如平常，而結分義，輸情懷，率單寒羈孤，侘傺困鬱，守志不肯悅俗之士。其翁熱趨和者輒謝弗爲通。……」紅樓夢中的賈寶玉不喜做八股，取功名，罵那些巴結上進的人爲祿蠹。又不喜與賓客往來，見了那些做官的或談忠說孝的人便頭痛。這倒與容若相像，不過寶玉對於富貴生活還是少不了

的罷了。

容若既具此特性，所以咏雪花時說：『冷處偏佳，別有根芽，不是人間富貴花。』但這種特性，固然可貴，而那些同一社會的膏梁子弟却萬萬不能了解他。便是他的家庭，想必也引爲奇僻。但他的戀人謝孃却偏偏與他表同情，容若於戀愛之外，更加一層知己之感，那愛情自然來得更高尙，更純潔，無怪乎謝孃別後，他要嘆息憐惜我者之無人了。紅樓夢中的賈寶玉不愛上進，父母不喜固不必說，連襲人，寶釵，湘雲，也無不以正言規勸，但林黛玉始終沒有一句。第三十二回賈雨村要會寶玉，寶玉抱怨，史湘雲勸他，他反拿話頂衝湘雲。又說『林姑娘從來不說這種混帳話，要是她也說這些混帳話，我早和她生分了。』可見寶玉之特愛黛玉，也無非因爲黛玉是他一個知己。

關於『知己』的話，飲水詞是不缺乏的；添字采桑子云：『知己一人誰是？已矣！贏得誤他生。多情終古似無情，莫問醉耶醒！……』又前引『一生一代一

雙人。」林下閨房世罕儔，借隱足風流，「可見他心中，意中，眼中，只有謝孃一人，是她知己，別人都不足數。他何以如此看重謝孃呢？不但爲她才貌還爲了她有同他一樣高潔的人格。爲友人賦六首云：『不將才思唱臨春，愛着荷衣狎隱淪。』臨春結綺是陳後主爲張麗華孔貴妃等唱酬之所，謝孃雖被選入宮，不願以才自見，邀帝王之寵幸，她所愛的却是高人隱士的生活。容若雖生於潭潭相府中，偏建築小茅屋與朋友顧梁汾等同居，謝孃若能和容若結婚，將來是有資格和他偕隱的。

又采桑子『不及芙蓉，一片幽情冷處濃，』芙蓉也是戀人的象徵。紅樓夢林黛玉在怡紅院寶玉壽誕上掣得一根籤，上面畫著一枝芙蓉花，題着『風露清愁』四字；那面一句舊詩，道是：『莫怨東風當自嗟，』衆人笑道：『這個好極！除了她別人也不配做芙蓉，』晴雯是黛玉影子，所以死後做了芙蓉神。

我已經將容若戀人性格與林黛玉互相比較過，現在趁此機會把容若與寶玉

比較一番吧？

王國維人間詞話道：「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又說：「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懸明月」「黃河落日圓」此種境界，可謂千古壯觀，求之於詞，唯納蘭容若塞上之作，如：長相思之「夜深千帳燈」如夢令之「萬帳穹廬人醉，星影搖搖欲墜」差近之。」王國維先生批評容若的詞無非說他真切，長相思如夢令等句，也不過是斷章取義；但近來有許多作家做納蘭容若評傳，或批評飲水詞，因見王氏有「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及「千古壯觀」等語，便把容若當作朔方健兒，他的作品，也列入悲壯一派，這是大錯而特錯的。其實容若是個生長綺羅叢中而多愁善病的公子，是深中漢人文弱之毒的書生，簡言之，只是一個天然賈寶玉型的人物。

讀者如不信，請聽我的解釋；第一，滿人未入關以前，便在提倡漢族文化，

入關後更處處要求與漢人同化，自順治至於康熙朝，成績更爲燦然可觀。納蘭容若的父親明珠漢文造詣便不錯，他於康熙五年授弘文院學士，六年充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錄副總裁，又曾充經筵講官。以後重修太祖太宗實錄及編纂三朝聖訓，政治典訓，平定三逆方略，大清會典，一統志，明史，明珠都做總裁官。容若生在這樣家庭裏，又有徐乾學做師傅；顧貞觀，姜宸英，嚴繩孫，秦松齡，陳維崧一時的名士做朋友；他又喜讀書，喜研究詩詞，喜爲風流側豔之語，又中過舉人，所以他可以算得一個沈浸於漢族文化中的人。漢族的文化的特色是文弱，容若便於不知不覺間傳染了這文弱的病。加之以他特殊的滿洲貴族生活，更有把他陶冶成爲賈寶玉的可能了。

第二，滿人有多用奴僕的習慣。這是游牧民族的特色，游牧民族攻破其他部落時，便將那部落所有牛羊財貨，連同男女老小一齊擄來。擄來之後，無所置之，只有分派各旗旗下當奴隸。這種積習到太平時也不能改，每個旗人家中奴僕

必十餘，貴族則數百。奴僕多則頤指氣使，坐享現成，也是養成文弱的原因。紅樓夢是部滿洲貴族家庭生活的實錄，其中一個小姐，固然奶子，丫環，媳婦一大羣捧着；甚至一個哥兒也十來個奶子，媳婦，丫環前呼後擁，時刻不離。這種生活叫我們漢人讀了，委實覺得奇怪，但他們却確實如此。滿人入關之後成爲統治階級，生活更加窮奢極慾，況明珠又是有名權相，其家中之繁華富麗，丫環媳婦之多且美，自不必說，在這樣一個羅綺鄉中，脂粉叢裏長大的納蘭容若，怎不帶幾分女兒氣呢？他那首著名的「綠槐陰轉小闌干，八尺龍鬚玉簾寒。自把紅牕開一扇，放他明月枕邊看。」與賈寶玉的「花影一庭惟見鶴，梨花滿地不聞鶯」何異？他那「散帙坐凝塵，吹氣幽蘭並。茶名龍鳳團，香字鴛鴦餅。」的富貴溫柔生活，與紅樓夢所描寫的賈寶玉種種生活又何異？

有人說容若文武全才，說他深中漢人文弱之毒，未免冤枉，請看徐乾學和韓奕稱道他的話。徐氏道：「自數歲（指容若）卽善騎射，自在環衛，益便習，發

無不中。其扈蹕時，珣弓書卷，錯雜左右，日則校獵，夜必讀書，書聲與他人鼾聲相和（按阮葵生茶餘客話，亦有同樣記載，乃根據徐氏墓誌銘）又說：「其在上前，進反曲折，有常度。性耐勞苦，嚴寒暑熱，直廬頓次，不敢乞休自逸，類非綺襦紈袴者所能堪也。」韓炎也說：「上所巡幸，無近遠必從，從久不懈，益謹。上馬馳獵，拓弓作霹靂聲，無不中。或據鞍占詩，應詔立就。……康熙二十一年，秋，奉使覘梭露羌，道險遠，君間行疾抵其界，勞苦萬狀，卒得要領還報……」這樣的耐勞苦，這樣的有才幹，這樣的健兒身手，文弱二字，與他合得上嗎？不錯，他這些地方實賈寶玉所不及。但不知尙武之風是滿人最注意提倡與保存的，入關之後處處要求與漢族同化，這一點却不肯同化的。他們常用政府權力，督策旗人騎射，清代初葉的帝皇如康熙如乾隆，弓馬都嫻熟。某尙書因腕弱不能拉弓，被聖祖杖責幾死，父母還要發黑龍江充軍（見國朝先正事略）其嚴厲可知。容若的騎射好是環境使然的，文弱不是他的形體，是他的靈魂。他那許多

出塞詩便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了。像那首爲王國維先生贊美的「夜深千帳燈」，氣概果然悲壯，但你知道他下半闕是什麼？原來是：

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

他是滿州人，塞外才是他的家鄉，然而他現在竟把北京當做他的故園了。清高宗要尋侍郎世臣的錯兒，見世臣「一輪明月新秋夜，應照長安爾我家」之句，便大爲震怒，說盛京是我們祖宗發祥之地，是我們真的家鄉，世臣忘却，以長安爲家，大不敬！如果他看見容若這首詞，不知要怎麼說。

其他出塞之作：

黃雲紫塞三千里，女牆西畔啼鳥起。落日萬山寒，蕭蕭獵馬遠。笳聲聽不得，入夜空城黑。秋夢不歸家，殘煙落碎花。（菩薩蠻）

身向雲山那畔行，北風吹斷馬嘶聲。深秋遠塞若爲情！一抹晚煙荒古戍，半輪斜日舊關城；古今幽恨幾時平？（浣紗溪）

微雲一抹遙峯冷，溶溶，恰與個人清曉畫眉同。紅蠟淚，青綾被，水沈濃，卻與黃芽野店聽西風！（相見歡）

朔風吹散三更雪，倩魂猶戀桃花月。夢好莫催醒，由他好處行。無端聽

畫角，枕畔紅冰薄。塞馬一聲嘶，殘星拂大旗。（菩薩蠻）

再如虞美人的『朔鴻過，歸期杳，人向征鞍老。又將絲淚濕斜陽，回首十三陵樹暮雲黃！』浣紗溪的『萬里陰山萬里沙，誰將綠髻鬪霜華；年來強半在天涯。』菩薩蠻的宿灤河之『金笳鳴故壘，喚起人難睡，無數紫鴛鴦，共嫌今夜涼！』又『山程兼水宿，漏點清鈺續；正是夢回時，擁衾無限思！』這些詞和北朝樂府，面目精神都大相差異，雖然在同一環境和一生活裏寫出來的。可見這位朱邸紅樓裏走出來的關公子，雖然詭勉從公，雖然奉使遠道，雖然打獵射生，但他對於那單調荒涼的大漠生活，其實非常不慣，而且很覺得厭惡。他血管裏更沒有他祖宗的熱血了。游牧民族精悍剽疾的本色早被他那漢族柔弱的文化，和富貴

溫柔的生活，淘汰盡了。他的神經纖維已經變得很靈敏，很細膩，富於感受性，需要高尚精美的藝術文學，或浪漫神祕的戀愛來刺激牠了。因為他生長在滿洲貴族家庭裏，不敢不習武，做了侍衛，伺候皇帝，不得不出塞，其實又何常是他所歡喜的呵！

但是，我之所謂文弱，並不合鄙薄容若的意思，他以沙漠子孫，——也許他祖上是漢人歸化去的，待考——一躍而變成漢族文化的寵兒，是進化不是退化。「尚武精神」在相當的時代是需要的，然而究竟含有野蠻意味，世界愈文明，牠也愈受排斥，到了大同時代，牠就更無存在的價值了。

再看容若對於戀愛的纏綿熱狂，生死不移，與賈寶玉更無二致。

這篇文字證據過於薄弱，決不望搖撼胡適之先生再三再四用精密科學方法寫出來的紅樓夢考證，而且也萬萬搖撼他不動。但是，退一步，我可以主張曹雪芹寫那部書的動機，許是爲了容若的戀愛故事。何以知之呢？原來容若這段戀愛故

事雖不敢表白之於父母之前，朋友間却決不隱瞞，所以他同時的人都知道。韓菼替他做神道碑稱他『愛作長短句，跌宕流連，以寫其難言』所謂『難言』是什麼？不是他那段事關父母與宮庭的戀愛悲劇嗎？其他如朱彝尊輓詩，如顧貞觀詞評，均流露同樣意思。想容若以貴公子，而好學能文，禮賢下士，文采風流，映照一代，既大得當時人士同情；加之他那段戀史又極哀豔，所以他的故事，容易爲人所傳，說不定其戀人的姓名，軼事，也同時播於衆口。曹雪芹祖父曹寅與容若同時，又同隸旗籍，飲水詞集中且有贈他之詞，則他對於容若的故事當然更比別人知曉詳細。雪芹少時侍其祖父，於此事亦頗耳熟，晚年無聊著書，便打算以這個故事爲主幹，以容謝爲書中主人公，寫出一部哀感頑豔極其動人的小說來。但紅樓夢結構太大，頭緒太繁，人物太多，容謝故事的材料太少，不易敷衍，只好將自己生平及家庭狀況攙和在裏面，——將自己真實歷史攙入虛構小說中，不是沒有先例的，文鐵仙寫兒女英雄傳是用這個方法。俄國托爾斯泰所著小說，也均與

自身有關，但不因此便說他是完全的自傳——後來愈寫愈長，刪改的次數也愈多，面目也愈糊模了。不過書中大節目還沒有十分更動，還教人可以依稀認出。如其像胡適之先生所說，雪芹的紅樓夢完全是自傳，則他聚精會神，鄭重其事地捏造一大段絳珠草與通靈玉的富於傳奇意味的故事幹什麼呢？如其他真有一位像林黛玉似的表妹，他和表妹間真有像寶黛間戀愛悲劇，那還可說，但據胡適之先生所得的海內孤本又是曹雪芹親自加批的脂硯齋殘本紅樓夢，其中人物只有秦可卿可考，重要人物如黛玉，寶釵，甚至王熙鳳都付缺如，則林黛玉一定是指的曹家以外的人了。我說他是納蘭容若的戀人，大約還不至於不可通吧。

再退一步，不談曹雪芹自傳傳他的問題，這篇文字總還可以證明清代紅學以紅樓夢與納蘭容若牽連一起，不是完全無因的。不過他們的話都由耳食或輾轉傳聞而來，並沒有到飲水詞中去尋證據，所以隻鱗片爪，說得不成系統。最可笑的是錢靜方氏巴巴地來做紅樓夢考，也不過說了幾句『余讀飲水詞鈔，不獨於賓從

間得新合之權，而尤於閨房內致纏綿之意，」又引了幾首悼亡詞指爲黛玉爲容若德配之證。這種浮光掠影，不關痛癢的考證，無怪要被胡適之先生很痛快地挖苦幾句了。

完全撇開了紅樓夢，再退到第三步，也可以證明納蘭容若的詞是有內容的。

梁任公先生說容若是「當時一位權相明珠的兒子，是獨一無二的一位闊公子，他父母又很鍾愛他；就尋常人眼光看來，他應該沒有什麼不滿足。他不曉爲什麼總覺得他所處的環境是可憐的。他的夫人早死是他極慘痛的一件事，但不能便認爲總原因；說他無病呻吟，的確不是，他受不過環境的壓迫，三十多歲便死了。所以批評這個人只能用兩句舊話，說：「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中國韻文裏所表現的情感）梁氏如果將飲水詞細細研究一番，便不這樣說了。我們須知道熱狂的詩人固能創造他理想中的世界，幻想裏的蜃樓海市，但真正好文學，還是要有真實的內容。王國維批評容若詞爲「真切，」容若詞藻富麗，這二字似乎不

確，但現在我才知道王氏讀詞果然能別具眼光了。「真」是富於真實性之謂，「切」是準確地描出他的情感之謂，只有這樣文學才能深深地感動讀者，只有這樣文學才能有永久的價值。牠是眼淚寫的，血寫的，全生命寫的！

下篇

丁香花疑案再辯

顧太清是清代有數的女詞家，龔定庵也是嘉道間有名的文士，二人生同一代，住同一城，風流文采並都照耀當世，真可謂一個是「文章魁首」，一個是「女班頭」了。但不意他們當那禮教森嚴，社交不公開的時代，清末對於他們竟有一段「羅曼史」的傳說。起初不過士大夫口耳相傳，如羅瘦公之流，斷斷爲此說張目。漸漸評註家於評註兩家作品時，說些恍惚迷離，捉摸不定的話，以爲影射。如宣統元年上海國學扶輪社精刊龔定庵全集，無著詞選後，有署名廉者，跋云：「江陰夏閨枝姊丈云：「無著詞一卷皆實事也。其事深闕，有不可言者」。吳昌綬

編定庵年譜有長洲章鈺，元和張一麀相助之說，所謂麀，大約是吳門名士張一麀。他所提夏閏枝的話，雖未明言，但讀者可測其是影射龔顧戀史，或即根據羅懷公等的主張吧？後來冒鶴亭刻天游閣集，對於龔顧戀愛，更有較為顯明的陳述：如集前自序云：『余從後齋將軍（溥侗）假得太素所著明善堂集，嘗刺取太清遺事賦爲六絕句。』『這六絕句』冒氏於天游閣集中陸續提出，最重要的一首是：『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來，人是傾城姓傾國，丁香花發一低徊。』按龔定庵《亥雜詩》有一首云：『空山徙倚倦遊身，夢見城西閬苑春；一騎傳箋朱邸曉，臨風遞與縞衣人。』自注：憶宣武門內太平湖之丁香花。按顧太清的丈夫奕繪貝勒的邸第恰在宣武門內之太平湖，當時既有龔顧戀愛之傳說，龔氏此詩又明將太平湖之邸第點出，所以冒鶴亭有此一段附會之詞。近代文學大家東亞病夫所著孽海花其中有一章寫他們戀愛尤爲委婉盡致。孽海花名雖小說而包羅晚清一代掌故，鉅細靡遺，可作清季稗史讀，作者述這段豔史並非用直敘法，却是借定

龐兒子龔孝琇的侍妾口中曲折轉述而來。顧頤戀愛的傳說，經病夫生花妙筆一番渲染，更顯得有聲有色，流傳廣遠了。

但對於此事主張反對論調者也未常無人。如冒鶴亭刻天游閣詩集後，孟森先生便寫了一篇『丁香花』的長文駁他（原文載心史叢刊三集）洋洋數千言，採取論證的方法，既嚴密周詳，議論也透闢痛快。我也是反對龔頤戀愛說的一人，讀了孟心史先生的文字，萬分欽佩。不過我研究的方法與孟先生略有不同，即其與孟先生相同的，對於他的意見，也還略有補充之點。這就是我不揣淺薄，寫這篇文章動機之所在。

顧太清與龔定庵之戀愛既根本不是事實，則太清是被誣的了。她何以被誣，我以爲這裏有三個原因：

- (一) 無著詞之適巧合
- (二) 杭人之推波助瀾

(三) 載鈞之昏瞶橫暴

現在請先論第一項

(一) 無著詞之適巧合。孟心史謂龔願戀愛，無非他人捏造，於龔願二人本身全無關係，這話我不敢贊同。中國歷史上名人戀愛的嫌疑，頗稱不少：如李清照有再嫁的嫌疑，歐陽修有盜甥的嫌疑。這些疑案，雖由仇家誣陷，或好事的讀者附會而起，但附會必有可以附會的根據，否則也附會不起來。好像李清照原有張飛卿玉壺之事，又有富於才華的宗女與其夫張汝舟離婚涉訟之事，所以人家能附會到清照本身再嫁和離婚上去。(見俞燮考證)又好像歐陽修原有江南柳及許多豔詞，又恰有犯奸的甥女牽連及他，所以招出當時許多仇家的攻擊(據胡適之先生的考證歐公盜甥之事確有重大嫌疑)其他如曹子建的洛神賦，朱淑真的生查子詞，無不可作如是觀。龔定庵與顧太清互相戀愛的傳說之所以播騰衆口，也不是完全無因，最大的證據，當然是龔氏無著詞中所述的戀愛對象。

現在讓我們來看定庵的無著詞吧。無著詞大都是言情之作，而且所紀又大都偏於男女之情。在詞裏面，龔氏表出他戀愛的對象是個出身貴家，工翰墨，能填詞的美女子，其所居又在水濱，與顧太清身分適合。

按顧太清與他丈夫繪貝勒同住太平湖本邸。繪貝勒詩有「太平湖畔吾家住，車騎翩翩侍宴還」之句。自註云：「邸西爲太平湖，邸南爲太平街。」按太平湖在宣武門內宗帽胡同之西南。現在北平之平民大學即設貝勒府內。與袁家花園太平湖飯店相離不遠。我並沒有親到太平湖，但照北平地圖看來，積水一潭，水勢亦不甚小，想繪貝勒在時，在湖上必有些亭榭之勝。定庵無著詞桂殿秋一闕，序曰：「庚午（庚午爲嘉慶十五年，公元一八一〇，是年定庵十九歲，）六月望，（此項年月，根據孝珙手抄詞）夢至一區，雲廊木秀，水殿荷香，風煙深鬱，金碧嵯峨。時也方夜，月光吞吐在百步外，盪夜氣之空濛，都爲一碧，對清景而離合，不知幾重，一人告予曰「此光明殿也。」醒而憶之賦兩解。」其詞云：

明月外，淨紅塵，蓬萊幽宮四無鄰。九霄一派銀河水，流過紅牆不見人！
 驚覺後，月華濃，天風已度五更鐘。此生欲問光明殿，知隔朱扉幾萬重！
 這兩首詞卽孽海花『光明開夜館福晉呈身』一章之所根據。又夢玉人引：

一簫吹，瓊闌月出錦雲飛。十丈銀河，挽來注向靈扉。月殿霞窗，漸春空
 仙籟參差。報道雙成，乍拏了羅幃。陡然聞得，青鳳下西池。奏記簾前，
 佩環聽處依稀。不是人間話，何緣世上知。夢回處，摘春星滿把纍纍，

『十丈銀河』與『九霄一派銀河水』氣象相似，所指當然是一水。夢芙蓉本
 意寫水畔美人尤爲透澈。

背燈欹鳳枕，見一珠秋弄。水裙風鬢露華無力，飛下珊瑚影。又微芒不
 定，月墜金波孤迥。小立空塘，怨紅衣半卸，消受夜涼緊。脈脈鴛鴦眼正
 穩，乍蓮房粉墜驚初醒。香重煙輕，愁絕共幽映。五更魂魄冷，吟斷錦雲休
 訊。捐佩疑寒，更凌波恐溼，塘外曉風陣。

定庵破戒草詩集紀遊前後二首敘述的也是湖畔與美人相會之事。不過所敘之湖似非太平湖。故老相傳爲十利海。謂太清曾與定庵在十利海幽會。孽海花太清與定庵在甸廠相見，或者又是根據這兩首詩。

又其所戀美人若非皇室名姬，則爲貴家女子，又可以拿他的詩詞來證明。憶
瑤姬：

唳鶴吟鸞，悄千門萬戶，夜靜塵寰。玉京殿杳，悵九霄仙佩，不下雲軒。今年小謫，知自何年？消盡煉瓊顏料，素娥今夕無人問，裙袂生寒。定萬古長對晶盤，歛莊嚴寶相，獨坐嬋媛。幽懷知有恨，玉笙吟澈澈骨難眠。雙成問訊，青女凭肩，瑤華筵宴罷，長風起，吹墮離愁到世間。

瑤華：（董雙成畫像）

雲英嫁了，弄玉歸來，向翠樓瓊戶，虛無萬疊，試問取金闕西廂何處？容華絕代，是王母前頭人數。看紫衣仙佩非耶？漢殿夜涼歸去。低鬟小按霓

裳，唱月底仙聲，記否親遇？霞宮侍宴，渾忘了聽水聽風前度。天青海碧，也只合其中小住。笑人間兒女聰明，倒寫成雙名字。

又『夢玉人引』前已述及，茲不復。這幾首詞裏的美人所居則爲『玉京』『霞宮』『漢殿』『翠樓』『瓊戶』所服御則爲『霓裳』『仙佩』『雲駟』其人則爲董雙成。按雙成隨侍王母左右，在天仙中品級甚高，是貴女皇姬身分，所以知道定庵的戀人，決非小家碧玉。

又無著詞多用『霓裳序中第一』『瑤華』『夢玉人引』『憶瑤姬』『桂殿林』『鳳棲梧』『夢行雲』等調，這些字眼也含有他與貴家女子戀愛的暗示。我們固不能限制詞人用調的自由，但看定庵用此等調子如此之多，不能不疑其爲有意。

定庵的戀人工文筆，能詞，又可於他詞中看出。洞仙歌：『把花魂細縮，月夢低敲，間譜得十疊新詞堪記，』又『銀鈎傳來勸箋，愁看，比玉能紅，比簫能脆』意難忘：『涼月珊瑚伴，蘭心玉性，試語還難。秋花分少影，秀句寫冰紈』

……」『知音何苦輕瞞？者温存隱秀，慧思華年。』以知音相許，足見兩人於戀愛之外，還有一段文字因緣。

在定庵詩詞中影射他與貴家婦人戀愛的作品如此之多，不能不啓讀者疑竇。當時貴家婦人居住城西水畔，才名藉藉衆口者止有顧太清一個；況丁香花一詩又明明說他內眷與太清有往還，讀者之附會這一段豔史，當然無怪了。

(二) 杭人之推波助瀾 太清之貫籍無考，或謂爲吳人或謂爲顧八代之裔。據孟心史先生考證則謂爲久居京師仕宦者之女，且生於吉黑瀨海產鹿之區，引『次夫子清明日雙橋新寓原韻』及『食鹿尾』二詩爲證。這句話頗爲有理。太清善於騎馬，常與其夫並轡而出，遍遊名山勝水，這一點便決非漢族嬌弱女性所能到了。況旗人無姓，太清族望爲西林，故自署爲西林太清春。（其名爲春，字子春，太清乃其號）有時則直號太清春。惲珠正始集韻子春小傳謂其氏顧，我以爲其姓顧或效漢人習慣，或漢軍旗人本有姓。總言之太清決非漢族，而是旗籍女子。

之有才者（日本鈴木虎郎稱其爲漢軍人）

但太清雖非漢族，却頗喜與漢官內眷來往，尤喜與杭人來往。考其同遊之女友有阮許雲姜，許石珊枝，錢李紉蘭，孫許雲林，武沈湘佩，許項屏山，……考惲珠國朝閨秀正始集諸人大都有小傳作品。冒鶴亭根據各家詩文集考得各人歷史大略，現在我更爲編排之如下：

阮許雲姜，孫許雲林：兩人爲姊妹。父爲許周生，母梁楚生恭人，錢塘人。

（梁楚生恭人號古春軒老人，著有古春軒詩鈔。顧太清同其兩女交遊，與她亦有書信往返。天游閣詩集屢有『答古春軒老人』、『題自畫菊花寄古春軒老人』詩）
雲姜嫁阮芸臺相國之子福爲妻，雲林嫁孫承勳，見陳左海許周生君墓誌及潘素心梁楚生恭人古春軒詩序。

許項屏山：錢塘人，許演生尙書之妻。善畫，梁楚生有題族婦項屏山女史畫花卉卷一詩見古春軒詩鈔。許演生之母是顧太清的乾娘。故天游閣詩集稱許演生

爲六兄，有謝許漢生司寇六兄贈銀魚螃蟹詩。日本鈴木虎郎天游閣詩集卷七有

「同治丙寅十一月初一日哭許漢生六兄」詩

許石珊枝：爲漢生尙書子婦。

錢李紉蘭：爲錢衍石給諫錢子萬之妻。錢衍石妻陳女士有聽松樓遺稿，太清曾爲之題詩。紉蘭爲秀水人。太清「春日游法源寺前後和錢侍郎詩五首。乃雲姜遂和詩至六首，紉蘭和詩七首，並又篆書七言長歌送來，余不獲已，復次前韻三章答之。」其詩云：「熟讀古文字，名姝秀水傳，書成吳氏韻，畫法米家顛；金薤垂仙露，玉堂森寶烟。清風灑幽谷，蕭艾別當前。」可見紉蘭不但能詩，且擅長書法。

武沈湘佩：名寶善，錢塘人，武陵雲妻。著有鳴雪樓詩草，見兩浙輜軒錄。

又湘佩著有閨閣詩話錄太清詞五首。

此外尚有雲姜之女阮手蓉，雲林之女孫靜蘭，其名均見於太清詩集。又有陸

碧卿，陳素安，汪佩之，雖非浙人，却與雲姜等同遊，當然也有些瓜葛。

太清乃旗籍貴婦，其與杭人內眷發生親密友誼，想由許家乾娘的關係。又阮芸臺爲相國，同時親藩亦與往返，天游閣集中關於阮相國的詩不少，可知其由了。

現在我們再來考龔定庵的內眷。定庵原配段宜人，爲段玉裁的孫女。段玉裁本是定庵外祖父，是親上結親的。嘉慶十八年段宜人卒於徽州府署。二十年繼配何宜人來歸。宜人字吉雲，山陰人，安慶知府裕均之從女孫。她的學問雖不知如何，但道光六年定庵作寒月吟，慨念勞生，有偕隱之志。詩序稱「相喻以所懷，相勗以所向」又有「示君讀書法，君慧肯三思」可見何氏也是個志趣不凡，知書識字的婦女。她既然了解文墨，又以同籍關係，自然有資格，也有機會和同時居住北京的浙籍婦女往還，而至於和太清往還了。定庵之丁香花詩寫內眷與太清的交誼，孟心史先生謂爲不足怪，我極以爲然。

但太清與杭人內眷往返，不意竟被人猜其與龔定庵戀愛，身名皆大受厭累，這又誰能料及的呢？太清被杭人之累，可於罵陳雲伯一詩見之，其詩題云：

「錢塘陳叟字雲伯者，以仙人自居，著有碧城仙館詞鈔，中多綺語。更有碧城女弟子十餘人代爲吹噓。去秋曾託雲林以蓮花筏一卷，墨二錠見贈，予因鄙其爲人，避而不受。今見彼寄雲林信中有西林太清題其春明新詠一律，並自和原韻一律。此事殊屬荒唐可笑，不知彼太清此太清是一是二，遂用其韻，以記其事：

含沙小技太玲瓏，野鷺安知澡雪鴻？綺語永沈黑暗獄，庸夫空望上清宮！
碧城行列羞添我，人海從來鄙此公。任爾亂言成一笑，浮雲不礙日光紅！

據冒氏考證，太清曾託女友許雲林索汪允莊夫人題其聽雪小像，允莊效花蕊宮詞體爲八絕報之。允莊是許雲林的表姊，而爲陳雲伯之子婦，則雲伯雖託名題詩，太清也應當看許雲林汪允莊的面子爲他留點餘地。況雲伯此舉無非欽慕太清才名，其事雖可哂，其情實可恕，在受之者不過一笑置之，便可了事。今太清竟

將陳雲伯罵得一文不值。一則曰『鄙其爲人』，再則曰『人海從來鄙此公』，諛之爲『庸夫』，咒其『永墜黑暗地獄』，大有恨入骨髓之勢。且詩中用『含沙』用『浮雲蔽日』等典，分量也太重。孟心史謂雲伯與定庵同里，疑其於當時蜚語，有所關合，故太清惡之如此，我以爲很是不錯。不過孟心史後來又說了香花案之謠傳起於冒鶴亭校刻太清集之後。考冒氏刻集在宣統元年，孟氏將時代移後五六十年，且使冒氏獨尸造謠之罪，未免自相矛盾。我以爲蜚語當時已有流傳，一則無著詞過於巧合，二則吾們貴國人大都是『造謠學校』高等畢業生，對於造謠一事，最稱特長，而於閨閣隱事，尤津津樂道；至於婦女尤其多話，喜歡談論人家是非。太清之被誣，其原因是碧城女弟子，還是陳雲伯，我們不得而知，但觀太清詩中之所云云，杭人之推波助瀾，可以想見。定公與太清一則金閨俊彥，一則皇族名姬，正如孟心史所謂『得紐爲一談，自足風靡一世』，至其年歲之不合，事跡之參差，他們就不暇問及了。太清東海漁歌踏沙行老境『敢將淪謫怨靈修，虛名蚤被

文章誤」淪謫似指被迫出邸事（見後）「虛名早被文章誤」則分明說己之被讒，乃由文名太高之故。

（三）載鈞之昏瞶橫暴 蜚語的結果，顧太清是被迫出邸。龔定庵則相傳被繪貝勒派人尋仇，定庵於是狼狽出都，厥後暴卒丹陽縣署，有人謂被仇家毒死。孟心史對此兩點極力否認，他最有力的證據是：

（1）無著詞選於壬午，（道光二年，公元一八二二）刻於癸未，（道光三年）則此詞之作必在壬午之前。要之作此者在道光初元，至十九年己亥出都，安有此等魔障互二十年不敗，而至己亥則一朝翻覆者？……又己亥爲戊戌（道光十八年）之明年，貝勒已沒，何謂尋仇？定公此時年已四十八，太清亦已老而寡，俱非清狂蕩檢之時。況定庵出都，有留別諸同僚詩，甚爲從容，無仇家不利之說。其不肯再入國門，乃其清興所至，難以常理論。

（2）太清之出邸，不過載鈞兄弟不睦，挾其太夫人爲難，故出邸暫避，觀其

詩中「奉堂上命」及「斗粟與尺布，有所不能行」諸語可知。但不久仍歸邸，可
以天游閣識集詩爲證。

孟心史先生數千言的考證其扼要點都在這裏了。但細心評斷，覺心史之說，
仍不能據爲定論。

關於第一點，無著詞雖選於壬午，刻於癸未，但安知他們戀愛不在壬午之
前？己亥之前太清定庵俱已半老，固不能更談「羅曼史」，但壬午之前，兩人都
正在火刺刺的青年時代呀！魔障互二十年而不敗，一朝反覆，固無此理，但太素
與太清愛情過篤，他生前無人敢於揭破，他一死此事始顯露，亦事實上所常有。
貝勒已沒，固不能尋仇，但嗣子報仇，亦人情之所許。但觀太素（太清的丈夫繪
貝勒之號）於道光十八年七月七日棄世，太清以同年十月二十八日即奉堂上命攜
子女出邸。襲定庵以翌年四月三日出都。各事蟬聯而下，風發雲湧，不可制止，
此中必有一同一動機爲之主使。

孟心史根據湯鵬《海秋詩後集贈米丹木結句：「苦憶龔儀部，筵前賦白頭」自注：「往時丹木入都，值定庵舍人，忤其長官，賦歸去來。」遂謂定庵出都是爲了得罪上司，憤而掛冠，並非爲仇家所迫。但忤長官，儘可從容歸去，何必棄其眷屬儼從，以一車自載，一車載文集百卷，倉倉皇皇，好像逃難一般？其雜詩「罡風力大簸春魂，虎豹沈沈臥九關，」不是有人危害他，京師不能更居的口氣嗎？「我馬玄黃盼日曛，關河不窹故將軍」不是趕路出都，幸而路上未遇留馘的口氣嗎？況定庵之祖龔匏伯，父闍齋官京師，至定庵已三世，垂及百年，北京好像自己家鄉，感情深厚，其已亥雜詩有：「進退雍容史上難，忽收古淚出長安，百年荼轍低徊遍，忍作空桑三日看」之句。其他則別西山，別翠微山亦均有詩，對於京師，有不勝其繫戀之意。可見定庵之出都，實有逼而然，並非不得已。且雜詩有「生還重喜酌金焦」之句。既曰「生還，」可見在都必曾遇大危險，幸而得脫。十月北上迎眷，至任邱縣遣一僕人都，其子書來乞稍稍北，乃進次於雄縣，又

請，又進，次周安縣。以後再也不敢進一步了。故雜詩有「漸近城南天尺五，迴燈不敢夢觚稜」之句。孟心史對於此等事實，僅以「乃其清興所至，難以常理論」二語了之。殊不能使人心服。

其暴卒於丹陽，固不敢即謂爲仇家毒斃，但證以前後情事，蛛絲馬跡，亦復隱約可尋。定公是否死於正命，實屬疑問。

關於第二點，自太素死後，長子（正室妙華夫人所生）載鈞襲固山貝子爵，大清卽於喪後三月奉姑命出居邸外。於養馬營賃宅一區。出邸之時，情形很是顛沛，天游閣詩集四卷有詩，序曰：

七月七日先夫子棄世，十月二十八日奉堂上命攜劍初兩兒，叔文以文兩女，移居邸外。無所棲遲，賣金鳳釵購得住宅一區，賦詩以紀之。

仙人已化雲間鶴，華表何年一再回？亡肉奇冤誰代雪？牽蘿補屋自應該。已看鳳翅凌風去，剩有花光照眼來。（此宅中海棠最多）兀坐不堪思往事，九

迴腸斷寸心哀。

太清乃太素愛妾，自從妙華夫人死後，太素即不續娶，九年之間，佔盡專房之寵，儼然同正室一般。載鈞雖嫉視其弟，也不能於父親骨肉未寒之際，對他素所鍾愛崇敬的人，下此毒辣無情的手段。甚至連生活費都不供給，區區一座棲身之所，也要太清自己典釵來買。若非他對太清抱有一種重大的懷疑和由這懷疑中所生出來的嫌惡情感，決不至此。即云挾祖母爲難，但太清已生子女多人，在貝勒邸中地位亦已穩固，若載鈞沒有極重要的藉口，太夫人也不會讓她出去。況「亡肉奇冤」尤覺可怪。這個典故出於前漢書 蒯通傳，略謂「里婦夜亡其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婦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縑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太清之用此典，明明說有不白之事，被姑所疑，而致被逐。其曰「奇冤」措詞沈痛已極，如果尋常姑婦不和，用不著這兩字。

孟心史說太清出邱後旋復歸來，以侍奉姑病諸詩爲證。太清出邱之第二年，太夫人抱病，太清仍回邱侍奉。有『庚子十月七日先夫子服闋，因太夫人抱病未果親往，僅遣載釗詣南谷，痛成六絕句』第三首道：『九泉能否念慈親？老病思兒信愴神。雖有諸孫終不及，承歡難慰暮年人。』第四首道：『思量到此不勝悲，況是高堂病已危，二載憂心惟有淚，龐姑苦志有誰知？』太清姑如間感情，據詩觀之似不甚壞。謂姑婦失和而出邱，我不能信。但載鈞是長孫，況又襲爵，儼然爲一家的主人，他要和太清爲難，太夫人也難左袒。太清『雖有諸孫終不及，承歡難慰暮年人』明指載鈞不能承歡。大約載鈞除了種種昏瞶橫暴的舉動以外，還有壓迫太清母子出邱一事，爲太夫人所不願意的吧。

心史據天游閣燕集詩謂『太清集名天游閣，係邱中一處，當是太清燕息之所。集中有『丙申（道光十六年，公元一八三六）夏至同夫子登天游閣，』可證其在邱內，決非後來養馬營賃宅中物。壬寅（道光二十二年，公元一八四二）又

有「穀雨日同社諸友集天遊閣看海棠，庭中花爲風吹損，祇妙香室所藏二盆尙嬌豔怡人，遂以爲題，各賦七言四句」。時在太素沒後四年，讌集仍在邸中，合之前一年庚子詩所云太素服闋之日以太夫人病未詣南谷，可知姑婦之間，猜嫌旋釋，其復歸邸中，不知在何時……』但心史考證，略有錯誤。太清聞姑病危而歸侍，（或者其姑自喚她回，）姑死之後，又被載鈞驅出了。這裏我得到兩個證據。太清詩詞集中國現有的刻本均不完全，（詩闕第五卷，詞闕第二卷）日本鈴木虎雄所見內藤炳卿藏天游閣集鈔本，詞詩集各多三卷，遂作天游閣集鈔本一文。現由中國公學教授儲皖峯先生譯出，題曰『關於清代女詞人顧太清』載在清華週刊。其東海漁歌五集滿江紅一詞的詞序說：『辛丑（道光二十年，公元一八四〇）十一日爲先姑斷七之期。前一日率載鈞，載初恭詣殯宮致祭。月之九日，長子載鈞由南谷遣騎諭守護官員及廚役等，初十日不舉火。予到時已近黃昏，深山中雖有村店，因時近新年，便餅餌亦無買處。有守靈老僕婦熊不平，具菜羹粟飯以進

食。嗚呼古人有云：「周公與管蔡，恨不第三間」誠所謂也。遂填此闕，以紀其事。」考詩集，太夫人抱病在庚子十月（道光二〇年，公元一八四〇）辛丑（次年）十一日爲其斷七之期，則太夫人之抱病，差不多有一個多月的光景，其死必在庚子年十一月間。斷七後太清率子女致祭，載鈞竟傳諭守兵不供茶飯，那麼她回到邱中如何度那種歲月呢？我想太夫人喪事一完之後，太清一定又率兒女回到養馬營賃宅中去了。

至於天游閣的問題，鈴木虎雄天游閣鈔本有惜秋華一詞的題目，原注「壬寅七月廿一日重觀邱中天游閣舊居有感。」其曰「重觀，」曰「有感，」是居住外間，有事入邱，見舊居而生感慨的口氣。穀雨在清明之後，若壬寅清明之後，太清已復歸邱中，則七月之詩，不應有「重觀」字樣了。所以我說天游閣應當有兩個：丙申年和太素同登，及壬寅七月重觀的是邱中之天游閣；壬寅穀雨日賞海棠的是養馬營賃宅中的天游閣。——按詩集壬寅年尚有「上巳訪棟鄂武莊，留予小酌，遍

遊邸中園亭，且約初十日過子天游閣看海棠一詩——中國文人習慣，每以所居亭軒樓館，取爲詩文集的題名，或自己的別號。己身遷徙，所居亦隨之遷徙，但所遷徙者爲虛名而非實物。太清將邸中天游閣的名字，搬到她養馬營宅，大概也是這種辦法。況養馬營宅中海棠極多，典敘賃宅詩已有說明。又辛丑閏三月二日病中憶釗兒有「庭中海棠花，爛熳開如錦，多病對殘春，思兒難就寢！」此詩作時，太夫人已死，可見太夫人死後，太清仍然出邸。又庚子年她的女友紐蘭寄到「闔家共賦春生」詩數十首，太清和以十章。第七首道：「何處春生早，春生小院中，柳纔飄弱綫，花已破條風。簾額停雲膩，房櫳曉日融，鳥啼催夢醒，綠上海棠叢。」這是她自賦養馬營宅中風景，辛丑年又有「筠鄰主人見惠彤管茶甌，并惜餘春慢詞一闕。是日子他出，歸來以此致謝」詩中有「東風惹恨吹紅雨，青鳥」脚書降碧天；落盡海棠春去也，綠楊庭院草芊芊」所寫園庭景物相類。又有惜花詞：「海棠嬌泣牆之東」亦壬寅年所作。可知她自太夫人死後並沒回邸。

太清之出邸，主動者爲載鈞，故太清恨載鈞最甚，集中詆毀載鈞之語無數。在載鈞之壓迫太清出邸，尋仇襲定庵，無非爲他父親報仇，洗滌王家名譽汗點，其用心亦未常不可恕，但太清本無與龔氏戀愛的一回事，他憑了一點風聞，便居然大作大爲起來，太清屢詆其爲昏曠橫暴，果然不能不說昏曠橫暴了。

我口口聲聲說太清被誣，却偏舉了許多相反的證據，似乎不能維持我的主張了。但現在我要舉出正證了，這正證只有一條，却很有力，便是倒溯上去的年月不合。

孟心史說無著詞選於壬午，刻於癸未，詞之作當更在壬午之前。我前面已說過安知他們的戀史不更在壬午之前呢？近人劉大白先生亦說『此詞——指紅禪室詞之瑤臺第一層——決爲龔氏三十一歲以前的作品。他那段戀史，是否發生於三十一歲以前，却須細考，方得明白』——舊詩新話一八九頁——如果定庵戀史發生於二十九歲或三十歲之間，則顧太清那時爲二十二三歲（太清生於清嘉慶四

年，公元一七九九）那時他們發生戀愛是可能的。因為男女年齡均當青春壯盛之際，情感熱烈，思想浪漫，每因一時衝動，決定終身命運。況他們兩個又都是曠代難逢的天才，我們可以借用都蘭博士（Dr. Durant）形容柏拉圖遇著亞里斯多德的話道：『天才與天才相遇，其和諧如炸藥遇到火燄』他們愛情的爆發，原無足怪。但據龔定庵的外祖父段玉裁先生經韻樓文集懷人館詞選序：

『仁和龔自珍者余女之子也。嘉慶壬申（嘉慶七年，公元一八〇二）其父由京師出守新安，自珍見余於吳中，年裁弱冠。余索觀所業詩文甚夥，間有治經史之作，風發雲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爲長短句，其曰懷人館詞者三卷，其曰紅禪詞者又二卷，造意造言，幾於韓李之於文章。銀盤盛雪。明月藏鷺，中有異境。此事東塗西抹者多，到此者少也。自珍以弱冠能之，則其才之絕異，與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

嘉慶壬申龔定庵爲二十一歲，是年三月，他父親闈齋先生簡放徽州知府，定

庵侍行。四月從母親段恭人歸甯吳中，旋就婚於吳。他生於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七月初五日。嘉慶十七年三月出都，實際尙不到二十歲。而顧太清生於嘉慶四年己未，正月五日，到嘉慶十七年三月之前，雖云十四歲，而實際不過十三歲。二十歲男子固可戀愛，十三齡女孩談此事恐怕太早吧。定庵示詞集於其外祖父時已哀然成帙，則必須兩三年光陰方可寫成。其桂殿秋一詞自序爲庚午年六月所作之夢，是年定庵僅十九歲，（實是十八歲）而太清則不過十一歲半，況據龔氏詞十九歲時與戀人相會時戀史已有五年（見後）時定庵十六，而太清那時還是六歲的小孩。十三歲女孩同人戀愛已嫌太早，六歲女孩而能同人戀愛，豈非「人妖」麼？

太清與太素同年，太清十二歲時，太素亦不過十一二歲，十一二歲的女子或能嫁，而十一二歲的男子決不能娶。卽曰太清自幼生長邸中，其與太素的關係如紅樓夢襲人晴雯之於賈寶玉，但無著詞中戀愛對象，爲貴家少女，未言其爲婢妾之流。況據太清癸巳（道光十三年，公元一八三三）『夫子清明日雙橋新寓原韻』

詩道：『蕭寺垂楊岸，明寺第幾灣，去來今日事，二十五年間（自注：余二十五年前侍先大人曾遊此寺）……』太清作此詩時年三十五歲，由癸巳倒溯二十五年，太清正十歲。十歲的時候她還在母家，十一二歲時不見得便入繪貝勒府。況據孟心史的考證，太清之父，亦爲仕宦之流，更不見得便將女兒賣作人家奴婢。

好了，好了，這一條證據，可以救得顧太清了。那怕他有千百條反證，四面圍攏壓迫，把人擠入永不能自白的疑獄，這一條證據，也足以打倒他們而有餘了。這好像一道光明射破千年黑暗，這好像猶太商人歇洛克在公堂上磨刀霍霍，要割安東尼的胸頭肉，旁觀者望絕心死，但鮑梯霞只說一句話，情勢便立刻改變。我們要想證實龔顧戀愛的公案，除非將顧太清的入世年月提早四五年，但太清夫婦年齡，在他們詩詞集中說得清清楚楚，無論如何，改她不動。我們即想爲滿足我們的雅興起見，證實這段趣味深長的藝術戀史，其奈那位鐵面無私的時間老人不允許何？

此外還有幾個小小證據，也可以杜塞主張龔顧戀愛者之口，我們不妨將牠舉列出來。

第一：或謂定庵與太清發生戀愛，是因定庵職務上與太清丈夫有聯帶關係。太素曾管宗學，而定公又曾爲宗人府主事，定公爲其僚屬，故得爲人幕之賓，由此而得到與太清戀愛的機會。孽海花即作此說。但太素管理宗學在丙戌年，（道光六年）道光十年，管理御書處及武英殿修書處，是年冬授正白旗漢都統。至道光十五年，他已罷官家居，享閒散之福去了。而攷定公年譜，他之擢宗人府主事在乙未歲，（道光十五年）那年繪貝勒早已不在宗人府了。

第二：假使太清的丈夫繪貝勒是個臃腫龍鍾，尸居餘氣的老頭子，或是個目不識丁俗不可耐的紈袴兒，太清以豐才美貌，嫁了這樣一個男人，則或免不了『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之感，而有與別人發生戀愛關係的可能。但事實告訴我們太素與太清同年，而且也是十分愛好文學的人。與太清唱酬相得，集中提及太

清必大稱揚一番，對於她真可謂極敬愛之能事。太清對於丈夫愛情亦非常專且篤，丈夫號太素，她即自號太清，丈夫別號幻園居士，她即自號雲槎外史，（此見鈴木虎郎所見東海漁歌所署名）丈夫全集名明善堂集，她的全集即號天遊閣集，丈夫詞集名南谷樵唱，她的詞集即名東海漁歌，伉儷之愛外，又加上文學的同情，其家庭幸福，美滿達於極點，太清又何必更有外慕？

第三：太清雖是個才調卓絕的女子，而從她的作品上看來，性格却是很方正的，而且還是個禮教觀念很深的女性。集中雖有幾首豔體詩，自己早標明『戲擬』。關於她愛人——她的丈夫——方面的作品，端莊亦較流麗爲多，無論如何，太清實說不上是個風流人物。說她有同別人戀愛的事，實是冤枉了她。況周頤東海漁歌序謂『末世言妖競作，深文周內，字內幾無完人。太清之才之美，不得免於微雲之滓。變亂黑白，流爲丹青，雖在方聞之士，或亦樂其新豔，不加察而揚其波，亦或援據事實，鈎考歲月，作爲論說爲之申辨者。余則謂言爲心聲，

讀太清詞可決定太清之爲人，無庸斷斷置辨也。」此語可謂實獲我心，我這篇文字，其實可謂是多做的了。

關於顧太清的話，我暫時沒有得說了，關於龔定庵的話却不得不更爲一提。龔氏與太清既絕無戀愛的事實，那麼無著詞究何所指呢？我再三研究，姑下一個假設，無著詞的內容可分爲真假兩方面來說。

真的方面：是定庵少年時真的和一個別的女子有一段戀愛史。無著詞初名紅禪詞，見定庵無著詞自跋，及段玉裁懷人館詞序。但它更早的名字爲紅禪室詞。近人劉太白先生舊詩新話第二十七則謂於民國元年，經紹興一個王姓書賈手上，得到一本鈔本定庵紅禪室詞。卷首有今流行本所無的定庵自題三絕句，又每卷首葉之第二行，都有「碧天怨史龔自珍倚聲」九字。而「碧天怨史」四字，又用淡筆塗去。劉先生認這個抄本是定庵使人代錄的初稿，牠的證據一則卷首三詩是定庵筆路，決非假託；二則他人未必會塗去他的別號，塗痕必是他的親筆。劉氏細檢各

詞：計見於無著詞選者三十六首；見於小齋遮詞選的三首；見於懷人館詞選的四首；爲定庵全集各種詞選中所無的三十二首。又無著詞中所有，而爲此本所無的九首。我去夏想考證顧夔戀愛的事件，渴想得劉先生抄本一爲參考，曾託儲皖峯先生轉求胡適之先生向劉先生奉借。胡先生已答應我了，但劉先生那時恰不在上海，故未借着，至今悵悵。劉先生抄本中有定庵所作某王孫小傳一篇文字與今通行本有簡複之不同。其著墨之哀感頑豔，有如漢晉小說。（見舊詩新話四十九則）其中說「某王孫，鑲黃旗人。年十六，未議昏。」「中表某氏，正黃旗二甲喇貴家，有女年十五。」通行本傳後言「此爲嘉慶丙寅丁卯間事（公元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越辛未（公元一八一二）序之如此。」丙寅丁卯間定庵正十五六歲，定庵無著詞言庚午（公元一八一〇）十九歲時至光明殿與情人相會，則他們戀愛的時間，約有五年之久。傳中女郎「工填詞，多哀怨語，險麗奇譎語，愴怳迷離語；又多奇夢，若在瑤池閩苑中，殆非人間人也」則又與無著詞中貴家少女能填詞相

合。王孫遭家難，女家遂瞧不起他，求婚拒不與，兩家兒女皆病，後來女郎之婢杏兒授意王孫，引入女之臥室，那一段文字寫得極其哀豔動人。尙有一段云：

「一日王孫乘間至。杏兒云：『王孫來耶？』褰簾導之入；遙揭軟紅帳，立於床前。女方睡，張目見王孫，薄怒，召杏詰之。杏託不知。王孫云：『無他，來相訣耳。』因執手泣。』無著詞醜奴兒令：『鸞箋偷寫伊名字，琴語依稀，箏語依稀，花影無媒忽進幃。蘭因絮果從頭問，吟也淒迷，搢也淒迷，夢向樓心鐙火歸。』

南歌子：『香霧漫空溼，珠簾空地橫，雲圍月擁見卿卿，受盡輕憐痛惜不分明。

紅淚彈前恨，心香警舊盟，瑤華密帳絮三生，招恨五更風，急斷魂驚！』此二闕所寫情事，亦恍惚與傳相同。提到鐙火簾幃字，無著詞頗不缺少。浪淘沙寫夢：『中有話綢繆，燈火簾鈞。』洞仙歌：『正文窗四扇，縹緲華空，晶豔豔玉女明燈一笑』夢行雲『曉幃怯春冷，重簾下，眠未醒，』情景均甚相類。該女郎似爲貴族出身之旗女，所以詞中屢以瑤姬，玉人等字影射。

定庵十一歲從父入都（見年譜），何以於十五六歲時竟與旗女發生戀愛，實不可解。但定庵確有愛戀滿洲女性的心理傾向，這可於他作品中看出。定庵是個奇絕的天才，他不但文學上造就，於二千年文學界獨樹一幟，其賞鑒美人的眼光也與衆不同。定庵同時代的人對於女性以纖弱爲美，崇拜金蓮尤爲狂熱。但定庵獨不然，他心目中美人以康健完全爲標準。這標準只有滿洲女子具有之。己亥新詩之窈詞形容袁浦某名妓云：「玉樹堅牢不病身，恥爲嬌喘與輕颺，天花豈用鈴籬護？活色生香五百春。」某名妓雖非滿人，但非工愁善病的中國普通女性可比，故定庵特別賞識她。他極反對女人纏足，己亥雜詩之偶感云：「姬姜古妝不如市，趙女輕盈躡銳屣，侯王宗廟求元妃，徽音豈在纖厥趾？」因此他對於天足女子便特具好感。如婆羅行謠：「婆羅門，來西胡，勇不如宗喀巴，智不如耶蘇。繡衣花帽，白若鵝鼻。娶妻幸得陰山種，玉顏大脚其仙乎！……」菩薩頌係咏遼聖宗第十女之墓中有句云：「大脚鸞文鞞，明妝豹尾車」他於天足如此津津樂道，其

識見之突過時代，只有袁子才差可比擬，這或者是他少年時代與旗女戀愛所遺留的影響吧？況劉大白先生所得龔氏紅禪室詞抄本，卷首龔氏自題三絕句，有「盡將閱歷寫成吟」之語，既曰閱歷，則這段戀史確係事實了。

假的方面，則無著詞全部都是他捏造出來的戀愛史。禮教森嚴的時代，文人想嘗藝術戀愛的意味而不可得，則託之於夢寐，託之於遊戲筆墨，甚至假造戀愛對象或理想中的女性如林青西青散記之偽造賀雙卿。胡適之先生稱之爲「文人的宗教」可謂諛而近理。定庵無著詞中的少女，恐怕也是他宗教的幻象，使奧國佛洛伊德來將他的心理分析一番，或者要說這是變態的性慾作用了。

若非捏造戀史，則或者是定庵象徵的筆法。定庵以寫神思銘一篇冠其全集。有署名公助者評云：「文心雕龍神思篇極論文章之奧。定公爲此銘冠集之首，猶太史公之自敘也。……」（扶輪社精刊本）全銘文理奇奧，難以尋釋。其中有曰「熒而不舍，襲予其涼，咽而復存，媚予其長。戒神毋夢，神乃自動，黯黯長

空，樓凝萬重。樓中有鏡，有人亭亭，未通一言，化爲春星。其境不測，其神習焉，峨峨雲玉，清清水仙。我銘代絃，希聲不傳，千春萬年。」

所謂樓台。所謂燈火，均與無著詞戀史可以互相印證。所謂春星則秋心第三首「我所思兮在何處？胸中靈氣欲成雲，棧通碧漢無多路，土蝕寒花又此墳；某水某山迷姓氏，一釵一佩斷知聞，起看歷歷樓台外，窈窕秋星或是君！」詩中縹緲恍惚，不可捉摸的情人，同寫神思銘中的似乎同一性質。至於水仙則與定庵一生的關係更爲密切，他十三歲時建德宋先生命作水仙華賦，後尙保存集中爲少作之首。無著詞的美人居於水畔。丙戌又有夢中述願作云：「湖西一曲墜明璫，獵獵紗裙荷葉香，乞貌風鬟陪我坐，他身來作水仙王。」此時他已四十餘歲，尙念念不忘水仙，實不解其何意。又無著詞木蘭花慢：「故人碧空有約，待歸來天上理天琴」自註：「予夢中受詞一卷讀之，一人告余曰此天琴譜也」我們初疑是指戀人所作詞，因爲無著詞全部都紀戀史，不能另指別事的。但他文集補編又有天

琴頌，所謂『余鼓斯舞斯，黃斯玄斯，哲斯文斯，萬靈其徹聞斯。』又不指戀愛了。難道這都是他的象徵自己文思的筆法嗎？中國文人雖不富象徵思想，但所謂美人芳草，以比忠貞，惡鳥怪獸，以比小人，自從屈原開端，後來模擬者也不乏其人。不過均以『人』爲對象，以『物』爲對象者尙少所聞，其以無形質之『心靈』爲對象者則更可說沒有，定庵居然獨創此例，可謂奇人做的奇事了。

或者有人說以文字象徵心靈亦無不可，以女子爲象徵，造出這許多故事，則不但可笑，亦爲中國前此文士所未有，定庵雖好奇，亦未必至是。不知這事在別人做不出。在定庵却做得出。他本是個極詭僻的文人，思想行事與普通人都不同，有時他竟會不惜矯揉造作，斲傷自然的性情以求符合他那詭僻條件。他的爲人是充滿神祕性的，奴史問答借僕役與書記談話描寫自己便可證。那僕人自述從主人一紀有餘，而他又是能算天九算地九，聰明伶俐無比的，却還摸不着主人的行藏。定庵在此，竟活畫出一個奇奇怪怪，不可了解的自己的小影。又能令公少

年行云：『名驚四海如游龍，攫拏不定光影同』他以行藏詭秘，沾沾自喜，於是可見。他的文章的神祕性更爲豐富了。他的文，他的詩，他的詞無不深奧隱晦，難讀難懂。但這也費了極大的代價來的。他平生著述甚富，詩亦極多，古今體編年詩自十五歲時始。己亥雜詩自註云：『編年始嘉慶丙寅終道光戊戌，勒成二十七卷』但今所傳者止有破戒草二卷，己亥雜詩一卷，不足二十分之一，少壯之作蕩無一存，人或謂其失傳，我則疑其自毀。但觀己亥雜詩『華年心力九分殫，淚漬蟬魚死不甘；此事千秋無我分，毅然一炬爲歸安！』自註：『抱功令文二千篇見歸安姚先生學塲。先生初獎借之，忽正色曰：「我文著墨不著筆，汝文墨筆兼用。」乃自燒功令文』所謂功令文卽科舉時代弋取功名之八股，定庵居然做了二千篇，且聽姚先生一言，又付之一炬，其志之堅，力之毅，實屬可驚可羨。至其編年詩二十七卷者大約也遭了功令文一樣命運。其紙冢銘云：『隗子瘞其所棄之言三千七百九十一紙，既築由以封之，并爲元石之辭曰「一言一魂氣上縱，大光

下泣萬星動。心界續續內無空，百朔望血勿汝慟。埋汝特汝積者衆，「李氏云」當其無，有車之用」』這紙家中所埋者或者有其少作之詩歌。我們須知道文學有『大家』與『名家』之別，大家無體不包，局面廣大，而名家局面總比較小。這不是他故意要小，實有不能不小的苦衷，因為他造意立言，要自成一家，局面大了，格調不能不雜，格調雜了，便不能精粹了。所以大家有時反不能表現其作品的特色，而名家能之。定庵能割愛，故其作品能造成中國文學界特異的作風，不但得大名於嘉道時代，且風靡咸同之際，著名詩人譚嗣同，差不多完全擬仿他，黃遵憲，康有爲也受了他不少的影響。梁啓超辦新民叢報其時詩人所作莫不具定庵詩格。餘波所及，還成了蘇曼殊一派的情詩，其勢力可謂大極！但焚埋已成作品以求顯作品之奇特，求之古人中亦絕無僅有，這就是我所批評他的『不惜矯揉造作，斲傷自然性情，以求符合他那詭僻條件』的說法了。他之不惜捏造戀史以爲其文學之象徵又何足怪呢？

最後，我們更不妨說句神經過敏的話，他對於顧太清也許有存心影射的行為。不過並非無著詞而爲紀遊等作。考太清天遊閣詩集編年始於道光丙戌。丙戌之前，才名諒已稍起，其作品必已不少傳播都人士口中，欣羨她的想不乏其人。定庵內眷既與往還，聞妻述太清才貌，於中安能無動？無著詞既偶然與她巧合，索性再做幾首紀遊詩來影射顧太清一下，豈不更妙。紀遊後首：「歸途又城闈，朱門敏還入，袖出三四華，敬報春消息。」又有所思：「終古天西月，亭亭悵望誰！」考定庵三十歲居城南道觀。據張青瑯文集序知爲圓通觀。圓通觀本是廟宇，在宣武門外丞相胡同下之南黃街。以地勢按之，宣武門內之太平湖恰在牠之西北。丙戌年他三十五歲，若他仍居圓通觀，則此城闈之「朱門」及「天西」字樣，不能說毫無所指。況夢中述願作又有「湖西一曲墜明珠」之語呢？

在定庵之爲此，或者想借此引起讀者的疑心，朋友的注意，加增自己行藏上神祕的氣分，以爲得意。這本是他一種文學的策略。想不到朋友們誤以爲真，紛

紛傳揚，竟傳入那糊塗昏亂的繪員勸兒子耳中。於是初則尋仇，使其不得不狼狽南下，還饒他不過，使人暗殺，俾其不得壽終正寢；這又恐非那個狡獪好事的文人初意所能料及的吧？

文學以真美善三大條件爲依歸，定庵的這些文字無論象徵神思也好，影射與顧太清戀愛也好，終不免一僞字。何況壞人名節，以完成一己之神奇，我覺得他無甚可取。王國維先生人間詞話：

『讀會真記者惡張生之薄倖，而恕其姦非，讀水滸傳者恕宋江之橫暴，而責其深險，此人之所同也。故豔詞可作，唯萬不可作儂薄語。龔定庵詩云「偶賦凌雲偶倦飛，偶然閒慕遂初衣，偶逢錦瑟佳人問，便說尋春爲汝歸」其人之涼薄無行，路然紙墨間，又何必考厥平生，而後知其邪僻哉？」』

王氏若知道定庵誣蔑顧太清之事，更不知作何感想？

附錄 顧太清評傳

有清一代學術最爲發達，而詞的造詣尤爲卓絕。吳梅村，朱竹垞，王漁洋，龔芝麓均爲初期最大作家。其後則有前七家，後七家；前十家，後十家之目。乾嘉之後，詞分兩派：厲樊榭立浙西派，郭頤伽大暢厥風。他們以姜白石，張玉田爲圭臬，不肯入北宋一步；其作品句琢字鍊，歸於醇雅，雖末流漸趨堆砌，但鄭文焯又起而振之，其勢尙未全衰。張皋文創立常州派，與弟琦選唐宋詞四十四家爲詞選一書，其後又有周企庵爲之繼承。這一派的作品，闡意內言外之旨，推文微事著之原，比傅景物，張皇幽渺，開倚聲家未有之境。清代不但文學家無不工詞，即那些嚴義正氣的理學名儒，究心康時經世之用的廟堂大臣，也有一二卷小詞流傳於世。所以清代詞人之多，詞集之富，實爲前代之所罕見。而且個人創作

的量數也著實可驚，如朱竹垞作詞八卷。陳其年則竟至三十卷，一千八百首。郭麐的靈芬館詞有蘅夢，淨眉樓，懺餘綺語各集。項鴻祚憶雲樓詞有甲乙丙丁四稿。其他詞話詞評之作，亦復騰起雲湧，盛極一時。如說兩宋是詞的黃金時代，那麼清代可說是詞的第二黃金時代。這好像花卉一般，春天的花嫣紅姹紫，馥郁芬芳，一陣陣爭奇鬪豔，一番番立異標新，我們以為天地的元氣已發洩盡了，造化的匠心已精巧到無以復加了；但經過炎長的夏季之後，來了溫和的秋天，於是自然界又有一番絢爛的表現。論者謂詞至清代，可謂為『貞元絕續之交』洵為不誣。

清代不但男詞人甚多，女子工詞者也不少。小檀樂室彙刊閨秀詞，搜羅有清一代女詞人專集，至百餘家之譜，其以片調隻詞流傳人口者尚不在此數。盛況可想而知。

但在這許多詞人之中，只有兩個滿洲男女詞人成績最為優異。男詞人是納蘭

容若，他作了一部哀感頑豔纏綿悱惻的飲水詞，人謂爲李後主再世。譚復堂說詞有才人之詞，學者之詞，詞人之詞的分別，王漁洋錢謙益代表第一派，張皋文周企庵代表第二派，只有納蘭容若和蔣鹿潭項蓮生三人代表第三派。所謂詞人的詞者，能表現詞家本色之謂；當行出色，無捏着腔子唱好詩之謂；所以譚氏甚至說有清一代詞的世界，都被他們三人鼎足三分地分領去了。這話也許過於恭維，但容若的詞的價值確也有永久不能磨滅的特色。女詞人是顧太清。況周頤說「太清詞得力於周清真，旁參白石之清雋，深穩沈着，不琢不率，極合倚聲家消息。求其詣此之由，大概明以後詞未常寓目，純乎宋人法乳，故能不煩洗伐，絕無一毫纖豔，涉其筆端。」臨桂王鵬運謂滿洲詞人男有成容若，女有太清春而已。但沈氏則更至於說「今以兩家詞互校，求其妍秀韶令，自是容若擅長，若以格調論，似乎容若不逮太清。太清詞其佳處在氣格，不在字句，當於全體大段求之，不能以一二闕爲論定，一聲一字爲工拙。此等詞無人能知，無人能愛，夫以絕代佳人

而能填無人能愛之詞，是亦奇矣。」照況氏的說法，則太清詞尙凌駕乎容若之上，那麼這位非常的女詞人的一切我們是不容不知道的了。

一 太清之母家

太清的族望爲西林，或謂爲漢軍人，謂其姓顧名子春則見於惲珠正始集。冒鶴亭天游閣詩集序則曰「或曰吳人，或曰顧八代之裔。」若其爲吳人，何以能入滿洲王室？則或是量珠論聘，而充下陳的了。但孟心史決其非吳人，其證據有二：

(一) 太清生長京師，非由江浙一帶被賣而來。她道光十三年癸巳（公元一八三三）有「次夫子清明日雙橋新寓原韻詩」，自註「余二十五年前侍先大人曾遊此寺。」雙橋寺在暢春園宮門西，太清之所謂新寓，爲海淀寓園。那時皇帝臨幸園中，羣臣趨朝不便，每於此地置別墅，或假寓挈眷而居。太清時年三十五，二十五年前她止十齡。若他父親不是久居京師的人，那有挈幼女遠遊海淀的道

理？恐怕他父親還是趨朝羣臣之一，假寓於此者呢。

(二) 太清有食鹿尾詩：『海上仙山鹿食萍，也隨方貢入神京。晚餐共飽一條尾，卽有鄉心逐物生。』因海上之鹿而起鄉心，則其故鄉必爲吉黑瀕海產鹿之區可知。(心史叢刊三集，丁香花條。)

有了心史的考證，則太清爲吳人之說可以不攻自破。況太清丈夫太素買得南谷爲佳城，其詞集名南谷樵唱，太清詞集則名東海漁歌。或謂京師無所謂東海，太清之名其詞集，不過以對偶求之，以東海對南谷，以漁歌對樵唱，以示其唱隨之樂，與好合之致而已。不知太清之所謂東海乃其故鄉，何嘗無其地哉？至於顧八代之裔則以無旁證，不敢斷定。顧八代滿洲鑲黃旗人，姓伊爾根覺羅氏，字文起，康熙間以蔭生充護軍隨征雲南，還授筆帖式。吳三桂反，以學士協贊軍務，克復粵西滇南，俱有功，累擢禮部尚書，卒諡文端。他在滿人中以文學著名，所以有人以太清爲其後裔。

考其母家，父母早歿，而兄弟姊妹尙存。兄字少盛，大清呼之爲仲兄。景況似甚寒，常由大清資助。乙未中秋寄仲兄詩云：

茫茫四海少朋儔，應是東坡念子由；今歲秋來寒特早，西風和淚寄羊裘。

又有暮歲寄仲兄用東坡和子由『苦寒見寄』韻，其中：

旅食恐不周，多病凋豐顏，一月寄兩書，一書五六篇。告我客中事：略有好因緣，縣令與之遊，我聞心喜歡。吾兄本書生，所餘惟青氈。

照詩中語看來，他的哥哥不過是個州縣幕客的流亞，『所餘惟青氈』則又是個寒士。

她的兄弟名知微，大清集中庚子（道光二十年，公元一八四〇）三月光陰五更風雨多病懷人殊覺無聊恰值知微弟過訪細論篆法詩中有『幻園弟子真無愧，別有煙霞腕底生。』自注『知微篆法受之太素道人。』太素是大清丈夫繪貝勒的別號，那麼我們可以知道太素生時，知微常到他府來玩，而且曾隨之習書。她不

知何年死了一個兄弟，東海漁歌惡夢『事事思量竟有因，半生嘗盡苦酸辛。望斷雁行無定處，日暮，鵲鴿原上淚沾巾……』太清詩集編年，而詞則否，但此詞與題曇影夢痕圖一詞相隔不多幾頁。太清天游閣集重題曇影夢痕圖作於乙未年，（道光十五年），大約她雁行折翼之慘，即在這年吧。

她的姊姊名字，集中未載。辛丑（道光二十一年，公元一八四一）有題楚江姊丈突明畫牡丹詩，冒鶴亭校注謂楚江爲果毅親王之後，襲奉恩鎮國公，諡曰恪慎。可見她姊姊也嫁了一個貴族。

她的妹妹名霞仙，戊戌（道光十八年，公元一八三八）有往香山訪家霞仙作。庚子有四月十四日家少峯兄霞仙妹攜劍初兩兒遊八寶山以首夏猶清和爲韻成五律一首。其他關於霞仙之詩亦不少。霞仙居於海淀，似亦適滿洲貴家。

由她姊妹多嫁滿洲貴族這一點看來，太清之爲旗籍出身，不待辯論了。

二 太清之生年月

大清生於清嘉慶四年己未（公元一七九九）正月五日。這可由她丈夫太素及她自己詩集中看出。太清於三十六歲時生第九個兒子載同，爲什麼叫做載同呢？因爲太清生於正月五日，載同亦生於正月五日；太素的父親榮恪親王三十六歲姑生太素，現太素亦於三十六歲生載同，有這兩層關係，所以名之爲同。太素當他出世時詩道：

『先考三十六，生余頗憾遲。我年三十六，同兒生亦奇。生日同伊母，生年同我期。祝兒同父母，名同字同之……』

不幸那孩子於同年臘月底患痘而殤，故太素哭子詩有云：

『正月五日同兒生，臘月廿二卽長行，……』

太清每年元旦及生日差不多均有一詩。丙申（道光十七年，公元一八三七）生日詩『三十八年日月催，年年此日不勝哀。』戊戌有四十初度詩。

她同她丈夫太素同年，戊戌有上元後一日恭祝夫子四十壽中有『八十平分賦

好春』之句，自注『子與夫子同生於己未。』己未是公元一七九九，故知他們同生於嘉慶四年。上元後一日爲正月十六日。東海漁歌春燈次夫子韻二首第二首，後半闕『春王寶籙注延年，松柏蔭常圓。喜君與我生同歲，祝三多，樂勝從前，好景如何今夕，新詩載入芝編。』自注『十六日夫子誕日，』則太素比太清遲入世不過十一日。

三 太清之夫與子女

太清乃繪奕貝勒之側室。貝勒爲清高宗之曾孫，高宗第五子（瑜貴妃生）榮純親王，生子蘇億爲榮恪郡王，繪奕則榮恪郡王之子也。太清天遊閣詩集有集先恪郡王玉皇心印經字四首。

清朝的制度，親藩子襲爵必下降一級，高宗子爲榮純親王，他的兒子便爲郡王，到了繪奕便成了貝勒了。但以玉牒考之，繪奕實爲清高宗嫡親曾孫，真個是金枝玉葉的天潢貴胄。但繪貝勒雖出身皇族，卻與那班腸肥腦滿，俗氣逼人的王

公；或鬪雞走狗荒淫無度的貴遊子弟不同。他嗜好風雅，能詩詞，擅書法，又精於金石書畫的賞鑒；對於建築上更能獨出心裁，巧製新樣。（見後。）而且性情恬退，不樂仕進，可惜他生於帝王之家，不然又何常不是那嘯傲煙霞，寄情梅鶴的林和靖一流人物。他自號太素道人，又號幻園居士，子章是他的別號，他的全集又號子章子。他太素的別號，似始於己丑（道光九年，公元一八二九）之後，因為那年與太清共作的乙渠聯句，他還署名子章，不署太素。他的正室爲妙華夫人，長他一歲，逝於庚寅年（道光十年，公元一八三〇）七月五日，年三十三，逝時以自書遺教經及玉馬爲殉。見明善堂詩注。可見妙華夫人亦擅長書法。

太素著有明善堂集，內分詩詞二編，詩曰流水編，詞曰南谷樵唱。共八册。太素以乙酉年秋授散秩大臣，丙戌管理宗學。庚寅秋管理御書處及武英殿修書處，是冬授正白旗漢軍都統，三十七歲辭職不出。

太素共有子女九人，正室妙華夫人誕生長子載鈞，三子載欽。欽以痘瘍於壬

午（道光二年，公元一八二二）臘月十七。太素哭載同詩所謂「十二年間兩喪子，人間空有淚如波。」卽指此。

其餘七子爲太清所出。

二女（大排行，下仿此）孟文適超勇親王，車登巴咱爾。太清有送二女孟文郡君往察罕爾避暑詩及其他各詩。

四女仲文適一等子博昌。

五子載釗生乙酉（道光五年）七月九日。爲太清長子。

六女叔文名載通，適承恩公崇端，氏喜塔拉氏。

七女以文名載道，歸富察氏、日本鈴木虎郎天遊閣鈔本有戊申（道光二十八年，公元一八四八）二月初六七女以文歸富察氏占此示之五律一首。

八子載初。

九子載同生於甲午正月五日，殤於同年臘月二十二日。其殤也以痘。太素

哭子詩自注云：『先是三兒載欽痘瘍後，兒女皆倩老潘種花。今春潘翁歿，其第四子於九月間強與種痘，不出，妄云此子無痘。至臘月間病，伊又用竈底抽薪法與剋削和解，蓋恐見苗也。至月半病亟，始更俄羅斯秦醫名婆爾斐里者治之以截風油，浴之以芳草，故又遷延七日乃死。』死後其父母以周東村傳經圖爲殮。太清亦哭以詩云：『同兒未週歲，一旦捨我死，誰謂久能忘，老淚無時已。』』

四 太清之居處與別業

太素之邸第在今北平之太平街太平湖之間。太素詩『太平湖畔吾家住，車騎翩翩傳宴還。』貝勒府後爲醇賢親王府，因太素與醇親王奕讓爲兄弟行。此府後來爲醇邸所得。醇邸行七，故太平街之府俗稱七爺府。光復後爲進步黨所據，現在北平平民大學卽設其內。聞其中亭榭花木極一時之勝，但在太清詩中祇有所居之天遊閣，著之篇章，餘則未曾提及。

太素於永定河之西，大房山之東買得南谷。極力經營，後來竟成了一個極爲精美的別業。南谷購於甲午年三月之前，初本擬爲葬地之用。載同殤於甲午，太素哭子詩有『買山新得大南谷，卜葬何妨改舊村』之句，故知其購南谷於甲午年。太清天遊閣詩集遊南谷天台寺詩二首亦作於甲午，第一首第一句云：『三月三日天台寺。』最後又有『笑指他年從葬處，白雲堆裏是吾鄉。』自注『寺爲明慈聖李太后所建，夫子擬葬夫人於此。』（按正室妙華夫人逝世後葬金頂山。太清於其期年遣載釗往祭，有『金頂山頭風雨夜，殯宮哭奠一兒來』可證）則南谷於是年三月之前已爲太素所有可知。太素死後卽葬南谷，太清亦隨葬，故冒鶴亭有『南谷春深葬夜來』之句。

南谷風景本佳，太素於此費了五年的功夫，建築了不少屋宇。太清詩謂『度其山勢，因其樹木而構之，闌干窗櫺，皆自畫圖而製。』可見太素是個富於藝術思想的人。其建築有：

(a) 大安山堂

(b) 霏雲館 階下有海棠兩株，是乙未年太清之所手植。故先夫子大祥率劍初兩兒叔文以文兩女恭謁南谷詩有『紅葉雙樹我親栽』之句。

(c) 清風閣 建於高嶺之頂，可觀遠景，天遊閣集題南谷清風閣次夫子韻『迺因高嶺起高樓，東北遙山入望收，』自注『聞夫子言雨後閣上可望數百里。』

東海漁歌次夫子清風閣落成韻尤可覘清風閣是個什麼的形勢：

羣山萬壑引長風。透林皋，曉日玲瓏。樓外綠陰深，憑闌指點偏東，渾河水一線如虹。清涼極，滿谷幽禽嘹唳，翠靄溟濛。任海天寥闊，飛躍有無中。雲容，有白衣蒼狗，無心出，變化虛空。細草絡危巖，花秀嫵，日承紅。清風閣高凌霄漢，列岫如童。何年歸去，泉石各疏慵。

讀了這樣壯闊的描寫，清風閣之爲清風閣可想而知了。太清與丈夫兒女來遊輒寄宿於閣中，此閣亦爲其妝閣。所以天遊閣詩有『後二十年家事少，相隨到此

共遨遊，詞亦有「何年歸去，泉石各疏慵。」

清風閣壁間有太清親筆題句。太清詩「素壁長歌君自寫，」自注「清風閣壁間有夫子題句。」太素又曾於此作曉望詩，逝後三週年，太素率兒女來祭，有晨起同通兒清風閣看初日有感之詩，說道「高閣延朝日，晨妝對遠山。」

總之清風閣是太清最愛之所，以後亦常來遊，每宿數日而去。

(d) 紅葉庵

(e) 大槐宮

(f) 平安精舍

大槐宮及平安精舍太素逝後爲長子載鈞所毀。且延番僧在清風閣作法事祓除，太清不勝痛恨，有「平安精舍大槐宮，碎瓦零甎滿目中，」及「期年已改先人道，妝閣權爲選佛場，未必九原無見識，料應回首也悲傷」等詩。

太素在世時欲爲百年計，南谷一切花木果蔬，及牛欄豕棚數目皆有詩，見明

善堂流水編第十五卷。後爲載鈞賃出，每年祇得租錢六十餘千。太清庚子年清明前率五兒載釣八兒載初宿清風閣夜話有感，極詆載鈞之不孝。

南谷尙有所謂南洞者，本擬爲太素藏其著作之所。太清春日憶南谷，「擬欲藏書南北洞，洞庭禹穴不須誇。」自注「夫子曾有詩擬將平生著作，藏此爲副墨。」

五 太清之才藝

太清富於文學的天才，平生著述極爲豐富。她曾著詩集曰天遊閣集，詞集曰東海漁歌。但集名亦頗有些考證。據惲珠國朝閩秀正始集卷二十錄太清詩數首。前有顧子春小傳，云著有子春集。可見太清最早的集，名爲「子春集。」

況周頤東海漁歌序說他於光緒戊子己丑間（十四年至十五年，公元一八八八至一八八九）「與半塘同客都門，於廠肆得太素道人所著子章子及顧太清天遊閣詩，皆手稿。太清字楷書秀整。惜詞獨缺。如其後僅得聞東海漁歌之名。或告余

手稿在盛伯希處，得自錫公子，或曰文道希有傳鈔本，求之皆不可得。思之二十年於茲矣，癸丑（民國二年）十月索居海隅，冒子甌隱（即冒鶴亭）自溫州寄東海漁歌來……」

據況周頤所說他所得的手稿，名天遊閣詩，似乎太清詩集名天遊閣集而詞名東海漁歌了。

但其實，天遊閣乃太清詩詞集之總名。猶之乎太素全集名明善堂，而內分流水編與南谷樵唱也。這有二個證明：

（一）冒鶴亭說宣統己酉（元年，西紀一九〇九）黃陂陳士可於北京廠肆中得天遊閣集，凡詩五冊，闕第四卷，詞四卷，闕第二卷。中多割裂，蓋爲當時未經寫定之本。冒氏乃先將詩集排比成編，付上海國光社出版，名之爲天遊閣集。而東海漁歌則遲到甲寅（民國三年）年方付西泠印社出版。冒氏因爲漁歌不全，想搜得全本後始行付梓，所以兩書之出版，參差六年之久。

(二)日本鈴木虎郎從炳卿內藤借讀他所皮藏之天遊閣集鈔本，內分詩詞兩部分。詩無名，詞則名東海漁歌。

冒氏所得天遊閣詩，謂爲五卷，闕第四卷。故冒氏刻本將原本卷五強分爲第四第五兩卷，以期符合原書卷數。但據鈴木虎郎所見鈔本共七卷，鈔本比冒氏刻本多出一百三十四題，共詩二百四十餘首。冒氏所得東海漁歌鈔本共四卷闕其二卷，實則三卷，但鈴木所見鈔本共六卷。比刻本的詞多出一百四十七闕。可惜這許多詩詞，我們均無福看見，僅由中國公學教授儲皖峯先生譯得一些題目罷了。（譯文名『關於清代女詞人顧太清』，載清華週刊。）

太清不但工詩善詞而已，又善繪事。照她集中所述，大概喜作花卉。乙未有疊前韻題畫海棠扇答雲姜三首。『疏點愁飛雨，豐枝欲化煙，』不啻爲她自己藝術作贊。同年有四月二十二日雲姜以摺扇囑寫，歸來畫折枝梅，丙申有自題梅花便面詩。及題自畫菊寄古春軒老人。庚子有自題畫扇寄紹蘭詩及爲介庵王孫慶廉畫

牡丹執扇。凡此見於詩中者不勝枚舉。

大概太清夫婦都精於賞鑒，取藏古書畫甚多，集中每多題畫之作。從前李清照和她丈夫趙明誠也極其愛好藝術。夫婦常同遊大相寺，購買碑文水果，歸來展玩咀嚼，自謂爲葛天氏之民。但他們家計不裕，有時想收集些心愛的藝術品，必須質衣典物，方得到手。有一次有人拿了一幅徐熙著色牡丹來，索價二十萬。他們已經承受了，卒以錢湊不出來，捲而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這真是清貧文學家普遍的苦處。但太清卻不然，她的丈夫繪奕貝勒是個天潢貴胄，家勢鼎盛，以他的力量去搜求藝術品，自然求無不獲，何況他又是一個賞鑒家呢？他家名畫，如：唐寅「麻姑圖」，倪雲林「清閨閉圖」，王翬「赤壁之遊」，李思敬荷葉鸕鶿，錢舜舉荷花，恽南田畫冊，黃慎山水，錢元昌「升恆圖」，王叔明「聽松圖」，太清均有題詠。有時則和太素同題。其家庭藝術空氣之濃厚，唱酬之樂趣，均可想見。

太清知曉音樂與否，集中不可考。但冒鶴亭校天遊閣集於太清春遊詩後綴云：「太清遊西山，馬上彈鐵琵琶，手白如玉，琵琶墨如黑，見者謂是一幅王嬙「出塞圖」也。」孟心史謂冒氏自序謂少時聞外祖周季况星詒，言太清遺事甚詳，此當是聞之况先生者。太清生於滿族，所以未染漢族婦女嬌柔纖弱習氣，她能騎馬，和丈夫太素出遊時，總是並轡垂鞭，飽覽湖山秀色。若她真能琵琶，則馬上彈奏，說不定果有其事。

六 太素逝世後家庭之變故

太素逝於戊戌年（道光十八年，公元一八三八）七月七日，壽僅四十。太素一死，太清便從美滿香甜風光旖旎的環境裏一交跌入愁城恨海中間了。太素的長子載鈞是正室妙華夫人所出，父死後襲固山貝子爵。他爲人昏曠橫暴，好聽信小人之言，與太清意見不合。父親喪事一畢，便挾祖母（太素之母榮恪郡王之妃）命令，將太清母子五人（載釗載初二男，叔文以文二女）一齊壓迫出邸。太清只

得自己典賣金鳳釵，在西城養馬營賃屋數間暫住。戊戌有詩序道「自先夫子薨逝後，意不爲詩。冬窗檢點遺稿。卷中詩多唱和，觸目感懷，結習難忘，遂賦數字，非敢有所怨，聊記予生之不幸也。兼示釵初兩兒，」詩曰：

昏昏天欲雪，圍爐坐南榮，開卷讀遺篇，痛極不成聲。況此衰病身，淚多眼不明！仙人自登仙，飄然歸玉京。有兒性癡頑，有女年尙嬰，斗粟與尺布，有所不能行。陋巷數椽屋，何異空谷情！嗚嗚兒女啼，哀哀搖心旌。幾欲殉泉下，此身不敢輕；賤妾豈自惜？爲君教兒成。

冒鶴亭及孟心史據「斗粟與尺布，有所不能行」兩語，疑載鈞壓迫太清出邸是爲了兄弟不相容。但那時太清長子載釗不過十三四歲，次子載初及叔文以文兩女更爲幼稚，似乎還談不到閹牆的事。況逼逐出邸之後，連生活費都不給她，要她典釵賃宅，受盡顛沛之苦。載鈞即悍然爲此。太夫人似乎也不能坐視呀！庚子年十月太夫人患病，太清入邸侍奉，太夫人逝世後，喪事纔畢，又被趕出。辛丑新

年十一日，太清率子女到南谷致祭，載鈞甚至傳諭南谷守兵不許舉火，幸有守靈老僕婦熊媼看不過去，具菜羹粟飯以進，太清母子始勉得一飽。其待遇太清如此苛刻，如此不近人情，實令人疑駭。我以為這決不是兄弟不相容的問題，其中必更有其他重大原因，這或者便是太清與名士龔定庵戀愛的謠傳的關係吧？太清文采風流，照耀當世，是當時滿洲婦女中最有才名的一個，恰巧龔定庵有無著詞和紀遊詩發表，詞中戀愛對象是一個居住水畔的貴族有才女子；詩中戀愛對象亦居於城闌朱門之內，與太清身世吻合；所以當時有人疑心龔氏與太清曾有過一番風流公案。更加太清的乾娘許漢生老太太是個杭州人，太清因為她的關係，認識了許多杭州官眷。定庵的內眷何夫人與她亦有贈答之雅（見定庵丁香花詩）嫌疑的空氣便更濃厚了。載鈞聽信人言，以為真實，為保全家聲起見，故能要挾太夫人將太清母子擯出邸外。

但這件事太清實是冤枉的。孟心史有丁香花一文為之辨護，載心史叢刊三

集。我亦作『清代男女兩大詞人戀史研究』下篇名丁香花疑案再辯，在武漢大學文哲季刊上發表，讀者或可參看。

七 太清之晚境

太清出邸後，最初數年經濟甚感拮据。庚子生日哭先夫子云，『觀畫暫能忘俗累，餐書或可療清貧。』七月二十一日南谷寶頂山爲山水冲陷，寶頂山是太素葬處，太清欲爲修理，但苦無錢，故詩序有『……無奈釗初兩兒皆在幼年，而衣食尙不給，況於修葺乎？』詩中有『聞報此言腸寸斷，欲與匠作奈兒貧。』

但太清母子也還分得田產若干。庚子有送釗兒往完縣查勘地畝詩。可見她們的田產都在完縣。

辛丑十二月釗兒娶婦喜而有詩道：

錦堂春色繡芙蓉，彩結宮燈瑞靄濃，吉事有祥兒娶婦，門闌多喜壻乘龍。

（自注，二女孟文適超勇親王車登巴咱爾，四女仲文適一等子博昌，六女叔文）

許字承恩公崇端（指太素）善後司婚嫁，愧我無能病懶慵；惟願九泉加護佑，螽斯從此衍華宗。

壬寅元日試筆：

五日春風暖漸催，東南風起彩雲開。嬌兒公服輝金縷，（自注，國朝定制）王公子弟十八歲行冠禮，釧兒生於乙酉，本年元日受二品頂帶（新婦斑衣獻壽杯；階下籊龍延綠竹，枝頭結子望紅梅，心香一瓣虔心禱，早願含飴弄小孩。她第二個兒子載初丁未（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十八娶婦。長子載釧又舉一子，同在子時，太清曾以七律一首記之。

七女以文於戊甲（道光二十八年）歸富察氏。

同治庚午（九年，西紀一八九〇）毓乾毓兄兩曾孫皆患痘，半月之間，兄弟相繼而歿。太清有五律記之。時年已七十二。

太清於七十七歲雙目失明，但還不廢吟咏。其逝世不知在何年，但鈴木鈔本

東海漁歌最後一首有序曰，辛未十二月初六日夜夢一麗人云云。詞後又書曰西江月，光緒二年午日夢遊夕陽寺。時太清年已七十八歲。逝世必在七十八歲之後。

八 太清作品之批評

太清的詩詞都很有功夫，但以藝術眼光評之，則詞的價值遠在詩上。所以我們寧派太清爲詞人而非詩人。

她的詩力量略嫌薄弱，不脫閨閣習氣。但極自然，極真率，天機活潑，筆墨流暢，處處表現她那落落大方的態度來，實非一般矯揉造作的女詩人所能望其項背。她的詩有時竟用白話。如

諸天法象認不出，荒草深埋真武堂。
（戊子八月雨中遊城西天禧昌運宮廢址）
寒鴉三十對，老樹幾千年，
（題趙伯駒畫古木寒鴉）

白雲觀裏放齋期，十擔黃芽一釜炊；
乞得一盆真上品，菜根風味古人知。

（白雲觀乞齋）

大魚不上釣，少魚不中食；寄語釣魚人，莫費閒心力。（魚竿）

圍爐自煮冰壺水，共飲清清茶一杯。（十日盆梅作花，用竹葉庵夜賞盆梅詩

韻）

可畏後生真不錯，花箋妙句喜頻來。（贈蓋園星槎兩姪）

胸膈痛不禁，病發三日晦，幼弟不知愁，伴予惟兩妹（閏三月二日病中憶釗

兒）

諸詩皆有宋人意味。但我最喜歡她七月初九日清風閣望釗兒（自注，兒生於

乙酉七月初九日）『老眼凭高看不清，忽聞林際馬嘶聲；今朝馳馬登山者，十七

年前此日生！』那馳馬上山的勇敢少年是誰呢？他不是由我腹中出來的嗎？他不

是會啼哭喜笑在我懷抱的嗎？他不是會尋梨覓棗，依戀於我膝下的嗎？十七年前

他還是一個嬰嬰宛宛的赤子，而於今竟成了七尺昂藏的丈夫了。春花般的前程在

他眼光中照耀，黃金般的幸福張開手臂歡迎他了。一切母親的眼淚，母親的快

樂，母親最切的盼望，母親最大收穫的驕傲，都在這一瞬心情裏表現，所以堪稱爲一首上上作品。

太清詞的好處，況周頤東海漁歌序加以極確切的批評，前已引不更贅。總之她的詞確可以況氏的『深穩沈着』四字盡之。漁歌中多長調，動輒百餘字，這已是不容易了。而和宋人諸作，其魄力之雄厚，氣度之醇雅，措詞之新清秀麗，甚至突過原作。她也善於言情，如雨中接雲姜信：

故人千里寄書來，快些開，慢些開，不知書中安否費疑猜。別後炎涼時序改，江南北，動離愁，自徘徊！徘徊，徘徊，渺予懷，天一涯，水一涯，夢也，夢也，夢不見當日裙釵。誰念碧雲凝竚費腸迴。明歲君歸重見我，應不是別離時舊形骸！

此詞有情文相生之妙。又久不接雲姜信用柳耆卿韻：

又盼到冬深，不見故人消息，況當雪後幾枝，寒梅綠萼如滴。對疏香瘦影

思佳客。細思量兩地相思，怕夢裏行蹤無準，各自都成悲感。無極，九迴柔腸，十分幽怨，幾度寫付宮闕。鴻雁空延佇，雖暫成小別也勞心力。回首當初，在衆香國花同惜。恁無端雪來柳往，天天使人疏隔。知何時共剪西窗燭，萬千言與語，叨叨向說。卻還愁，說不盡從前相憶。

此詞況周頤評云：「樸實言情，宋人法乳，非纖豔之筆，藻績之工，所能夢見。」我以爲這首詞還有一種好處，那便是溢於紙面的一片真摯的情感。

太清又善於咏物。咏落花云：

花開花落一年中，惜殘紅，怨東風，惱煞紛紛如雪撲簾櫳。坐對飛花花事了，春又去，太匆匆。惜花有恨與誰同？曉妝慵，忒愁容，燕子來時，紅雨畫樓東。儘有春愁啣不去，無才思，是遊蜂！

因落花而想及遊蜂，實爲匪夷所思，無怪況氏要許爲「一片空靈，天仙化人之筆」了。

她的咏物，還能以少許勝人多多許。太素以十金易得古玉笛一枝，且約同咏，先成翠羽吟一闕，太清乃作一十六字令：

聽，黃鶴樓中三兩聲。仙人去，天地有餘青！

這『天地有餘青』五字，真與『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異曲同工。寥寥十六字，比太素那闕慢詞，還要出色。

還有我所愛的幾首小詞春夜調寄早春怨

楊柳風斜，黃昏人靜，睡穩棲鴉。短燭燒殘，長更坐盡，小篆添些。紅樓不閉窗紗，被一縷春痕暗遮。澹澹輕煙，溶溶院落，月在梨花。

『澹澹輕煙，溶溶院落，月在梨花，』是何等絕妙景境！

冬夜聽秋蟲調寄一痕沙

金鼎重薰甲煎，錦帳雙垂銀蒜。床下小蟲鳴，作秋聲。斗室沈沈寒漏，一穗殘燈如豆。風竹掃閒庭，細聽聽。

手。

這首詞用的是庚青韻，又多用疊韻字，讀之恍如聆蟲聲，實爲寫物詞的聖

快。

尙有許多好詞，不及多引，讀者自己去讀東海漁歌，一定可以得到許多愉

陸放翁評傳

——中國第一尙武愛國的詩人——

一提詩人陸放翁，我眼前便立刻湧現這樣一幅活動圖畫：

大雪過後，萬山漫漫一白，好像無數霜鋒攢刺在灰黯色的天空裏。杈枒老樹在雪的重壓之下，仍然勉強地撐張它們枯瘦的枝柯，彷彿要同寒威宣戰。在它們兀傲的神氣裏似有無聲之聲在怒喊道：我們雖爲你惡勢力所屈伏，所凌虐，但我們蘇鱗蒼皮內還蘊藏着活潑生機，春風來時，你再看那如雲的新綠吧！悲咽的澗水抱着大的小的冰塊，潺潺流去，碰着巖石，琤琮作碎玉響，破敲四山的沈寂。這時候正是傍晚的天氣，太陽像一輪火球，抱着山角徐徐下墜，殷紅的光，照在皚皚積雪上，有如戰場凝凍的血迹，光景極爲慘澹。雪地上錯錯落落印着許

多野獸的蹄痕，知道這裏是豺狼出沒的區域。

樹林深處，馬蹄得得，四山起了一種清朗的回聲。十幾頭高大獵犬，颯風般從樹後馳突出來，接着便出來了一羣騎士，他們都穿着獵裝，手握長矛，背上負了弓箭。當頭的一位壯士，穿一件白色戰袍，蒙茸的狐裘卸在肩背的一邊。這壯士年齡大約有四十餘歲，臉色爲塞上風霜所侵，微覺蒼黑，眼光耿耿，勇毅之氣，溢於眉宇。看他凝重的氣概，頗似一位大將，但再看他風流儒雅的丰度，却又像一位詩人。

是，他是一位詩人，他生長江南，現在從軍這甘陝一帶。詩人跨在馬上，注目襯托着萬朵玉芙蓉的長天，他的心靈上重沈沈好像壓着什麼，那是荒涼的感覺，是愁慘的氣象，凝結成爲一片冰塊，梗在他胸中。

『江南初冬天氣，小橋流水，古木寒鴉，蕭瑟中仍有溫柔的詩意，這裏可就大不相同了。』詩人沈吟着正想做一首詩，忽聽見他的同伴失聲驚叫道：

「雪地上有虎迹，虎在這裏，我們要當心呀！」

一句話還沒有說完，只聽得獵犬發了瘋似的汪汪一陣狂吠，樹林裏枯草瑟瑟地響，竟跳出一頭斑斕大虎。那羣獵者，本爲獵虎而來，現在見了目的物，反而嚇得心驚膽戰，機械地撥轉馬頭，四散逃命去了。那位白袍壯士，正想做詩，見了猛虎，出其不意的也嚇了一跳，本想跟着他的同伴一路逃走，但一剎那間，他腦筋裏閃電似的轉了一個主意。他爲什麼要轉主意，只有天知道，他自己不知，我們更不能知，總之，他那時不但不逃，反而手挺丈八長矛，拍着馬向猛虎迎來。那猛虎大吼一聲，做一個跳擲的姿勢，張牙舞爪，直向壯士撲去，壯士一挺長矛，恰擲在它的心窩裏，將一頭猛獸直直地叉住！

那虎又大吼一聲，山谷都爲之震動。用爪子搭住矛幹一陣亂咬，矛幹幾乎斷折。彼時事勢極其急迫，雙方生死，決於頃刻之間，除了拚命向前，沒有徊翔的功夫，也沒有退步的餘地。壯士奮平生之力，與猛虎相持；且住，他不是孟賁，

不是烏獲，更不是拔山扛鼎的楚霸王，他不過是一個詩人，他如何能有和猛虎相持的力？這力，當然不是他固有的力，簡直是神力，出乎他意外來的，好像他平日做詩，有時忽得妙句疑有神助一樣。你看吧，他這時眼漏火光，怒髮飛立，人和馬都天矯如龍，那枝丈八長矛再也不離猛虎的心窩。虎呢？忽然像要倒地，忽然又奮起，吼聲如雷，胸前鮮血噴溢，這隻負了重傷的錦毛大蟲，簡直發了瘋狂，恨不得把它的仇敵，抓下馬來撕成肉片。但十幾次翻騰之後，猛虎的力量漸漸鬆懈，吼聲漸低，血流更甚，倏忽間倒在地上，再不能動彈了。

這時候躲在樹林背後的同伴一個個歡呼着跑出來，他們恰才看了這場壯劇，人人嚇得臉色慘白，像墳墓裏鑽出來的死人一般。這也難怪，看了當時可怕的景象，便是鐵鑄的神經，也要震顫；何況他們原都是些平常的人物呢。

躺在血泊裏的大蟲還沒有完全斷氣哩，渾身顫抖着，痲攣着，像是生命最後的掙扎，壯士從容由它胸前抽出帶血的霜鋒，雖然累得精疲力盡，面無人色，口

角邊却露出一痕勝利的微笑。

四面的山，一地的雪，他踟躕滿意地立馬山岡下，落日的光輝照在他的頭上，暈成一道光榮的冠冕！

這位刺虎的壯士是誰？正是我所要介紹給讀者的中國第一尚武愛國詩人陸放翁了。

中國的詩人未嘗不多，詩史未嘗不富，但請問那一個詩人能到深山去刺虎？那一部詩史有這樣一個壯快的故事？現在有了，我們又安能不極力替它表彰一回，教於今一般文弱青年，看一個好榜樣。

這刺虎的事不見於放翁的本傳，別的筆記裏像也沒有記載，但這是放翁平生第一得意的事，自己竟終身樂道不衰，詩中敘及也不下十餘處，我於今且鈔他一首記敘最完全的長歌來看看吧：

孤雲兩角不可行，望雲九井不可度，蟠冢之山高插天，漢水滔滔東流去。

高皇試劍石爲分，草長苔封猶故處，將壇坡陁過千載，中野疑有神物護。
我時在幕府，來往無晨暮，夜宿鴻陽驛，朝飯長木舖，雪中痛飲百榼空，
蹴踏山林伐狐兔。

眈眈北山虎，食人不知數，孤兒寡婦讎不報，日落風生行旅懼。

我聞投袂起，大呼聞百步，奮戈直前虎人立，吼裂蒼崖血如注！從騎三十
皆秦人，面青氣奪空相顧！

國家未發度遼師，落魄人間傍行路。對花把酒學蘊籍，空辱諸公誦詩句。
卽今衰病臥在牀，攘臂猶思備征戍，南人孰謂不知兵，昔者亡秦在三戶！

（十月二十六日夜夢行南鄭道中既覺，恍然，攬筆作此詩時且五鼓矣。）
再看他建安遺興的七絕一首：

刺虎騰身萬目前，白袍濺血尙依然，聖時未用征遼將，虛老龍門一少年！

又憶昔五古一首其中有這樣的數句：

……昔日戌梁益，寢飯鞍馬間。一日歲欲暮，揚鞭臨散關。層冰塞渭水，飛雪暗岐山，挺劍刺乳虎，血濺貂裘殷，至今傳軍中，尙愧壯士顏……

大雪歌：

長安城中三日雪，潼關道上行人絕，黃河鐵牛僵不動，承露金盤凍將折。虬髯豪客狐白裘，夜來醉眠寶釵樓，五更未醒已上馬，衝雪却作南山遊。千年老虎獵不得，一箭橫穿雪皆赤！擎空爭死作牛吼！震動山村裂崖石。曳歸擁路千人觀，觸體作枕皮蒙鞍。

人間壯士有如此，胡不來歸漢天子！

這首大雪歌據精選陸放翁詩集（四部叢刊，商務本）有兩句批評道：「一種夢語，無不可賦，」我看了真不禁有些動氣。放翁刺虎的事千真萬確，沒有一點捏造，這首長歌裏的虬髯豪客，雖然是一位想像的英雄，但說放翁借此自傳，亦無不可。至於夜夢行南鄭道中和大雪歌皆作「老虎」，憶昔又作「乳虎」，刺虎

的兵器或作「戈」，或作「劍」，或作「箭」，大約是無意的錯誤，或爲遷就詩中音節的關係不得不如此。我們不能因此疑放翁刺虎的一重公案出於僞造，而想將它推翻。總之中國從前俗儒太多，以爲所謂文人也者，只宜佩玉鳴琚，雍容於廟堂之上，或者淺斟低唱，吟咏於月下花前，若是馳馬試劍，便像鹵莽武夫的行爲，失了文人的體統；因此替放翁做傳記的人，竟將這件詩人平生最榮耀的壯舉，幾千年中國文苑罕有的奇蹟，遺漏不載；便是我們的詩人自己忍不住在詩裏誇說幾句，他們也要奉送他「夢話」兩字的批評，這無怪中國文學界裏沒有一位剛強的男性，沒有一位虎虎有生氣的少年，只出了一批一批衰老的，慳慳欲絕的，弱不禁風的病鬼！

說了這一段話，詩人陸放翁究竟是怎樣一位人物，讀者大約有些知道了，現在我再來詳詳細細地介紹詩人的平生。

放翁姓陸，名游，字務觀，放翁是他居蜀時在范成大幕府裏的自號。他是山陰人，生於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一一二五）他出世的第二年，金兵攻破汴都，將二帝擄去，五六歲的時候，金兵又打到南方來。這是國運顛連的時代，也是詞人遭厄的時代，我們不要忘記絕代女詞人李易安也在這中原板蕩，戎馬倉皇的當口，被燒去幾樓寶貴的書，失去許多珍奇的古玩；到後來又死了她的丈夫，使她溫柔豐潤的生活，一變為慘澹風光；終則使一個五十餘歲的老命婦，飄泊無家，依人以終，未死時且橫被蜚語，青史上蒙了千年不白之冤。那時我們的小詩人陸游也跟着他的父兄避亂，也受了不少的苦辛，以後他有追述當時情事的詩道：

我生學步遭喪亂，家在中原厭奔竄，淮邊夜聞賊馬嘶，跳去不待雞號旦。

人懷一餅草間伏，往往經旬不炊爨，嗚呼亂定百口全，孰爲此者甯非天！

原來放翁的先世雖然是山陰人，但他的祖父做畿輔沿路一帶的運糧官，遂家於榮陽。到他父親時代，又徙居壽州。金兵飲馬長淮時，他全家無處投奔，幸虧

他父親有一個負有俠氣的朋友陳彥聲家住東都，願任保護之責，他全家在東都一住就住了三年。開禧中有詩追記道：

家本徙壽春，遭亂建炎初。南來避狂寇，乃復遇強胡。亂定不敢歸，三載

東陽居……

紹興二三年間（公元一一三二——一一三三）秦檜已爲僕射，高宗自金遁還，建都於臨安。韓世宗吳玠等與金人開戰，屢次獲勝，當時士氣還很旺盛，放翁的父親挈家歸山陰，一時賢公卿都與他往來，他家便成了一個談話的俱樂部。他們都身經喪亂，靖康北狩的印象，深印腦海，有時談到國事便不覺哀慟。放翁後來的跋傅給事帖，跋周侍郎奏稿，記載當時實情，頗爲詳細。我們讀了那些跋，可以想像幾個穿着便裝的大人先生，聚集在一間房子裏，掀髯抵掌，縱論天下事。談到內憂外患。（時外有金人之患，內則江淮湖廣盜寇縱橫，國勢岌危，人眉峯緊鎖，唉聲嘆氣，談到汴都淪陷，二帝蒙塵，又人人怒髮上指，目眦欲

裂，激昂慷慨之餘，繼之以痛哭流涕。擺了酒飯出來，他們相對不能下咽。人人心裏塞滿了無邊的悲憤，燃燒着神聖的憤慨。「殺賊！殺賊！」願以此身許國！他們喊着，拳頭拍在儿子上，把茶杯震翻，茶流了一地。一間小房的空氣，緊張到萬分！

十歲的小詩人侍立一旁，聽了這樣的話，看了這種景象，也不覺義憤填胸，擦掌磨拳的恨不得尋狗彘子拚命。愛國的種子便在這時候深深種下心坎，永遠拔不去，後來便開了無數美麗壯烈的愛國之花！

(11)

十二歲的陸游，詩文已斐然可誦了。以蔭補登仕郎。十六歲赴舉場。十九二十之間，他新鮮熱烈的生命，開始受了一個挫折。癸辛雜識說；放翁初娶唐閔的女兒，夫婦非常和睦。唐氏原是放翁母親的內姪女，親上加親，本來應該加倍親熱才是。但不知爲什麼緣故，這位可憐的新婦，竟不中老太太的意思，結果便演

了一幕孔雀東南飛的悲劇，將唐氏休歸母家。

這真是愛情的慘劇，人倫的奇變，小夫婦滿腔的屈委可想而知。我們的詩人原是多情的，而且又是明理的，明知他的妻子毫無罪過，家庭裏油鹽醬醋，瑣瑣碎碎，恐怕還是母夫人不是居多，但見母夫人盛怒難迴，他也就敢明明去碰她的釘子。

他表面上雖遵從母命，將唐氏休歸母家，却採取藕斷絲連的辦法，在外邊賃一所房子，時時偷出去與愛人相會。久而久之，這事又被老太太知道，就去掩捉，生生要折散這一對由家鴛鴦變成的野鴛鴦。老婆子真頑固，真殘忍，不由得教人想到聊齋誌異裏的珊瑚，對於中國萬惡的舊家庭制度，尤其是姑媳同居的制度，更引起無窮的憤恨。但老太太消息雖然靈通，小夫婦的消息，更為靈通，每回總是預先巧為躲避，沒有一回着了她的道兒。只是紙團子包着火，終竟不是事，老太太大約鬧得太厲害了，結果詩人還是忍淚吞聲和他的愛人決絕。唐氏後

來迫於父母之命，改嫁了同郡趙士程。

有一次放翁因春光明媚，遊於禹跡寺南的沈氏園。唐氏和後夫恰巧也在那裏。唐遂將放翁介紹與他的後夫相見，趙士程人頗圓通，不但和放翁不生芥蒂，反而邀他一同喝酒。詩人感傷之餘，提起筆來，在沈家花園的壁上題了一首沉痛的詞：

紅蘇手，黃滕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絹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

據癸辛雜識說這是紹興乙亥歲的事（公元一一五五）放翁那時已經三十餘歲了，而且早已續配王氏，生兒育女，前妻又已適人，破鏡更無重圓之望。沈園相遇，兩情脈脈，多少傷心，付之無可奈何之一嘆罷了。

耆舊續聞說：唐氏見放翁此詞就和了一首有「人情惡，世情薄」之句，沒有

多時，便憂鬱成病而卒，聞者皆爲之愴然。幾千年來中國無理的倫理教育，和畸形道德觀念，犧牲了恆河沙數的青年有爲的男女；不幸的詩人和他的愛妻唐氏便是這種悲慘運命下的犧牲之一了。試想旁人聽了這個悲劇還要灑一掬同情之淚，那身爲悲劇主角的陸放翁又將怎樣？這事原怪他的太夫人不好，但他原是讀書人，知曉綱常的重要，他那敢對他母親抱怨。別的痛苦還可以明言，這却不可以明言，別的悲傷可以借文字發洩，這却不能借文字發洩。有眼淚只好向心裏倒流，無形的利刃攢刺他的肺肝，也只好咬緊牙關忍受。光陰如逝波，如掣電，一年一年過去了，美人早成了黃土了，他的頭髮也白了，國事已幾度變遷，個人的身世也有了許多變幻，但詩人靈魂深處永久抱着這一層隱祕的創痛。春花秋月之夕，夢回酒醒之餘，忽然想到少年時代這一段傷心史，他那哀怨萬端，低徊欲絕的情況，還能想像麼？

相傳放翁後住於鏡湖之三山，每年歲晚必登禹跡寺眺望，嘗賦二絕云：

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柳老不飛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踪一悵然！
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

放翁六十三歲的那年有菊枕詩云：

采得黃花作枕囊，曲屏深幌闌幽香，喚回四十三年夢，燈暗無人說斷腸！

少日曾題菊枕詩，蠹編殘稿鎖蛛絲，人間萬事消磨盡，只有清香似舊時！

這兩首詩放翁自序道：「余年二十時常作菊枕詩，頗傳於人，今秋偶復采菊縫枕囊，悽然有感。」這當然不止是流光易逝的感慨，其中還和着別的情緒和的原因，只想當時替他縫枕者爲何人，共枕者爲何人，我們便可知那「斷腸」等字眼，不是過分的了。

(三)

二十九歲的那年，放翁進京應試，兩浙轉運使陳阜卿爲考試官。那時期中最有權力的大臣，也是我們所唾罵爲賣國賊的秦檜，送他的孫子秦埴來考。他以爲

考官無不懼怕他炙手可熱的勢燄，他孫少爺的第一名，原穩穩拿到手的。偏偏那不懂世故的陳阜卿，不畏權勢，只要以公平的眼光衡文，擢陸游爲第一，屈秦垠爲第二。秦檜大怒，第二年春天覆試禮部，放翁竟被黜，他的主考官陳阜卿也幾乎得禍。

三十四歲，到福建甯德縣上主簿的任，詩人別了他故鄉（山陰）到南方旅行去。福建風土未嘗不美，但我們的詩人却不大愛，好像有住不慣的樣子。他自己說：『自來福州，詩酒殆廢』那是他的真話，他第一次到閩地，做詩的成績很壞。大約我們的詩人天生是一個北方健兒，血本來極熱，到了熱帶，所見的只是赫赫的太陽，豔豔如火的頰桐花和紅蕉，纍纍如絳驪珠的荔枝，風過去像一天顫動星星的龍眼樹，所聞的只是濃郁蓬勃的草木香氣，所聽的只是洞謠山獠，蠻童蠻女的情歌，處處是強烈的光，鮮明的色彩，刺激五官的氣味，反而使他慍慍不振。只有那長林豐草泉甘土厚的西北境與他適宜，一談到廢苑呼鷹，荒郊射虎的

生活，他立刻精神勃勃，恨不得跳上馬馳騁一回！

以後他做來做去，不出編修通判一類的小官，往來京口豫章一帶。後來通判夔州，詩人開始到四川。四川，這個天府之國，西南的名都，以風土論則山川奇麗，甲於宇內；以人物論則歷史上也出了不少的俊賢，奇傑，美人，名士。他從前讀古人書，對於他們的高躅，不勝企仰，他們魁梧奇偉，芳馨淒豔的靈魂，早滲透了他的幻想，結合上他的人格，只恨不能身臨他們的生長地，一訪遺跡，臨風灑淚，和投詩憑弔。現在他的夢想可以實現了，由京口一直向西南走去，經過瞿塘濫觴堆，入巫峽，度過那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劍閣，他的身子便算在四川了；以後可以摩挲丞相祠前的老柏，弔那秋風五丈原的諸葛武侯，訪落日中的琴臺，緬懷司馬相如卓文君的流風餘韻，到浣花草堂尋杜子美的故居……這一趟旅行，是何等的有趣，何等的詩化。

——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何處不消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

門！

這是我們詩人在劍門道上微雨中吟的，我們可以想見他當時灑然自得的風致。

(四)

夔州任滿後，王炎宣撫川陝，辟爲幹辦公事。我們讀詩人的傳記，到這裏須用全神注意它。詩人現在去從軍了，詩人的生活變換了，不但他的生活有了變換，他的詩風也起了一個大大的變換，這是他生活史裏最可寶貴的一段紀念。

沒有敘他生活變換之前，我們先要考察他在夔州的經過。他在夔州做了幾年通判，態度漸趨消極，消極的原因，不在外界的刺激，却在內心自信力的失却。第一他相信自己沒有什麼作爲了，守在斗大的山城裏，官微俸薄，交游稀少，要辦的公事又不多，客中的歲月，只是孤寂，只是單調，只是平凡，有才幹的人，久處這種環境，也不免懷疑，懷疑自己的腐敗和庸碌。久關在鐵柵裏的虎豹，不

但不自憶深山大澤時的雄姿，簡直要自疑和犬羊一類。第二他自信現在他是老了，誰不知幹乾轉坤的大業，震古鑠今的奇績，都靠人類的能力鼓鑄成功的，我們的青春，我們盛旺的血氣，我們強壯的體魄，是能力的策源地。老便是能力衰竭的預告，老的背影裏沒有事業，沒有光榮，沒有希望，只有一片慘澹的黑暗的死影。一個人發現自己是老了，那真是最大的恐怖。從古的英雄和美人都怕白髮，詩人開始落了一顆牙齒，便要形之吟咏，再三嗟嘆，這原屬人情之常，不足深怪的。況且未老先衰，又是中國文人普通的現象：陶淵明未到四十，便已白髯垂兩鬢，肌膚不復實，杜甫才過四十便自稱老夫，自稱衰翁，放翁那時不是將近五十歲了嗎？那一個照例送來的老字，如何推辭的脫？所以他那時代的詩，不是「腐儒碌碌歎無奇」「隨食江湖每自傷」便是「衰髮蕭蕭老郡丞」「短髮颯颯病骨輕」詩裏充滿了「飄零」「憔悴」「鄉愁」「客恨」字樣，他對於自己的前途，更沒有什麼野心，也沒有什麼希望了。窺察他那時最大的志願，無非想積得

一點俸錢，回到故鄉買幾畝田地，春雨扶犁，煙郊叱犢，畫一幅田家行樂圖，娛其餘年而已；對於國家，雖然有許多事使他煎心，使他扼腕，但當他通判豫章時，曾力勸張浚用兵，被言官參了一本，雖然沒有生命的危險，却竟因此罷歸。在蜀時曾有詩道：「少年論兵實狂妄，諫官劾奏當竄極」大有自咎多事之意。總之，幾年州判的生涯，使他銳氣消磨，暮境日深，那時不可諱言的事實，如果沒有入王炎幕府的一舉，我們詩人的成功，決沒有現在這樣的偉大。他原是一個文人，忽然置身軍中，軍中生活的放蕩，豪奢，自由，壯快，好像給了他一個新的生命。那連雲的棧道，插天的高山，「地連秦雍川原壯，水下荆揚日夜流」的漢中境，那「土脈深厚泉流清，季秋嶺谷浩積雪」的梁州，又使生長江南的他，置身於一個新天地。而從軍之後，最使他感到快意的，是感覺自己的未老，他天天邀同伴到酒樓喝酒，到球場踢球，到深山大澤裏打獵，甚至獨自刺殺一匹猛虎，這一團的興致，這勃勃的雄心，這渾身奇勁，這一副銅筋鐵肋，不但老人難比，

青年也有所不及。他原來還可以上馬殺賊，還可以爲國馳驅，還可以幹一番烈烈轟轟的功業，他這時候的欣喜，是發現了「自我」的欣喜。

這才覺得從前嘆老嗟衰的可笑，以後他做詩追敘他從軍的一段生活，總說那時代是他少年的時代。「聖朝不用征遼將，虛老龍門一少年。」「少年頗愛軍中樂，跌宕不耐微官縛。」試問他有這許多少年的證據，誰又敢說他是老了？而且他還很驕傲的下了一個定理道：「丈夫五十未稱翁。」

(五)

至於他詩風的改變，也是值得一述的。放翁詩的源流，有人說他出於江西派，因爲他學詩於曾幾，曾幾學於韓駒，韓駒是江西派裏的脚色，所以說他的詩是江西一脈。趙庚夫題曾幾茶山集云：「清於月白初三夜，淡似湯烹第二泉，咄咄逼人門弟子，劍南已見一燈傳。」（見詩人玉屑）放翁作呂居仁集序又自稱源出居仁，論者遂謂放翁詩屬江西嫡傳，更屬南案鐵案。不知放翁少作雖多，六十

三歲在嚴州刻詩已將舊稿痛加刪汰，六十六歲家居又刪訂詩稿，自跋道：『此子丙戌（孝守乾道二年公元一一六六）以前詩十之一也。』在嚴州再編自己的詩集，又淘汰了十分之九。少時的作品存者不多，面目如何，很難斷定。我個人的意見，以為放翁少時雖出江西之門，以後一定變化了，江西派呆板的格律，那裏縛住這樣一個天才！

放翁的詩可以分做三個時代，所謂初喜藻績，中務閎肆，晚歸恬淡（趙鳳北說）實是確切的批評。放翁示子通詩云：『我初學詩日，但欲工藻績，中年始稍悟，漸欲窺宏大。數仞李杜牆，常恨欠領會，元白才倚門，溫李真自鄙……』也是指自己詩的變化而言。他的詩中年時代最好，正如劉後村所謂『才思發越，氣魄陵暴，』四庫提要所謂『感激豪宕。』他的詩何以有這樣一個大變換呢？這不能不感謝他那趟從軍了。請看他的自述一詩：

我昔學詩未有得，殘餘未免從人乞，力屏氣餒心自知，妄取虛名有慚色。

四十從戎駐南鄭，酣宴軍中夜連日，打球築場一千步。閱馬列廐三萬匹，華燈縱博聲滿樓，寶釵豔舞光照席，琵琶絃急冰雹亂，羯鼓手勻風雨疾，詩家三昧忽見前，屈宋在眼元歷歷，天機雲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世間才傑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放翁老死何足論，廣陵散絕還堪惜！

讀了他這段自白，誰不覺得奇怪？詩家的三昧，怎樣會從華燈光裏，羯鼓聲中悟出來？文學史原非神異記，但放翁悟詩的情形，確有神祕的意味。現代的科學家聽了也許要搖頭，以爲我們的詩人在那裏信口胡說。其實這種情形，事實上原是有。大抵詩家的妙悟，有如釋子的參禪，花的開謝，月的圓缺，空山的流水，夜半的江濤，不過自然界的現象，我們看了聽了，無所動心，高僧却每因此而悟道。解牛和養生原是兩件事，但惠文侯見庖丁解牛，竟悟養生之妙詣。舞劍和草書，也沒關係，但張旭見了公孫大娘的舞劍，從此書法變動如鬼神，不可端倪。黃山谷自說在黔中時，字多隨意曲折，意到字不到，及在夔道舟中，觀長年

盪槳，羣丁撥棹，乃覺少進，意之所到，輒能用筆。這也是一樣的道理。

梁任公在飲冰室文集上論『煙士披里純』道：……此心又有突如其來，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者，若是者我自忘其爲我，無以名之，名之曰『煙士披里純』(Inspiration)。煙士披里純者，發於思想感情最高潮之一刹那頃，……故一刹那間不識不知之所成就，有遠過於數十年於心作意以爲之者。』讀者讀了他這一段解釋，對於放翁所說的話，或者不會更懷疑吧。

總之，到川陝去從軍，是我們詩人詩風的『蛻化』，也可以說是他生命的『復活』英國詩聖彌爾敦(Milton 1908-1684)論英國那時的民氣道：

『……脫去舊衣，回變青春，走入更偉大的有光榮的真理路上，好像從睡中醒過來的巨人，現在起來的樣子；又像神鷲脫換了舊羽毛，炯炯眼光，照耀萬里無雲的青天，正要一試大雄飛的覺醒狀態。』(廚川白村：現代文學十講)我請拿這幾句話贈給詩人陸放翁！當做他那時生活的批評。

(六)

川陝從軍回來，攝蜀州榮州事，范成大來帥蜀，又辟他爲參議官。范氏也是南宋一個大詩人，他們以文字相交，不拘禮法，人譏他頹放，因自號放翁。杜甫在四川時雖和嚴武相好，但入他幕府之後，嚴武便擺出上司架子，連進出都不許他自由。喝醉了酒，登嚴武的牀，同他開了一句「嚴挺之（武父字）乃有此兒！」的玩笑，便幾乎被殺。比較起來，范成大的風流，到底不是嚴武那樣專橫暴戾的軍閥所可及的了。

在成都的幾年，放翁的生活也過得極愉快，以後有許多追懷的作品，懷成都十韻說：

放翁五十猶豪縱，錦城一覺繁華夢；竹葉春醪碧玉壺，桃花駿馬青絲鞵。
鬪雞南市各分朋，射雉西郊常命中，壯士臂立綠條鷹，佳人袍畫金泥鳳，
椽燭那知夜漏殘，銀貂不管晨霜重，一梢紅破海棠回，數蕊香新早梅動。

酒徒詩社朝暮忙，日月匆匆迭資送。探世堪驚老已成，虛名自笑今何用。
歸來山舍萬事空，聽臥糟牀酒鳴甕。北窗風雨耿青燈，舊遊欲說無人共。

偶過浣花感舊遊戲作道：

憶昔初爲錦城客，醉騎駿馬桃花色，玉人攜手上江樓，一笑鉤簾賞微雪，
寶釵換酒忽徑去，三日樓中香未滅，市人不識呼酒仙，異事爭傳一城說！
今至西壁餘詩草，過眼年光如電掣！正月錦江春水生，花枝缺處山舟橫，
閒倚胡牀吹玉笛，春風千里斷腸聲！

替古人寫傳記，或做批評，鈔錄那古人的許多作品，原是一種填充篇幅的無聊辦法，但我以爲放翁這些詩都是他生活的寫實，我們替他記錄，反不能記得這樣周詳，這樣的淋漓盡致，而且這種好詩，多介紹幾首給讀者念念，免得去翻原書，我想總不算什麼罪過。

花時遍遊諸家園十首，描寫他在成都賞海棠的樂事。也膾炙人口。這些詩和

前面那兩首歌行所表現的人格，風流跌宕，放蕩豪邁，像火，像春，像飛雲，像弄姿的流水，像出匣的寶刀，像脫鞍的駿馬，像芳醇的酒，像十七八歲小女郎執紅牙拍唱楊柳岸曉風殘月，讀之教我們爲之色舞，爲之眉飛，爲之興高采烈，說這是五十歲老翁的詩，我想誰都要表示疑惑。幸虧我早在前面說過，我們的詩人，那時並沒有老，不但沒有老，而且比任何青年還要年青，他的幻夢，他的狂歡，他的情熱，他強烈的衝動，他剎那的靈感，都像火簇似的從字裏行間迸射出來！青春，美麗的青春，寶貴的青春，永久的青春，你充滿於詩人的生命裏，洋溢於他的文字裏，是怎樣的教人可羨！

但是，若說我們的詩人像雕鞍駿馬的五陵年少，過着豪放浪漫的生活，更不思其他，或者像個墮落兒一樣，沈溺於酒色之中，忘記了愛國憂時的大心事，那就猜度錯了；他的徵歌選舞，賞花遊宴，無非是借酒澆愁，無非是用麻醉劑暫時來麻醉自己，一到酒闌人散之後，或閒居獨處之時，他的悲哀的影子便湧現於他

的心靈上了。讀他合江夜宴歸馬上作七律，我們便可以知道：

零露中宵濕綠苔，江郊縱飲亦荒哉！引杯快似黃河瀉，落筆聲如白雨來；

纖指醉聽箏柱促，長擎時看燭花催，頭顱自揣應虛死，馬上長歌寄此哀！

又病起書懷二首也是在成都時所作：

病骨支離紗帽寬，孤臣萬里客江干，位卑未敢忘憂國，事定猶須待闔棺。

天地神靈扶廟社，京華父老望和鑾，出師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燈更細看。

酒酣看劍凜生風，身是天涯一秃翁，把酒劇談空自許，聞鷄浩歎與誰同？

玉關歲晚無來使，沙苑春生有去鴻，人壽定非金石永，可令虛死蜀山中！

這兩首詩詞氣悲壯，聲調鏗鏘，高聲吟之，覺有一股浩然之氣，生於胸中。

讀之而不激發愛國思想者，其人必無心肝，其人必無血氣！

(七)

五十四歲後離蜀東歸，據他的乞祠詩：『聖君終省記，萬里忽傳驛。』謝王

樞密啓：『斐然妄作，本以自娛，流傳偶至於東都，鑒賞遂塵於乙覽！』大約因孝宗讀了他的作品，特別將他召還的。召還之後，不多時又通判建安，這是詩人第二次入閩。

入閩之後，仍鬱鬱不得志，其牢騷一發之於詩，建安遣興說道：

建安酒薄客愁濃，除却哦詩事事慵！不許今年頭不白，城樓殘角寺樓鐘。

綠沈金鎖少時狂，幾過秋風古戰場；夢裏都忘閩嶠遠，萬人鼓吹入平涼。

我們詩人只憶念著他軍中的生活。

以後又在撫州嚴州任上混了幾年，他的暮年還做檢討官，又領了幾次祠祿。

他全家的生活，全仗祠祿維持，但祠滿之後，不再乞取。居室記說：『舊食祠祿，秩滿不敢請，又二年請老，法當得祠祿，亦不敢言。』七十八歲時有食不足詩自註：『卿監致仕，當得分司祿，然須自請，今置之。』我們須知道詩人歸耕隴畝後，生計頗爲艱難，食晚的『半飢半飽過殘冬』，對食戲作的『白鹽赤米了

朝舖』，太息的『春憂水潦秋防旱，左右枝梧且過年』，貧甚戲作絕句的『飢腸雷動尋常事』『家人竊憫乃翁飢』等句，可憐老來的放翁，竟常常有餓肚皮的時候。陶淵明窮得至於乞食，杜甫『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千載偉大的詩人窮餓者居其多數，『詩窮而後工』這條定例恐怕就由此生出來的吧。

我們詩人歸老之後，生活改了一個局面，慶元六年，他有居室記一篇，現在我節鈔幾段，使關心詩人家居歲月者，知道一個大概：

陸子治室於所居之堂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東西十有七尺，東、西、北、皆爲窗，窗皆設簾障；視晦、明、寒、燠、爲舒、卷、啓、閉之節。南爲大門，西南小門，冬則析堂與室爲二，而通其小門，以爲奧室；夏則合而爲一，而闢大門以受涼風。歲暮，必易腐瓦，補罅隙，以避霜露之氣。朝脯，夕飲，豐約推其力。少飽則止，不必盡器。休息，取調節氣

血，不必成寐。讀書，取暢適性靈，不必終卷。衣加損視氣候，或一日屢變。行不過數十步，意倦則止。雖有所期處，亦不復問。客至，或見，或不能見，間與人論說古事，或共杯酒，倦則亟舍而起。四方書疏，略不復遣，有來者或報，或守累月不能報，皆適逢其會，無貴、賤、親、疏之間。足跡不至城市者率累年。……舍後及旁皆有隙地。詩花百餘本。當敷榮時或至其下，方羊坐起；亦或零落已盡，終不一往。有疾亦不汲汲近藥石，久多自平……」

他還有一篇東籬記中間有一段說他自己讀書作文的景況說：「……蓋非獨娛身目，遣暇日而已。」又有詩道：「文章排悶不求名，」都可與居室記互通。小園詩云：

小園烟草接鄰家，桑柘陰陰一徑斜。臥讀陶詩未終卷，又乘微雨去鋤瓜。歷盡危機歇盡狂，殘年惟有付耕桑，麥秋天氣朝朝變，蠶月人家處處忙。

村南村北鵝鳩聲，水刺新秧漫漫平，行遍天涯千萬里，却從鄰父學春耕。

夏初湖村雜題云：

嫩日輕風夏未深，曲廊仗杖得閒吟，地徧草茂無人迹，一對菱雞下綠陰。

日落溪南生暮煙，幅巾蕭散立橋邊，聽殘賽廟鼗鼓，數盡歸村隻隻船。

幽禽兩兩已成巢，新竹森森漸放梢，稻壟作坡先蓄水，野堂防漏却添茅。

秋興云：

晨興秋色已淒其，呷啜猶聞隔浦雞，說與鷹門謝來客，要乘微雨理蔬畦。

村酒甜酸市酒渾，猶勝終日對空樽，茅齋不奈秋蕭瑟，踢雨來敲野店門。

莫笑門庭草棘荒，也能隨事答年光，半瓶野店沽醇碧，一畝鄰園餉棧黃。

白頭非美醜齋熟，賴尾魚鮮斫脰成，却對盤飧三太息，老年一飽費經營。

淹速從來但信緣，襟懷無日不超然，喚船渡口因間立，待飯僧牀得暫眠。

春天他鋤瓜，從鄰父學春耕。夏天日長無事，他到溪畔蕭散蕭散。秋天他到

野店去沽酒，或者在家裏種菜。冬天農務完畢，他做什麼呢？這時候他可以讀書，儘量的讀書，你看他的寒夜讀書詩：『北窗腰焰滿爐紅，夜半濤翻古檜風，老死愛書心不厭，來生恐墮蠹魚中。』讀書：『面骨嶢嶢鬢欲疏，退藏只合臥編廬，自嫌尙有人間意，射雉歸來夜讀書。』（按此詩當是歸耕以前作）又：『燈前目力今非昔，猶課蠅頭二萬言。』目力差減，還每夜要讀二萬言的書，目力好的時候，不知更要讀多少？據他的筆記說自己寢室並不寬，却度藏了許多書，在室中幾乎徊旋不得。可見他竟在圖書堆裏過了一世，無怪他要自命爲蠹魚了。

放翁描寫鄉村生活的詩，在中國詩界裏是一特色，躬耕的詩人，除了陶淵明之外，放翁也算得一個。他在剡溪之曲，住了十幾年，對如畫的湖山，詩料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他的詩筆既健，詩思又豐富，他有『三日無詩自怪衰』之句，可見他竟沒有一天不做詩，無怪農村詩大量的生產出來了。那『隔籬犬吠窺人過，滿箔蠶飢待葉歸。』『藥苗自采盤蔬美，米菰新春鉢飯香。』『紅顆帶芒

收晚稻，綠苞和葉摘新橙。」像這類作品，在他詩集裏竟不下數百首。

(八)

在故鄉過着耕讀生涯，忽忽幾年，詩人是真個成了一個白髮皤皤的老翁了。那時和議久成，小朝廷偏安一隅，無志進取。半壁湖山，酣嬉歌舞，中興的夢想，在宋朝君臣腦筋裏早化雲烟。「諸公尙守和戎策，志士虛捐少壯年！」「關河可使成南北，豪傑誰堪共死生？」他常這樣焦心地唱着。詩人壯年時代，對於報國兩字，真是每飯不忘，現在雖然老邁，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還想從軍塞外，爲國殺賊，這希望一世不能實現，他也一世爲這個痛苦着，甚至夢寐之間，也忘不了恢復。他有許多記夢的詩，如「五月十一日夜半，夢從大駕親征，盡復漢唐故地，見城邑人民繁麗，云西涼府也，喜甚，馬上作長句，未終篇而覺乃足成之。」詩中有數句道：

……熊羆百萬從變駕，故地不勞傳檄下，築城絕塞進新圖，排仗行宮宣大

赦。閩巒極目漢山川，文書初用淳熙年。駕前六軍錯錦繡，秋風鼓角聲滿天……

九月三十日夜半作夢：

一鼓邯鄲亦壯哉！沙堤全轡絡龍媒；兩行畫戰森朱戶，十丈平橋夾綠槐。

東閣羣英環珮集，北庭大戰捷書來。太平事業方施設，誰遣晨鷄苦喚回！

他這類詩集中不少，趙甌北道：「……即如紀夢詩核計全集共九十九首，人生安得有如許夢，此必有詩無題，遂記之於夢耳。」

其實放翁這些夢真與不真，並沒有關係，夢不過是實際願望的補足，他既念念不忘恢復，則形之夢寐也是尋常的事。

宋光宗開禧年間，韓侂胄因蒙古攻金，金邊不甯，他想利用這個機會，恢復中原，遣吳曦於蜀出兵攻金，宋金重行開戰。那時放翁在故鄉方治東籬，日吟詩於其下，有詩云：「不須強預國家憂，亦莫妄陳帷幄籌，」這時候他優遊自得過

他陸地神仙的生涯，國家大事，像已不復縈於懷抱，但一聞宣戰的消息，八十一歲的老英雄熱血又如潮騰沸，他又想請纓上馬，參與北伐的大軍；他又想裹屍馬革，爲國捐軀，貫徹他少年時代的壯志。老馬行道：「一聞戰鼓意氣生，猶能爲國平燕趙。」出塞曲道：

秋風獵獵漢旗黃，曉陌霜清見太行。東載氈廬駝載酒，漁陽城裏作重陽。

將軍許國不懷歸，又見桑乾木葉飛。要識君王念征戍，新秋已報賜冬衣。

金鼓轟轟百里聲，繡旗寶馬照川明，王師仗義從天下，莫道南兵夜斫營。

老矣猶思萬里行，翩然上馬始身輕，玉關去路心如鐵，把酒何妨聽渭城！

讀「玉關去路心如鐵，把酒何妨聽渭城！」兩句，何等教人感動。愛國尙不難，難在舉國上下個個偷安苟活，他始終抱着報國死虜的決心；更難在八十高齡，還冷不了一腔熱血，這樣的愛國詩人，在中國幾千年詩史裏，恐怕再找不出第二位了。

韓侂胄雖與金人宣戰，但他自己本不是一個辦事的人，他所用的吳曦又賣國求榮，反將關外四川之地獻之金人，後來雖被李好義、安丙等設計除掉，但北伐諸軍屢次失利，金反發大兵陷蜀，漢，荆襄，兩淮諸郡，東南爲之震動。主張用兵的韓侂胄被宋庭所誅，函其首至金謝罪。一場恢復的夢，又成了幻影，真堪惋惜。老詩人聽了這個惡消息，當時的扼腕更可想而知的了。

而且詩人的悲憤尙不止此，當韓侂胄未失散時，他曾替他做過一篇南園記，和閔古泉記，侂胄失敗之後，一時士論也對放翁攻擊起來，宋史遂有不能『全其晚節』之語，這種道學先生苛刻的論調，最爲可惡。趙鳳北說：『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袁子才在他的詩裏也大替放翁辯護，可謂特識。

開禧用兵失敗之後，宋金又立新和約，雙方暫時相安無事。又過了幾年，我們最可敬可愛的詩人陸放翁，也就結束了他八十五年壯麗光榮的文學生命。臨死時尙有示兒一絕道：

「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我已經將詩人的小傳介紹在前面了，現在我應當做一點傳後論，發表我個人對於詩人的意見。但我這篇陸放翁評傳題目下曾註著「中國第一尚武愛國詩人」一行，所以現在的傳後論只好就這兩點來發揮，不便另外牽扯到別的事上去了。

第一我要談詩人愛國的思想。中國古代無所謂愛國主義。只有所謂忠君主義，國家是君主私產的代名詞，盡忠於君，就是盡忠於國，這樣的愛國主義和西洋的相較，當然有廣狹之不同。但我們人類天生有兩種性質：一是愛己，一是愛羣，爲了羣衆的愛，能犧牲一己的愛，那種人是高尚的，偉大的。所謂志士，仁人，大道德家，大宗教家都是如此。那些愛君愛國家，愛全人類，表面上的名目雖然千變萬化，內裏的精神却是一樣，無非是利羣心的表現罷了。

所以那披髮行吟，投汨羅江而死的屈靈均，那誓志滅賊，六出祁山，終於出師未捷身先死的諸葛孔明，那直搗黃龍奇功未就，冤死三字獄的岳飛，那扶大廈於將傾，挽狂瀾於已到的文天祥，史可法；詩人裏面如那不事二姓的陶淵明，一飯不忘君的杜子美，以及現在我說着的陸放翁，都是不可及的人物。他們的血沁成了歷史輝煌的金字，他們的心，結成民族光榮的冠冕。他們的事跡，是萬古憑吊謳歌的材料。他們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熱，力，新鮮的血液，青春的生命。他們的軀殼雖然死了，他們的精神却是永遠不會磨滅。他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他們的思想已和我們的不同，但是，我還要對他們敬禮，致我全心的敬禮！

未談放翁愛國思想之前，我們須先研究他那時代的背景。宋自宣和之後。金人屢次入寇，那位昏庸懦弱的道君皇帝，一味主和，遂致事機坐失，後來想戰也沒有法子戰了。靖康四年，（西一一二六）金人大舉襲來，汴都淪陷，徽宗與欽宗，太子，親王，公主，皇族等三千餘人，一古腦兒被金人擄去，京城裏的金

帛，寶玩，圖書，車服，都是中國的國粹，歷代的寶藏，文化的精華，也被他們搶劫得乾乾淨淨，河北數百郡的錦繡江山，盡歸異族的勢力範圍之下。金兵動不動就打到南方來，擾得宋朝舉國上下，沒有片刻安甯才能。這種刻骨的深仇，彌天的奇辱，有一點血氣的人都是不能忍受的，宋朝君臣上下，應如何的臥薪嘗膽，發憤圖強，期有一日之報復。想不到他們除隱忍之外無政策，除苟安之外無良圖，主戰的李綱早已罷免了，大呼過河殺賊的宗澤是宛轉抱恨而死了。後來還有一個岳飛，略可替漢族爭一口氣，但又被主和的秦檜斷送了。宋高宗建都臨安之後，國家局面一天不像一天，朝廷呢，只要能買得暫時的安甯，什麼卑躬屈節的事都可以幹，甚至遣使於金，請去尊號，奉金正朔，自比屏藩。譬如送國書的時候，去大字單稱宋，去皇字單稱帝，有再拜字樣，金使來時，宋朝皇帝要下坐受書，每年貢獻數百萬金幣，懇求金人笑納。臣僚方面呢，武的像韓蘄王之流，知道天下事不可爲，湖上騎驢，過他蕭閒自得的生活去了，也有人領軍之際，發

了橫財，快活下半世去了，文人喝喝酒，吟吟詩，做着他們玫瑰色的夢，學者如朱熹等却躲在紫陽洞裏大講其理學。小百姓呢，某筆記說當時市井諧謔有這樣幾句話道：『金人有粘罕太子，我們有岳少保，金人有鎖子甲，我們有神臂弓，金人有狼牙棒，我們有天靈蓋』（好像這樣幾句，記得不大清楚了。）這就是說金人殺來時，我們伸着頸頸子受斫，沒有殺來時，我們還要過着安閒的生活。

當時的士氣和民氣頹唐萎靡到這步田地，亡國的氣象，早已醞釀成功了。我們的詩人陸放翁看了這種局勢，不禁憂心如灼，憤慨填胸，愛國之念，在他心裏更像春天草木般蓬蓬勃勃地生長起來。這雖然是他天性忠烈，但反面的刺激，也未嘗沒有效果。

詩人自己是一介書生，縱有一腔熱血，也無地可灑，所以只有激勵別人，使他們奮發起來，好與他一同積極奮鬥。『後生誰憶當年事，淚灑龍牀請北征。』可見他爲與金兵用兵的事，曾在殿上和皇帝爭過。又上殿劄子云：『……大抵邊

境之備，方無事之時觀之，事事常有餘，一旦有變，乃知不足，伏望陛下與腹心之臣力圖大計，宵旰弗怠，繕修兵備，搜拔人材，明號令，行信賞，常如羽書狎至，兵鋒已交之日，使虜果有變，大則掃清燕代，復列聖之讎，次則平定河洛，慰父老之望……」這是他對於前面講過的皮下無血的朝廷的激勵。通判京口時，張浚以督軍過此，放翁常與他兒子敬夫同游，隆興二年，言者論放翁交結黨人，力說張浚用兵，遂免歸（見本傳，前已引）。可見他爲愛國之故，竟遭人家的迫害。但他雖一時灰心，從軍川陝時，又爲王炎陳進取之策，以爲經略中原必自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當積粟練兵，有變則攻，無則守。在蜀佐范成大，替他做了一篇銅壺閣記中有句道：「天子神聖英武，蕩清中原，公以廊廟之重，出撫成都，北舉燕趙，西略司并，挽天河之水，以洗五六十年腥羶之污，登高大會，勞將士，勒銘傳示無極，則今日之事蓋未足道，識者知公舉大事不難矣。」銅壺閣記裏的話都是放翁一生的幻夢，自己無力實現，想借范成大來實現，因爲

他手無寸柄，范氏却握有兵權之故。這是他對於當時將帥的激勵。當時朝士儒怯之習深入骨髓，對於國事，也許有痛哭流涕如賈生其人者，不過除了痛哭流涕之外，他們就沒有別的辦法了。放翁想鼓動他們的進取的勇氣，常說道：『老子尚堪絕大漠，諸公何致泣新亭！』又道『度兵大岷非無策，收泣新亭要有人。』因王給事向使奉寄道：『漢虜不應常自守，期公決策畫雲臺。』這是他對於朝士的激勵。可惜朝士與他表同情的寥寥無幾人，我們的詩人所以時常慨歎道：『關河可使成南北，豪傑誰堪共死生，欲疏萬言投魏闕，燈前攬筆涕先傾！』對於人民，則有書謂橋事想利用中國人的迷信，激起他們的愛國觀念。但他種種策略，沒有一樣成功。孟郊詩云『……壯士心是劍，爲君射斗牛，朝思報國讎，暮思報國讐，計盡山河畫，意窮草木籌……』正可爲他詠了。詩人以後的失望和無聊，只有借文字來表現，他有許多極感人的愛國詩，略鈔幾首於下：

從軍昔戍南山邊，傳烽直照東駱谷，軍中罷戰壯士閑，細草平郊恣馳

逐。洮州駿馬金絡頭，梁州球場日打球，玉盃傳血和鹿酒，女真降虜彈箜篌。大呼拔幟思野戰，殺氣當年赤浮面——南游巴蜀已低摧，猶據胡牀飛白箭。豈知蹭蹬還江邊，病臂不復能開弦，夜聞雁聲起嘆息，來時應過桑乾磧！（冬夜聞雁有感）

丈夫不虛生世間，本意滅胡收河山，豈知蹭蹬不稱意，八年梁益凋朱顏。三更撫枕忽大叫，夢中奪得松亭關，中原機會嗟屢失，明日茵席留餘潛，益州官樓酒如海，我來解旗論日買，酒酣博塞爲歡娛，信手梟盧喝成采！牛背爛爛電自光，狂殺自謂原非狂，故都九廟臣敢忘，祖宗神靈在帝

旁！（樓上醉書）

昔者行省臨秦中，我亦急服叨從戎。散關摩雲俯賊壘，清渭如帶陳軍容，高旌縹渺嚴玉帳，畫角悲壯傳霜風。咸陽不勞三日到，幽州正可一炬空！意氣已無雞鹿塞，單于合入葡萄宮。燈前此圖忽到眼，白首流落悲途

窮。吾皇英武同世祖，諸將行策雲臺功。孤臣昧死欲自薦，君門萬里無由通，正令選壯不爲用，筆墨尙可輸微忠。何當勒銘記北伐，更擬草奏祈東封。
(夜視秦蜀地圖)

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樓船夜雪瓜州渡，鐵馬秋風大散關；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出師一表眞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
(書憤)

今皇神武是周宣，誰賦南征北伐篇，四海一家天歷數，兩河百郡宋山川。諸公尙守和親策，志士虛捐少壯年，京洛雪消春又動，永昌陵上草芊芊。
(感憤)

狂膽輪囷欲滿軀，一麾誰憫滯江湖，青衫曾奏三千牘，白首猶思丈二笏。龍虎翔空膽王氣，犬羊度漠避天誅，何時冒雪趨行殿，香案前頭進陣圖。
(雪夜有感)

狐燈耿霜夕，窮山讀兵書，平生萬里心，執戈王前驅，戰死士所有，恥復守妻孥。成功亦邂逅，逆料政自疏。陂澤號飢鴻，歲月欺貧儒，歎息鏡中面，安得長膚腴。（夜讀兵書）

對於最後五古裏「成功亦邂逅，逆料政自疏」二句，就是他「嘗試成功自古無」的註腳。這話胡適之先生曾反對過。不過放翁說這話也有他的意思，他以為打仗的事好像投機事業，帶着幾分冒險性質，有時放膽幹去，反而可以得到意外的成功，要是思前慮後，一定要籌得萬全之策方敢下手，那事成功與否不能知，開始先就不能開始了。再者南宋道學之風甚盛，道學的結果，是養成一班空談性理，昧於世務的廢物，不_然也養成了一羣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迂儒，試問這種人才，那能幹得大事？放翁有句道：「人材政要越拘攣，」陳同甫不贊成朱子一派的學說，持論每與相左，又上孝宗書云：「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讎，而且方揚眉

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我們便可以知道放翁這話是有激之談了。

第二我要談詩人的尚武精神。梁任公曾大發感慨道：中國民族是全世界第一等懦弱的民族，同異族相爭，沒有一次不失敗。自周以來，即被戎禍，一見迫於獯，再見辱於犬戎，秦漢而還，匈奴凶悍，秦始皇雖然懷抱囊剖六合，席捲天下的雄心，但他的武力，僅能吞滅六國，見了那梟鷲輕剽的游牧民族，也就無可奈何，只有建築萬里長城，講究消極的抵禦政策罷了。漢高祖親自統軍出塞，想與匈奴決一個雌雄，但被困白登七日，用了陳平的美人計方得生還。呂后當國又被冒頓單于貽書謾罵，呂后反而卑辭謝罪，喪盡國家的體面。漢武號稱雄才大略的君主，欲大張兵力於國外，爲中國爭光，衛青霍光，前後出塞，費了無限國帑，犧牲幾萬師徒，不過把右賢王趕跑了幾百里，到底不能收犁庭掃穴之功。匈奴之患，竟與漢代相終始。降及魏晉，五胡煽亂，鮮卑，羌氏，胡羯等十餘種

族，盤踞黃河以北者二百五十餘年，蛇豕橫行，腥膻遍地，中原幾無一片乾淨土。以後蒙古女真兩次入主中國，更是我們民族史上永遠淌雪不去的污點。何以至此，這不是中國民族缺乏尙武精神的緣故嗎？尙武精神的缺乏，當然與文化有密切的關係，中國文化以儒教爲正統，骨子裏又帶着老莊的思想，中庸說：『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孝經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孟子說：『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不孝也。』儒教在戰國已有儒儒儒緩之誦，一做儒門子弟，一穿儒衣儒冠，便永遠和尙武精神決別，更加老子齒剛舌柔，守雌伏下之戒，那就正合了任公先生的另一番議論，他說：『……以強勇爲喜事，以冒險爲輕躁，以任俠爲大戒，以柔弱爲善人，惟以「忍」爲無上法門，雖他人之凌逼欺脅，異族之蹴踐斬刈，攫其權利，侮其國家，乃至掠其財產，辱其妻女，亦能俯首順受，忍奴隸所不能忍之恥辱，忍牛馬所不能忍之痛苦，曾不敢怒目攘臂而一與之爭……』在這種柔脆無骨，頹德無氣，力刺不傷，火蒸不痛

的民族裏，在這種犯而不校，逆來順受的儒教系統裏，居然跳出一個慷慨激昂的熱血男兒如陸放翁其人者，他崇拜心，崇拜力，崇拜鐵血，謳歌駿馬寶力，夢想故國的光榮與偉大，我們當然更覺得他可貴。「互古男兒一放翁」這話的確不錯。

放翁尚武精神的表現，可以分做三方面來說：

(A)從軍樂的歌頌。詩人從軍，在唐代原很多，吟咏邊塞風景的也不少，高適，岑參，李頎，王昌齡，王翰，王之渙，都有著名的描寫軍中生活之作。瀚海的飛沙，天山的大雪，交河炙骨的炎風，熱海崔嵬的火雲，還有涼州的葡萄美酒，青塚娟娟的明月，胡女鮮紅的臙脂，簫笳悲壯的曲調，都一齊攙入中國詩界。但這些作品，描寫從軍苦的多於從軍樂的。「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讀了都足教人喪氣。我們的詩人陸放翁就不然，他的詩只一味歌頌從軍的快樂。川陝從軍的生活是他生命中最豐富最

瑋麗的一段，前已經述及。他出了王炎幕府之後，對於軍中歲月，還是不勝其戀，而且極端以出幕爲悔，這種心境，屢見於其詩中，如：

雞犬相聞三萬里，遷都豈不有關中，廣陵南幸雄圖盡，淚眼山河夕照紅。

渭上晝昏吹戰塵，橫戈慷慨欲忘身，東歸却作漁村老，自誤青春不怨人。

捫蝨當時頗目奇，功名遠付十年期，酒澆不下胸中恨，吐向青天未必知。（感事）

金樽翠杓猶能醉，狐帽貂裘不怕寒，安得驂舩三萬疋，月中鼓吹渡桑乾。（湖村中夕）

清夢初回秋夜闌，牀頭耿耿一燈殘，忽聞雨掠蓬窗過，猶作當時鐵馬看（秋雨漸涼有懷興元）。

狐裘臥載錦駝車，酒醒冰髭結亂珠，三尺馬鞭裝白玉，雪中畫字草軍書。

鐵馬渡河風破肉，雲梯攻壘雪平壕，獸奔鳥散何勞逐，直斬單于鬻寶刀。

十萬貔貅出羽林，橫空殺氣結層陰，橫乾沙土初飛雪，未到幽州一丈深。

羣胡束手仗天亡，棄甲縱橫滿戰場，雪上急奔追馬迹，官軍夜半入遼陽。
（雪中忽起從戎之興戲作。）

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爲國戍輪臺，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
（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

狼煙不舉羽書稀，幕府相從日打圍，最憶定軍山下路，亂飄紅葉滿戎衣。
（懷舊）

醉墨淋漓酒百杯，轅門山色碧崔嵬，打裘駿馬千金買，切玉名刀萬里來；結客漁陽時遺簡，踏營渭北夜銜枚，十年一夢今誰記，閉置車中只自哀。（憶山南。）

詩人之歌頌從軍樂，雖因軍中生活濠壯痛快，與他個性相投，其實卻是爲了愛國。讀『橫戈慷慨欲忘身』『尙思爲國戍輪台』等句，便可以知道了。他還有隴頭水七古一首，發揮此意，更爲透闢。

隴頭十月天雨霜，壯士夜枕綠沈槍，臥聞隴水思故鄉，三更起坐淚數行。我語：『壯士勉自強，男兒墮地志四方，裹尸馬革固其常，豈若婦女不下堂。生逢和親最可傷，歲罄金絮輸胡羌，夜視太白收光芒，報國欲死無戰場！』

中國非戰文學原不缺乏，至於愛國尙武的作品，卻始終找不出一首，所以放翁這一首長歌，價值最巨大。

(B)喜騎射。重文輕武本是中國從古以來的惡習。『開一石弓，不如識一丁字』這種不通的話，居然有人奉爲格言，無怪歷代的文士，都成了手無縛雞之力的懦夫。宋自高祖以杯酒釋兵權，尙武之風，完全掃地。張載（學者稱橫渠先生）一講兵法，卽爲范公所斥，有一個斬馬的陳同甫略爲儒門吐一口氣，但當時道學先生還要痛罵他爲異端呢。天然具有尙武精神的陸放翁，這種迂腐拘攣的禮法却縛他不住，他不但喜讀兵書，而且還喜歡騎射，平生是慕李廣之爲人。有句道：『生擬入山隨李廣，死當穿塚近要離。』又云：『生希李廣名飛將，死慕劉伶贈醉侯。』

他在四川的時候常常習射，萬里橋江上習射道：

坡隴如濤東北傾，胡牀看射及春晴，風和漸減雕弓力，野迥遙聞羽箭聲。天上機槍端可落，草間狐兔不須驚。丈夫未死誰能料，一筈他年下百城。

(C)打獵。騎射之外，打獵也是詩人特殊嗜好之一。城東馬上作道：『割

鮮藉草醉春醪，仰看鴻鵬百尺高。杜老何妨希稷契，孔明本自陋袁曹，邊頭插羽無傳檄，篋裏盤鷗有舊袍。寄語長安衆年少，妓圍不似獵幽豪。」出塞曲：「佩刀一刺山爲開，壯士大呼城爲摧，三身甲馬不知數，但見動地銀山來，長戈逐虎祁連北，馬前曳來血丹臆，却回射雁鴨綠江，箭飛雁起連雲黑。清泉茂草下程時，野帳牛酒爭淋漓，不學京都貴公子，唾壺塵尾事兒嬉。」

最有趣的，他和朋友遊合江園對花飲酒，他忽然想到打獵的樂趣了，於是戲題道：

朱朱白白池臺間，好風妍日開未殘。我來覓醉苦草草，常恨不如花意閒。山鷄飛起亂花落，上下青林穿翠壑，世間動步卽有拘，常恨不如禽意樂。人言功名恐不免，我願徜徉娛歲晚，熟計淫書理白魚，何如縱獵牽黃犬？成都四郊如砥平，安得雙鞬馳出城，鞞飛塵起望不見，從騎尋我鳴鶻聲。

他從軍川陝之際，曾獨力刺殺一虎，所有各詩前面已引，現在從略。

嗜好運動的人，身體一定壯健，放翁雖然出身於南方民族，而體格之堅固勝過朔方健兒。我們只須從他不老一點上觀察便可以得其大概。如四十八年至五十之間從軍川陝，作客錦城，興致勃勃，宛同年少。足見他生活力是如何的活躍盛旺。年老之後如「八十老翁頑似鐵，三更風雨探菱歸」「白頭爛醉東吳市，自拔長刀割彘肩。」激烈豪宕，氣蓋一世，決不是行將就木人的話。他的眼光明瞭，牙齒堅固，也是他體魄強健之徵，七十五歲詩道：「年過七十眼猶明。」七十六歲詩道：「目光炯炯夜穿帳。」又「細書如蟻眼猶明。」七十七歲詩道：「老夫垂八十，巖電尙爛爛，孤燈觀細字，堅坐常夜半。」他的眼光不但與衆不同，還曾顯示過神蹟呢。他有五古一首，序云：「中夜睡覺，兩目每有光如初日，歷歷照物，晁文允公自謂養生之驗，予則偶然耳。」又八十二歲十一月九日記云：「夜分披衣，神光自兩眚出若初日，室中皆明。」趙翼稱爲神光湧現，不可思

議。其實這類的事中國筆記所載甚多，作者還聽見幾個養生家自述這種經驗。大約獸類如貓狗虎豹，黑闇中均能見物，人類體質退化，所以不能。不過闇中見物不奇，神光如初日能照物，能使室中洞明，則真是不可思議的事。放翁到七十七歲始有一齒動搖，戲作道：『病齒原知不更全，漂浮杌隉已三年，一朝正使終職去，大嚼猶能盡處肩。』但這顆動搖的牙齒，不久又復堅固，詩人於是又喜而作詩道：『搖齒復牢堪決肉』他的頭髮落而復生，白而復黑，有『白頭漸覺黑絲多，造物將如此老何？』『枯顛再茁已勝簪』等句以記之。

中國的學者文人，大都未到四十，就『而髮蒼蒼，而視茫茫，而齒牙動搖』比之放翁，那能同日而語？健全之精神，宿於健全之身體，這是一句顛撲不破的定理。詩人人格之高尙，成功之偉大，（六十年中，成詩萬首，打破有史以來詩界的記錄，不但空前，並且絕後，）難道與他體質沒有關係嗎？

講到詩人的體質，順便再將詩人的情感分析一番吧。一個偉大的詩人他的趣

味一定是多方面的，情感也是複雜的，爲不想軼出本文範圍起見，我只談詩人對於宇宙的一切壯美的愛好。

詩人都愛美，具有熱情的詩人更愛壯美，自然界各種驚人的現象：像那轟天揭地的雷電，山崩海立的地震，千軍萬馬似的奔雲、漫漫雪白的大雪、風、潮、暴雨、飛瀑、江空的月色、大風裏扯起的十丈蒲帆，我們的詩人都喜愛，都取來嘗做詩料。他的夜聞松聲甚壯感風雨中望峽口諸山奇甚戲作短歌戈陽道中遇大雪大雨中作這一類描寫自然界壯美的作品，不勝枚舉，請讀者自己去讀，現在我再不細細鈔錄了。

我們的詩人最愛冒險，最憎惡平凡的生活，他是一個永遠的青年，當然有這種現象，現代某文豪有一段論青年的話道：

「青年永遠趨向反叛，愛好冒險，永遠如初度航海者，幻想黃金的機緣於浩蕩的煙波之外；想割斷繫岸的纜繩，扯起風帆，欣欣的投入無限的懷抱。他厭惡

的是平安，自喜的是放縱與豪邁，無顏色的生涯，是他目中的荆棘？絕海與凶
嘯，是他愛取由的途徑。他愛折玫瑰；爲她的色香，亦爲她冷酷的刺毒。他愛搏
狂瀾；爲他的莊嚴與偉大，亦爲他吞噬一切的天才，最足激發他探險與好奇的動
機。他崇拜衝動；不可測，不可節，不可預逆，起，動，消歇皆在無形中，狂飈
似的倏忽與猛烈與神祕。他崇拜鬪爭；從鬪爭中求劇烈的生活之意義，從鬪爭中
求絕對的實在，在血染的戰陣中，呼嘯勝利之狂歡或歌敗喪的哀曲。」

這些話我極欣賞，雖然不完全與我們的詩人切合，但也未嘗不可描寫一二，
所以我不願傷廉與否，將牠整段鈔在這裏。

我在第一段裏敘述詩人的刺虎，曾說：「他出其不意地見了虎，也嚇了一
跳，想和他的同伴一路逃走，忽然他腦筋裏閃電似的轉了一個主意，他爲什麼要
轉主意，只有天知道，他自己不知，我們更不能知……」這不是真話，這是向讀
者賣的解數。現在讓我打開悶壺蘆，把這理說出來吧。我想這無非是詩人冒險性的

滿足，壯美愛的表現。大凡真正的詩人都是大賭徒，只要能換得一刹那的美感，他不惜拿世上一切來賭，甚至拿他自己貴重的生命來賭。韓愈遊華山，上到絕頂，不可下，發狂痛哭，投書訣妻子。蘇東坡遊素稱險境的某名山，說『其奇值得一死！』李太白沈醉捉水中月，溺死采石江，有人說這話靠不住，但像太白那樣浪漫的性格，這事又似乎可能。羅馬邦貝城爲爆發的火山所掩沒時，某詩人貪看那如火如荼的壯麗景致，捨不得逃走，竟致葬身火窟。像這類的故事中國和外國書裏都不乏。放翁刺虎北山，賭性命於一擲是爲此；志切從戎，捐軀報國也是爲此。不過這種心理狀態，他當時自己不明白，只覺有一種強有力的衝動驅使着他，使他非這樣幹，便覺不痛快罷了。

我的傳後論已經寫得太長，應當趁此收束了。未收束之前，我還有幾句話要借此傾吐傾吐。

國家主義在中國會風行一時，現在早銷沈了。雖然中國人的思想進步得太

快，但這個主義過於偏狹，每爲野心政治家和資本家所利用，我們反對牠，本來不錯。不過當此國界尙未完全撤除，人種尙未完全平等，特別中國受歐日帝國主義者的壓迫，非常厲害，對於愛國的熱忱，似有鼓吹之必要。中國素來沒有純粹的愛國詩人，純粹的愛國詩人只有陸放翁，愛國青年很可以拿他爲模範，所以我願介紹他與青年相見。

一個民族受了外侮，能知道恥辱，能立志復讎，不惜拋無數頭顱，灑無量熱血擁護國家的權利和榮譽，這民族便是具有自尊心和偉大高貴品性的民族，他目前雖處於黑暗勢力之下，前途總有光明之一日的；否則便要歸於滅亡的一途。天演競爭的世界，決沒有涼血，麻木不仁，猥賤無恥種族的立足地。

中國民族歷來受外族壓迫只知屈服退讓，不知反抗是什麼。更使人悲觀的，異族壓迫愈甚，民族墮落心理也愈爲發達，兩者始成爲反比例。東晉渡江時代，只有一個聞雞起舞的劉琨，其餘都是裙屐風流，沈緇酒色的廢物。晚唐五代，

割燕雲十六州，稱姪稱孫，獻媚異族，而中國人士崇拜的肉慾，放縱頹廢之風大盛，但讀那些卑陋淫靡的小詞便知一斑了。證以現代文壇種種卑污陋穢之惡習，先後同出一揆，這雖中國文化根本不良，但民族缺乏自尊心，和偉大高貴的品性，恐怕也不能爲諱吧。我於中國詩人中特愛陸放翁，就因爲他懷抱芳馨，志趣高潔，他是如飢如渴地企慕壯美，企慕光榮，他是不惜以生命擁護正義與真理。他的性格，他的思想，他的一舉一動都是優美詩情的流露，藝術衝動的表現。他的愛國，雖由天然同情心之所激發，其實是爲殉他詩和藝術的美。擺崙懷慕希臘古代文明，做哀希臘之歌，希臘獨立，他以一英人荷戈爲希臘戰死。詩人所爲，俗子那能領會？何況我們陸放翁所愛的還是他的祖國，他願意流最後一滴血爲他爭回自由，願意用完全犧牲恢復他失去的榮耀，那又有什麼奇怪呢？

我們的詩人雖始終未爲他祖國死，但說他已爲祖國死，也未爲不可。宗教上說凡人蹈烈火冒白刃以殉信仰者謂之爲『沫脫』(Martyr)，實際沒有流血，但爲信

仰之故，精神受了致命的傷痛，也可以謂之爲『沫脫』。援這例而言，那麼，執干戈以衛社會死於疆場叫做國殤，終身不忘死國，雖死於牀第，也可以叫做國殤了。我們的詩人便是這樣一個精神的國殤！

崇拜國殤！

讚美國殤！

希望中國將來有無量數爲祖國死的國殤！

一九一九，三，改稿。

文以載道

文以載道的四個字，在中國文學界久已成了一個重要問題，除了少數文人腹誹之外，凡自命爲正統派的文學家，對此均不敢略持異議，也足以見牠的威權之普遍了。但唐以前僅有文以明道之說，「載道」兩字始見於宋周敦頤通書，其言曰：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財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故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周子的意思大約說文章是裝運道德的工具。文章做得好，道德固藉之而傳，

但一味在文章上用功夫，忘記裝運道德的功用，那就成了虛車，不能名之爲文，僅能名之爲藝。

自從周子說了這話而後，「文以載道」遂成了一個確定的名詞。

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所說的「道」是究竟什麼？所謂載道之「道」又是什麼？「文與道」究竟有什麼關係？我們把這個問題研究明白之後，然後才可以下一個結論批評這個「文以載道」的說法對不對。

第一，道是什麼？

中國古書上道字的意義很是複雜。而且又是迷離恍惚，不可詰究的。照我個人眼光看來中國古人之用道字，實含有代表「真理」的意義。老子是最先提出道字問題的人，他的一部道德經，差不多都是解釋道字的，他說：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我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

他這段話原不容易教人領悟。胡適之先生替他解釋道：「老子最大功勞，在超於天地萬物之外，別假設一個『道』，這個道的性質是無聲，無形；有單獨不變的存在，又周行天地萬物之中；生於天地萬物之先，又却是天地萬物的本源。」

（見哲學史大綱）

莊子天下篇：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生歟？死歟？天地並歟？神明往歟？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

又曰：

道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

他說道之無形無聲，道之變化無常，道之無所不在，也和老子的意思，差不多。至於『萬物畢羅，莫足以歸……』更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不知其名』，『強爲之名』的說法了。

淮南王書有原道篇，高誘注曰：

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大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

韓非子解老篇曰：

道者萬物之所以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
以成者也，故曰道理之也……

至於儒家之言道，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朱熹註道：「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有其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中庸又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儒家之論率性之道，大有「自然律」(Law of nature)的意味，但匹夫匹婦之愚與不肖，對於這個道，有時可以知可以行，而聖人有時不能，道又玄妙莫測了。所以我說最好是拿「真理」兩字去解釋牠。

中國人謂之『道』，西洋人謂之『真理』，佛氏謂之『真如』，名雖異而實則一。講一段廢話，道字的意義，勉強弄明白了，讓我來研究以後的問題吧。

第二，所謂載道之『道』是什麼？

道如果當作真理解，則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之說尙可以相當的允許（文學的義務，並不完全在發表真理，此問題留在下面再說）但正統派的文學家之所謂『道』，意義極爲偏狹，他們將『道』之一字用爲儒家學說的代名詞。所謂道者不過是周公孔子一家之道。道成了一家學說專有的名詞，道之意義就不完全了，我這話也不是胡亂說的，是有所根據的，我們現在且來尋出他的根據。

正統派的文學家雖以『道』爲孔子學說的代名詞，孔子自己却沒有說過這話。孔子雖常說：『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論語述而）子貢也常說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知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好像道與文時常對舉，但並沒有說出與文究竟有什麼關係。更沒

有說，道即是他自己的學說。

孟子以仁義爲先王之道，道的範圍開始狹隘起來了，但所謂先王，尙非專指周孔。

到了漢朝出了一個專做假古董的揚雄，才明目張膽將各家公用的道的一個名辭，攘竊爲周孔一家學說的代表。讀者若不信，請看他的法言問道篇：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通者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它歟？曰適堯舜文王爲正道，非堯舜文王爲它道。

堯舜文王是儒家理想化的人物，亦即儒家學說之出發點。揚雄說道適堯舜文王爲正道，否則爲它道。這種武斷的口氣，真有辟易千人之概。他還恐說得不明白，更從而斷之道：『天之道不在仲尼乎？』（學行篇）又道：『好盡其心於聖人（指孔子）之道者君子也……多聞見乎正道者至識者也』（寡見篇）

到了唐朝又出了一個韓愈，韓愈對於文學革命的功績，當然不可掩沒，但他

既做了文學家，居然「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又想兼做道德家，和真理的表彰家。孟子揚雄既已將道德標爲周孔一家貨物，則韓愈所欲修的道德，所欲表彰的真理，當然舍周孔之道無由。韓愈曾有建設道統的計畫，儼然以道統之正式繼承者自居。他的計畫見於重答張籍書中：

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之字卽道之代辭）禮樂皆在，（言禮樂皆在道之中）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天不欲使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乎？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

道本是一個自由自在，各家用的利器，自從被揚雄硬將牠拉到孔二先生家裏，道便成了儒家學說唯一的代名辭了。我們看到「文以載道」的四字，須將「道」的意義分別清楚。須知這是狹義的「道」，不是以前所謂代表真理的廣義的「道」。

我們既知道正統派文學家對於「道」字的見解了。再來看他們以文載道的說法。

以文與道發生關係也是揚雄首先作俑。揚雄很看不起漢代盛行的辭賦一類華而不實的文章，所以他常說：「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又說：「君子事之爲尙，」又說：「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悅。」但他在另一方面又說發揮事理的文字，也不可加以修飾。寡見篇道：「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雕，瓊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他的意思是說一塊美玉若不去雕琢他，便不能成爲瓊璠之器，一句有意義的話，沒有辭藻的潤色，便不能算垂之久遠的典謨。揚雄又常說：「事辭稱則經，」也是一樣的說法。

隋末王通著了一部中說，天地篇中有這樣幾句：

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

他所說的文與道的關係更是明瞭了，韓愈原道原性等篇雖未常以道與文并論，

但他之題歐陽生哀辭後云；

……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道者也……

答李秀才書曰：

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推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

答尉遲生書曰：

夫所謂文者必有諸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木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遊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愛之異也。

上兵部李侍書曰：

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

韓愈做文章時所念念不忘的，只是道字的問題。無怪乎他的學生李漢替他的文集做序有『文者貫道之器』一語。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亦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大恭維而特恭維的話了。

柳宗元是韓愈同時的文學家，也是韓愈的朋友，對於韓氏之說，當然有所濡染。他答韋中立書有『文者以明道』之語。報崔黯秀才書也說：『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之世道，道假辭而明，辭假道而傳』。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秀才志於道，道苟成則必勃然爾，久必蔚然爾……』韓愈門弟子很多，對於老師學說推波助瀾，無所不至。李翱答進士王載書云：『……故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爲文，且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乎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

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此之謂也。……」皇甫湜答李生第二書道：「……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夫繪事後素既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柳冕與徐給諫論文書曰：「……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爲志，形君子之言爲文，論君子之道爲教。」荅荆南裴尚書論文書曰：「……昔堯舜沒，雅頌作，雅頌寢，夫子作，未有不因於教化，爲文章以成國風，是以君子之儒，學而爲道，言而爲經，行而爲教，聲而爲律，和而爲音……謂之文兼之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謂也，言而不能文，君子恥之。及王澤衰而詩不作，騷人起而淫麗興，文與教分而爲二。以揚馬之才則不知教化，以荀陳之道，則不知文章，以孔門之教評之，非君子之儒也；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德勝，文不知道則氣衰，文多道寡，斯爲藝矣。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兼之者斯爲藝矣。」柳冕還有答楊中丞論文書，荅衢州鄭使君論文書，議論

也大略相同，不必贅錄。柳冕雖然不算韓愈親炙的門生，但與韓愈同時，受他的影響極深。他主張君子之儒，須合文與道而一之。議論較之韓氏更爲澈底。

自從揚雄發端於前，韓愈鼓吹於後，道與孔子學說發生了關係，與文學又發生了關係，從此再不能離異。正統文學至此才正式宣告成立。揚雄在漢朝，雖曾與司馬相如並稱揚馬；其實天才相去遠甚，他所有著作，無一不出之以模擬剽竊，劉歆說他的太玄恐怕要被後人拿去覆醬瓿，我看他一切的作品，都止有覆醬瓿的資格。以個人私德論，又曾做過王莽的大夫，作劇秦美新之文，大讚王莽之功德，以爲配三王，冠五帝，開關以來未之有。以中國舊倫理的眼光看來，揚雄之爲人，實是不足道的。但因爲他曾替孔子做了個大媒，將道嫁給他，自此以後揚雄在正統文學的系統中占了一個重要的地位。俗話說，替人做個好媒，可以添福添壽，那位投閣的莽大夫，爲替孔子聖人做了一個媒，居然活到今天不死，可見好媒不可不做！

若不信，請看宋朝孫復答張洞書。替正統文學算賬，揚雄也算在裏面。他說：
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必得於心而後成於言。自漢至唐，以文
垂世者衆矣，然多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豔邪侈。始終仁
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

宋初楊億，劉筠，錢惟演倡爲「西崑體」，做詩專學李義山，講究藝術上鍛
鍊雕琢的功夫，爭以華麗爲尙。石介做了一篇怪說大罵他們道：

……昔楊翰林（億）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己之道；於是盲
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揚
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揚
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
道，堯舜，禹易，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爲怪矣。
夫書則有堯舜，皋陶，益稷，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

周頌，商頌。……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剗鑿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盡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爲楊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怪大矣……

這篇賬目，開列極爲詳細，正統道學家自堯舜以至於韓吏部，……正統文學自三才至易之十翼，都朗若列眉般開給我們了。

還有柳開爲石介同時人，慕韓柳之文章，又極稱揚雄，以爲有志於聖賢之言，爲石介所推許。正統文學之復興，柳開亦與有力。

歐陽修雖不算什麼道學家，但他的文學也是正統嫡派。葉適習學記云：『歐陽語：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始悟人窮力苦心於學問文辭者徒欲藻飾其身，聖賢之事業，非所以責之也。』

司馬支斥莊論云：「或者曰：『莊子之文，人能不爲也』，曰：『君子之學爲道乎？爲文乎？夫唯文勝而道不至者，君子惡諸。是猶朽屋而塗舟楫，不可處也；智井而冪綺績，不可履也；烏喙而續飴糖，不可嘗也？而子獨嗜之乎？』或曰：『莊子之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曰：『然則優人也，堯之所畏；舜之所難；孔子之所惡；是青蠅之變黑白者也，而子獨悅之乎？』」

謝山劉公是先生文鈔序云：『予嘗謂文章不本於六經，雖其人才力足以凌厲一時，而總無醇古之味，其言必雜於機變權術，至於其虛矯恫嚇之氣，未流或一折而入於時文，有宋諸家廬陵（歐陽修）南豐（曾子固）臨川（王安石）所謂深於經者也。而皆心折於先生……』

我們不必更舉出許多這樣大同小異的例來，總之看了以上幾個例子，可以知道宋朝正統文學的大概情形了。所謂文學家的使命，無非是『鼓吹六經，表彰聖道』八個大字。他們終身在這八個大字上努力。

及至理學大發達之後，文與道的關係，又不免起了一個變化。『文以貫道』
『文以明道』一變而爲周敦頤的『文以載道』了。我知道讀者讀到這裏，一定要
惹起疑問，以爲『貫道』『明道』『載道』不過動詞上略有不同，意義未必有什麼
區別，爲什麼要說文與道的關係，因此不同的一字而起了變化呢？不錯，這個問
題是要解釋才能明白的。自唐韓愈氏以來，所謂正統派文學家皆以衛道爲己任，
他們對於『道』之一字，原不敢有所瀆襲。但他們每以爲道是一個空洞的概念，
一個抽象的名詞，要想將牠表現出來，非文學不能爲力；而且文學必定要十分做
得好，『道』乃可以發明，可以流傳。因此，他們以爲道若少了文的潤澤，便不
成其爲道，於是皇甫湜道，『……夫言亦可通理矣，而以文爲貴者非他；文則
遠，無文卽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又曰；
『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
則怪矣，詞高則出於衆，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

音，不得不鏘於鳥鵲；含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迺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爲岳，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棟必撓雲霓，驪龍之珠，必固深泉……』（均見答李生書）

韓門諸君子談到文與道的關係，常常用虎豹之鞞與犬羊之鞞的比喻，他們以爲虎豹之皮所以可貴者，是因爲牠毛色之斑斕益目，彪炳可愛，若將毛色去了，單留着一張鞞，則虎豹之鞞和犬羊之鞞有什麼區別。皇甫湜對於老師韓愈雖盛稱其衛道之功，而於其文章之瓌麗，亦特別提出，如「鯨鑿春麗，驚耀天下，栗密窈眇，章句安適，精能之至，鬼入神出……」於老師文學之讚美亦可謂無以復加了。至於柳冕竟敢大聲疾呼道：「以荀陳之道，不知文章，不足爲君子文儒。」他們看文與道的關係，是拆不開的，文與道的價值也是等量齊觀的。但因此往往弄出弊病，一不留意往往以文爲主，以道爲客，雜以談嘲靡曼之辭，文體之醇駁，遂不能一致。雖以韓愈氏拚死反對佛老之嚴正，居然做了一篇談諸百出的毛穎傳。

，當時已惹裴度等之議論，以後亦爲道學派文人詬病無窮。

宋朝道學派起初也不見得無緣無故的看輕文學，不過見唐人將道與文等量齊觀，以爲道舍文則不能明不能傳，荀陳之道不知文章尙不足爲君子儒，幸虧孔子的道德文章足爲萬世師表，而且夫子自己也常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貢也說過：「夫子之文章可得而知也……」他自己雖沒有文學著述傳流後世，但平生於詩之興趣獨深，一部詩經，經他親手刪定（？）總可以稱得起一個文學家了，所以柳冕小子，不敢公然肆其無禮；苟孔子而不長於文章，則柳冕邏輯法豈不曰：「知道不知道文章不足爲君子儒（大前提），孔子知道不知文章（小前提），故孔子不足爲君子儒（結論）」豈不糟糕？道學先生們又安得不勃然大怒？他們以爲文是什麼東西？道又是什麼東西？道是尊貴無比，重要無比，能力之偉大又無比的，要靠區區文學來明來傳，那豈不失大道之身分？所以朱子對於「貫道」之說首致攻擊，朱子語類：

問：韓文公李漢序頭一句甚好？

曰：公道好，看來有甚？

問：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

曰：不然，這文皆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其後作文者皆如此。

周敦頤發爲『載道』說，真可謂『一字之貶，嚴如斧鉞』。文與道從此才分別出尊卑上下之分。他以爲文那裏能算文采？文與道不是文質的關係，實是主奴的關係，牠不過是道的車兒，轎兒，或可以說道的車夫轎夫，有牠的時候，『道』固可以省些脚力，讓牠推着或抬着走，沒有牠的時候，『道』自有兩條腿，也可以安步當車，大搖大擺地向前走去。『道』若是一定靠着文學，方能行路，否則寸步難移，則『道』還有什麼神奇，什麼可貴！

自從揚雄做媒，硬將「道」嫁給孔子，「道」不得不兢兢業業，整衣檢衽，高坐大成殿上爲至聖先師之德配；不得不耐着心性，聽兩廡諸賢於醉飽玄酒太羹冷猪肉之餘的讚揚與推崇「道」可謂大晦其氣！自從周濂溪將文降爲「道」的工具，「道」的奴隸，「文」亦不得不拍拍狗腿，替人趕路，「文」也就弄得顏面無光！

「文以載道」四字已經解釋明白，我們可以再來研究文與道的關係究竟若何？講到這個問題，是不用多所辭費的。古人之所謂文就是我們現在叫着的文學。文學的定義，本來不容易下得準確，中國古人不必論，便是西洋人處處應用科學方法研究學問，對此也往往無可措手。如愛茂遜 (Emerson) 說：「文學是最佳思想之記載。」紐曼 (Newman) 謂：「文學之思想，包人心之觀念，意見，情感及理性而言。」戴昆西 (De Quincey) 說：「文學之別有二：一屬知識，一屬情感，屬於知識者其職在教 (to teach)；屬於情感者其職在感 (to move)。」所謂思想，所謂理性，所謂知識教訓，均有科學哲學的意味，則謂文學爲發表真理的工具，

也沒有什麼不可，而且真理既爲宇宙根本的法則，人不過宇宙中之一分子，人生不過宇宙之一現象，所謂人生者實包含於學理之中，文學與人有密切的關係，則謂文學爲發表真理的工具，更沒有什麼不可。

不過研究學問，貴在精深，求其精深，則綜合研究，不如分類研究之便利，這是事實。以人生爲中心而論；則自然科學中之天文，地理，動植物，礦物，聲光化電……社會學科中之法律經濟……人生學科中之歷史哲言美術學何一不與人生有關，如果不問三七二十一，一古腦兒研究起來，請問從何下手？就人文學科言：則修辭學，史學，哲學，美術，亦與文學有關，若不爲之分別，則各科之範圍何自而立？彼不明文學定義之徒謂董仲舒嘗謂『春秋文成數萬』是經傳得稱爲文學之證；司馬遷自序；『論次其文』是史記得稱爲文學之證；漢書藝文志『秦燔滅文章』是諸子百家亦得稱爲文學之證，究竟是強辭奪理食古不化之談。要依這樣說起來無怪章太炎引經據典的將圖書算草，一切寫着畫着在紙頭上的東西，

都名之爲文學了！文學的範圍未免太廣吧！

我們現在不必把話說得太遠，單以文學本身使命而言；文學最大的作用是表現情感的，牠的職能是感(to move)而不在教的。安諾爾德(A. Arnold)。謂文學非以喻特殊之人，及僅爲事物之記錄。包斯勒德(P. Gossett)謂文學無論爲散文，爲詩，在愉快於大多數之人，而不務訓戒，且當訓之於通知識，而排棄專門知識，這話就比較圓滿。傳達知識尚不必，發表真理的義務，當然要教哲學去擔負。文學儘不必當仁不讓，將牠拉到自己身上來。

我的文章已經快要做完。對於『文以載道』的學說，可以下一個結論了。我的結論是：文學的使命，並不在發現真理，至於狹義的真理，如孔子之道，當然更不成問題。

後記

這本集子所有的，是胡洛生前在「自由談」「動向」「言林」「火炬」「客觀」「婦女生活」「涇渭」「文學大眾」「文學青年」「社會生活」「小說」等刊上發表的作品的三分之一。其餘的三分之二則因其它原因未能在此一併刊出。

我們都生活在忙亂中，又急欲趕着出版，致此集的編輯，校對各方面都做得很遺憾，我們應對亡友負責。

本集的能出版，在經濟上黎明書局給了我們莫大的幫助。錢君匄先生為製封面題字，馬達先生為製遺像，姜平女士為校初校印稿，我們謹此一併致謝。

最後，我們在心底深處呼着一個聲音：讀這本集子的人能同情他的死，認識他的人格，他的刻苦，他的奮鬥的精神！

三七，三，廿九夜。